

第十九卷 第十七號

國語改造的意見

中國社會之本質及其作用

新實在論的論理主義

我國煤鐵鑛與日本國防之關係

德國青年運動

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

Vol. XIX, No[illegible]0, 1922

東方雜誌

第十九卷 第十七號
民國十一年九月十日發行

雜評……（一）
◆王內閣……堅瓠　◆近東大戰……化魯
◆西伯利亞之禍機……化魯　◆爲什麼反對科學……健孟

國語改造的意見……周作人（七）
新實在論的論理主義……張東蓀（一五）
中國社會之本質及其作用……湯鶴逸（三五）
哥德的浮士德（續）……聞天（四九）
自然發生說……曾仲鳴（六二）
世界新潮
—希土大戰及近東時局……T（六七）
—奧國之財政危機與合併問題……T（七二）
—荷屬東印度土民之自治運動……W（七四）
—海洋學家之摩納哥國王……W（七五）

德國青年運

德國青年運動的兩面觀……高山(七七)

德國青年與社會主義……化魯(八一)

德國青年的道德改造……喬峯(八二)

德國青年對於老派的反叛……克士(八五)

我國煤鐵鑛與日本國防及工業之關係(東京通信)……陳世鴻(八七)

在劇場中 創作小說……王統照(九九)

生與死 瑞典 Ottomar Enking 著……濟之(一〇四)

最錄——聯省自治的討論……(一一九)

◇聯省自治與軍閥割據……胡適 ◇我國的聯邦問題……陳達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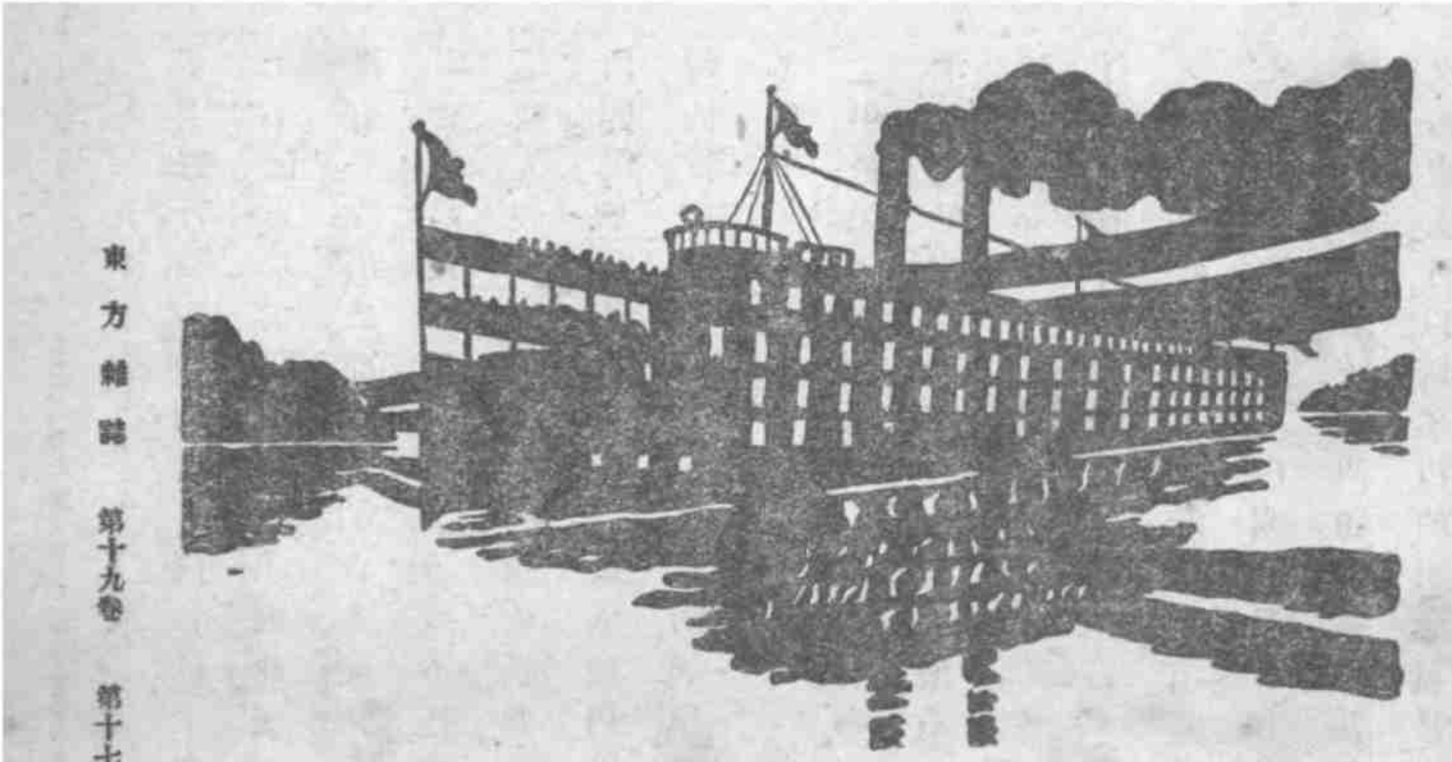
◇聯省自治與中國政象……陳獨秀 ◇集權與聯邦皆不能推翻軍閥……佚名

時事日誌……(一二三)

插圖

三色版名畫「風景速寫」

近東戰爭之擴大(五幅)



東方雜誌

第十九卷　第十七號

民國十一年九月十日發行

雜評

王內閣

這回王內閣的成立，雖不免有胡適之教授所說的「淡一色」的遺憾，但就大體而論，總算以比較的新人物居其多數，所以我們對於他的前途，也不能不抱相當的希望。

我們對於王內閣的第一個希望，就是不要忘了這個內閣，是南北未統一前的過渡內閣。因為南北尙未統一，所以一切政策，都應該有公開的和協商的誠意；不但不應該做一派的傀儡，增加統一前途的障礙；就使得到立法機關的擁護，也不是可據此以自重的。當奉直戰爭初了的時候，黎黃陂的復職，以暫行總統職權為條件，國會亦以專事制憲自矢，這實在是到南北統一的一條大路。後來黃陂似乎

忘了暫行職權的約言了，國會的一部分議員，也似乎不能忘情於政治權利了；因此統一事業，至今尚沒有一點眉目，而國會的自身，反因受政治策略的影響，引起民六民八的爭議：這不是把臨時的職務，認做久假不歸的權利的緣故嗎？我們所希望於王內閣的，就是不要把暫時的過渡內閣，看做久假不歸的權利，而對於未來正式內閣，早作退避賢路的準備。

但是過渡內閣，也並不是沒有事可做的。我國近十年來的內閣，差不多沒有一個，有一年以上的運命；因此這許多新陳代謝的內閣當局，也差不多沒有一個，有可以紀念的成績。但這只能說他們本來沒有政治的抱負；不能說他們有了抱負，絕對沒有發抒的機會。這回王內閣的最大任務，固然是南北統一問題；假是統一問題能夠解決，已經在將來的政治史上，可以留不朽的紀念。就是舉具體的改革來說，如財政的公開，公債的整理，裁兵的實行，也都是於政治上有永久的價值，而應該在現在立其基礎的。假使如報紙上的風傳，王內閣的本意，不過豫備做一個過渡時代的犧牲罷了，這不但這種惡濁的政治生活，不值得比較有希望的王內閣來犧牲；而且這過渡時代的犧牲的一句話，豈不成了過官癮而不負責任的人的工具嗎？

最後，王內閣的中堅分子，是戴着學者的頭銜的學者的本來面目，是有傻氣，是不肯犧牲他的主張，這也是醫軟骨的官僚政治的良藥。威爾遜的十四條件，當時雖然失敗，終究造成了戰後的新局面；就是伍廷芳的拒絕副署解散國會的命令，也留下一種不可磨滅的精神。若想做識時務的俊傑，而不肯守學者的本分，那就未免進退失據了。以大學教授的資格署名於我們的政治主張的王內閣，對於這一點點特色，想不至於不能保存罷。（堅瓠）

近東大戰

近東方面發生了大戰了。自從基諾亞會議以後，這幾個月中，國外傳來的新聞，都不大熱鬧，我們正苦寂寞。現在好了，我們又有全武行的好戲看了。

這次登台的主要角色，雖然是希臘和土耳其，但在台幕後邊活動的，却仍舊是幾個強國。小亞細亞是東西交通的橋樑，是世界最富饒的區域，兩三百年來，歐洲各大國爲爭奪小亞細亞的勢力範圍與君士但丁堡的支配，差不多沒一刻停息，這一回希土大戰從歷史的眼光看來，不過是回耶鬭爭——東西鬭爭——的悲喜劇的一幕罷了。在前次大戰以前，列強因爲爭奪君士但丁堡不知費去了多少縱橫捭闔的手段。那時的爭鬭是俄德美的三角爭鬭。德國要想貫徹他的三B政策(Berlin, Bazantine, Bagdad)英國也要想實行他的三C政策 (Cape, Cairo, Calcutta)俄國更想把黑海和他大尼里海峽變作她自己的內海，所以君士但丁堡便成了帝國主義戰爭的前線。老大的土耳其便變了三大強國的目的物。

歐洲大戰之後，情形可就不同了。德國退出外交舞台，海峽落在協約國的手中，三角鬭爭的舊形勢早就破壞了。可是英國對於近東利益，當然不能拋棄。俄國雖變成了社會主義國，但是她張起擁護世界弱小民族的旗幟，對外擴張的野心，至今未曾消滅。法國在戰後代德國而興，成爲世界軍國主義的最後壁壘了，對於近東的事務自然更要佔一個份兒。所以戰後近東方面，俄德英三國競爭的形勢破滅。英法俄三國競爭的關係却又重新造成。希臘與土耳其的戰爭，在內幕裏，何嘗不是英法俄三國的近東戰爭呢？希臘敢在斯密那逞兵黷武正因爲有一個英國在後面保鑣，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法國自

從和安哥拉政府訂約後，也公然拿軍械士官接濟土耳其。至於勞農政府的態度是更加顯明了，他們想趁火打掠，以攫得君士但丁堡。這就是最近近東戰爭的內幕了。

因有法國的暗中接濟，俄國的公然扶助，病夫國的土耳其居然出人意料的戰勝希臘，奪回斯密那了，眼見得海峽和君士但丁堡不久落在國民黨的手中了。但這豈是與近東利益有密切關係的英國所能容許的？因此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未始是不可能。卽使目前還不至此，也不過是時間遲早的問題罷了。但不知處在帝國主義外交的後面的人民，可依不依？歐洲人民做過了國家主義的犧牲，受了武力的荼毒，不上四年，難道就忘了嗎？他們的政府還能再像一九一四年那樣的拿了好聽的名目，哄得人民去上殺人場嗎？聽說因爲近東方面土軍的勝利，顛撲不破的喬治內閣已有動搖的形勢。這是一樁可注意的消息。總之今後局勢的轉移須要看列強內部政局的變動罷。（化魯）

西伯利亞之禍機

除了近東問題外，現在最困難，最足以引起禍機的就是西伯利亞問題了。俄國舊黨的負嵎，日本政府的趁火打劫，我國東北邊疆的不靖，這都是遠東未來的禍機。這種情勢實在和近東問題一樣困難哩。

長春會議，果然不出所料，現在是又破裂了。將來雖然許有賡續的希望，但日俄兩國政府的主義和政策，正和水火一般，如何能夠聯合起來？西伯利亞時局，非有一次劇烈的日俄戰爭，總不得解決。在這中間受害最甚的當然只有我們中國了。

國民對於外交，似乎總欠有堅決的態度。最近張作霖和海參崴舊黨政府聯合的消息，是國民極應

該注意的。因爲如果這事是確實的，那麼中國已是公然加入俄國反動派與日本軍閥的一方面了，我國對俄國內爭的中立態度就不能保持了。這樣不但使我國墮入西伯利亞外交的旋渦，而且使我國政府與遠東共和國永沒有訂約的希望，將來西伯利亞的事情弄糟了，誰來負這禍國的責任？（化魯）

爲什麼要反對科學

科學與常識的差別，只在方法上的不同；將各種事實和現象系統的排比起來，那便是科學的態度。這種態度上差異，正如美國心理學家凱鏗女士所說：譬如有旅行家行過希臘新開掘的地方，見了一塊破碎的大理石，如這旅行者是一個僅具常識的人，他不過知道這是大理石或什麼古建築物上破下來的罷了；如果那旅行者是一個有學問的古物學者，那麼，他必定還要看一看已將磨滅的刻痕，他能毫不遲疑的斷定這是從什麼建築物上破裂下來的。同樣，如有一塊石頭，常人見了，只知道他是石，能辨別是火成還是水成的，他的常識已經是遠勝於他人了；但如見者是一個地質學家，他從那紋理及外面的痕迹上，便能看出那石子會否受過冰川的剝蝕以及常人所不能夢見的許多古代的事情。

所以科學是常識的進步，科學進步，人的認識界也頓時廣大，從前以爲與人無關的事情，亦將認出其中的關鍵，許多自然的祕密和美，也同時被人看出而且賞識了。這種道理，本是極明顯的事，然而中國反對科學的人，還很不少。有一次我聽人對一學生畢業式中演說，有「科學進步則道德退步，科學發明，則以可怕的凶器殺人更多」的話，又一次則有一校董對畢業小學生說，有「你們出去，學的務要求實用，不要懸空的去費時間在理論科學上！」的話。

前一種意見，是他不知道科學不是專為戰爭而研究，是好殺人的人，借用科學的發明去作惡罷了，其咎並不在於科學。第二種見解，並不是反對常識（因為常識的切於實用是很顯見的，）只是反對比常識的需用更遠大，而更有利於生活的科學。

其實這兩種反對的意見，並不是了解科學的性質，他們之所以反對，只因為不知道科學是什麼的緣故，實在是愚昧得很可憐的。這個原因，大部分因為中國向來沒有科學，沒有科學本是人沒有考鑿自然的能力，現在却誤認他為與生活不關係的東西了。

可是近代科學的進步，與常識相去更遠；許多科學研究，非有大規模的設備，簡直是不能下手研究的。中國現在既沒有餘暇來顧到科學研究，普通人民也便愈不能知道科學的意義了。這所以不但別的人，便是在教育界中的，什麼校董之類，不是說科學是道德之敵，便是說學科學乃枉費心力和時間的了。（健孟）





國語改造的意見

周作人

我於國語學不曾有什麼研究，現在只就個人感想所及，關於國語改造的問題略略陳述我的意見。

我的意見大略可以分作下列三項：一，國語問題之解決；二，國語改造之必要；三，改造之方法。

國語問題現在可以算是已經解決了，本來用不着再有什麼討論，但是大家贊成推行國語，却各有不同的理想，有的主張國語神聖，有的想以注音字母爲過渡，換用羅馬字拼音，隨後再改別種言語。後者這種運動的起源還在十五六年以前，那時吳稚暉先生在巴黎發刊新世紀，在那上邊提倡廢去漢字改用萬國新語（卽現在所謂世界語的 Esperanto），章太炎先生在東京辦民報便竭力反對他，做了一篇很長的駁文，登在民報上，又印成單行的小册子分散；文中反對以世界語替代漢語，却贊成中國採用字母以便誦習，擬造五十八個字母附在後邊，這便是現在的注音字母的始祖了。當時我們對於章先生的言論完全信服，覺得改變國語非但是不可能，實在是不應當的；過了十年，思想却又變更，以世界語爲國語的問題重又興盛，錢玄同先生在新青年上發表意見之後，一時引起許多爭論，大

家大約還都記得。但是到了近來再經思考，終於得到結論，覺得改變言語畢竟是不可能的事，國民要充分的表現自己的感情思想，終以自己的國語爲最適宜的工具。總結起來，光緒末年的主張是革命的復古思想的影響，民國六年的主張是洪憲及復辟事件的反動，現在的意見或者纔是自己的真正的判斷了。我現在仍然看重世界語，但只希望用他作爲第二國語，至於第一國語仍然只能用那運命指定的或好或歹的祖遺的言語；我們對於他可以在可能的範圍內加以修改或擴充，但根本上不能有所更張。埃及人之用亞剌伯語，滿洲人之用漢語，實際上未嘗沒有改變國語的例，但他們自有特殊的情況，更加以長遠的時間，纔造成這個結果，倘若在平常的時地想人爲的求成功，當然是不能達到的。一民族之運用其國語以表現情思，不僅是文字上的便利，還有思想上的便利更爲重要：我們不但以漢語說話作文，併且以漢語思想，所以便用這言語去發表這思想，較爲自然而且充分。至於言語的職分本來在乎自然而且充分的表現思想，能夠如此，就可以說是適用了。但是我並不因此而贊成國語神聖的主張，我覺得我們雖然多少受着歷史的遺傳的束縛，但國語到底是我們國民利用的工具，不是崇拜的偶像。我所以爲重要的並不是說民族系統上的固有國語，乃是指現在通行活用，在國民的想法語法上有遺傳的影響者，所以漢語固然是漢族的國語，也一樣的是滿族的國語，因爲他們採用了一二百年，早已具備了國語的種種條件與便利，不必再去復興滿語爲國語了。使已死的古語復活，正如想改用別國語一樣的困難而且不自然。倘以國語爲神聖，便容易傾向於崇古或民族主義，一方面對於現在也多取保守的態度，難於改革以求適用。因此我承認現在通用的漢語是國民適用的

唯一的國語，但欲求其能副這個重大的責任，同時須有改造的必要。

中國以前用古文，這也是國語，不過是古人的言語，現在沒有人說的罷了。思想自思想，文字自文字，寫出來的時候中間須經過一道轉譯的手續，因此不能把想要說的話直捷的恰好的達出，這是文言的一個致命傷。文言因爲不是活用着的言語，單靠古人的幾篇作品做模範，所以成爲一套印板似的格式，作文的人將思想去就文章，不能用文章去就思想，從前傳說有許多科甲出身的人不能寫一封通暢的家信，的確並不是笑話，便是查考現在學校的國文成績也差不多都是如此。改用國語教授當然可以沒有這個弊病了，但是現在的簡單的國語，就已足用，能應表現複雜微密的思想之需要了麼？這是一個疑問。目下關於國語的標準問題，大家頗有爭論，京音國音之爭大約已可解決，但是國語的本身問題却還未確定；有的主張以明清小說的文章爲主，有的主張以現代民間的言語爲主：這兩說雖然也有理由，却都不免稍偏於保守，太貪圖容易了。明清小說裏原有好的文學作品，而且又是國語運動以前的國語著作，特別覺得有價值，然而他們畢竟只是我們所需要的國語的資料，不能作爲標準。區區二三百年的時日，未必便是通行的障礙，其最大的缺點却在於文體的單調。大家都知道文章的形式與內容是極有關係的，韻文與散文的界限無論如何變換，抒情的詩與敘事的賦這兩種性質總是很明顯的，在外形上也就有這分別。明清小說專是敘事的，即使在這一方面有了完全的成就，也還不能包括全體；我們於敘事以外還需要抒情與說理的文字，這便非是明清小說所能供給的了。其次，現代民間的言語當然是國語的基本，但也不能就此滿足，必須更加以改造，纔能適應現代的要求。

常見有許多人反對現在的白話文，以爲過於高深複雜，不過「之」改爲「的，」「乎」改爲「麽，」民衆仍舊不能了解。現在的白話文誠然是不能滿足，但其缺點乃是在於還未完善，還欠高深複雜，而並非過於高深複雜。我們對於國語的希望，是在他的能力範圍內儘量的使他化爲高深複雜，足以表現一切高上精微的感情與思想，作藝術學問的工具，一方面再依這個標準去教育，使最大多數的國民能夠理解及運用這國語，作他們各自相當的事業。或者以爲提倡國語乃是專在普及而不在提高，是準了現在大多數的民衆智識的程度去定國語的形式的內容，正如光緒中間的所謂白話運動一樣，那未免是大錯了。那時的白話運動是主張知識階級仍用古文，專以白話供給不懂古文的民衆；現在的國語運動卻主張國民全體都用國語，因爲國語的作用並不限於供給民衆以淺近的教訓與知識，還要以此爲建設文化之用，當然非求完備不可，不能因陋就簡的即爲滿足了。我們決不看輕民間的言語，以爲粗俗，但是言詞貧弱，組織單純，不能敘複雜的事實，抒微妙的情思，這是無可諱言的。民間的歌謠自有其特殊的價值，但這缺點也仍是顯著，我曾在「中國民歌的價值」（見學藝第二卷）一篇短文裏說過，『久被蔑視的俗語，未經文藝上的運用，便缺乏細膩的表現力，以致變成那種幼稚的文體，而且將意思也連累了。……所以我要說明，中國情歌的壞處，大半由於文詞的關係。』民間的俗語，正如明清小說的白話一樣，是現代國語的資料，是其分子而非全體。現代國語須是合古今中外的分子融和而成的一種中國語。

想建設這種現代的國語，須得就通用的普通語上加以改造，大約有這幾個重要的項目，可以注意。

一，採納古語。現在的普通語雖然暫時可以勉強

應用，但實際上言詞還是很感缺乏，非竭力的使他豐富起來不可。這個補充方法雖有數端，第一條便是採納古語。無理的使不必要的古語復活，常會變成笑柄，如希臘本了革命的復古精神，驅逐外來語，以古文字代之，以至雅俗語重複存在，反爲不便，學生在家喫麵包（Psomion）而在學校須讀作別物（Artos係古文）。但這是俗語已有而又加入古語，以致重出，倘若俗語本缺而以古語補充，便沒有什麼問題了。中國白話中所缺的大約不是名詞等，乃是形容詞助動詞一類以及助詞虛字，如寂莫，朦朧，蘊藉，幼稚等字都缺少適當的俗語，便應直截的採用；然而至於關於，況且，豈不，而等字，平常在「斯文」人口裏也已用慣，本來不成問題，此外「之」字替代「的」字以示區別，「者」替代作名詞用的「的」字，「也」字用在註解裏，都可以用的。總之只要是必要，而沒有簡單的復古的意義，便不妨儘量的用進去，即使因此在表面上國語與民間的俗語之距離愈益增加，也不足爲意，因爲目下求國語豐富適用是第一義，只要能夠如此，日後國語教育普及，這個距離自然會縮短而至於無，補充的古語都化爲通行的新熟語，更分不出區別來了。但是我雖不贊成古今語的重出，對於通行的同意語，却以爲應當聽其並存，不必強爲統一，譬如疾病，毛病，病痛這三個字，意義雖然一樣，其色度略有差異，足以供行文時的選擇；不過這也只以通行者爲限，若從字典疒部裏再去取出許多不認得的同意語來，那又是好古太過，不足爲訓的了。

二，採納方言。有許多名物動作等言詞，在普通白話中不完備而方言裏獨具者，應該一律收入，但也當以必要爲限。國語中本有此語，唯方言特具有歷史的或文藝的意味的，亦可以收錄於字典中以備查考或選用，此外不必過於博採，只聽其流行於一

地方就是了。方言裏的熟語頗有言簡意賅的，如江南的「像煞有介事」早已有人用進文章裏去，或者主張正式的錄爲國語，這固然沒有什麼不可，不過注音上略爲困難，因爲用國音讀便不成話，大抵只能仍用原音注讀纔行。至於這些熟語的運用，當然極應注意，正如古奧的故典一般，必須用得恰好，纔發生正當的效力，不然反容易毀壞文章的全體風格，在初學者尤非謹愼不可。

三，採納新名詞，及語法的嚴密化。新名詞的增加在中國本是歷來常有的事，如唐以前的佛教，清末的歐化都輸入許多新名詞到中國語裏來，現在只須繼續進行，創造未曾有過的新語，一面對於舊有的略加以釐訂，因爲有許多未免太拙笨單調了，應當改良纔好。譬如石油普通稱作洋油，似不如改稱煤油或石油，洋燈也可以改作石油燈，洋火改作火柴，定爲國語，舊稱不妨聽其以方言的資格而存在。中國以前定名多過於草率，往往用一「洋」字去籠罩一切，毫無創造的新味，日常或者可以勉強應用，在統一的文學的國語上便不適宜了。此外藝術學問上的言詞，盡了需要可以儘量的採納，當初各任自由的使用，隨後酌量收錄二三個同意語，以便選擇，不必取統一的方針。但是最重要的還是在於語法的嚴密化，因爲沒有這一個改革，那上邊三層辦法的效果還是極微，或者是直等於零的。這件事曾通稱作國語的歐化問題，近年來頗引起一部分人的討論，雖然不能得到具體的結論，但大抵都已感到這個運動的必要，不過細目上還有多少應該討論的地方罷了。因爲歐化這兩個字容易引起誤會，所以常有反對的論調，其實系統不同的言語本來決不能同化的，現在所謂歐化實際上不過是根據國語的性質使語法組織趨於嚴密，意思益以明瞭而確切，適於實用。中國語沒有語尾變化，有許多結

構當然不能與曲折語系的歐文相同，但是根柢上的文法原則總是一樣沒有東西之分。我們所主張者就是在這一點上。國語大體上頗有與英文相似之處，品詞解說不很重要，其最要緊的事件却在詞句之分析，審定各個的地位與相互的關係，這在閱讀或寫作時都是必要，否則只能籠統的得一個大意，沒有深切顯明的印象。普通有許多新文章，其中尤以翻譯爲甚，羅列着許多字樣，表面上成爲一句文句而細加尋繹，不能理會其中的意思。這大約可以尋出兩個理由來，其一是無文法的雜亂，其二是過於文法的雜亂；一是荒棄文法，以致詞不達意，一是拘泥文法，便是濫用外國的習慣程式，以致出國語能力以外，等於無意義：這種過與不及的辦法都是很應糾正的。我們的理想是在國語能力的範圍內，以現代語爲主，採納古代的以及外國的分子，使他豐富柔軟，能够表現大概的感情思想，至於現在已不通用的古代句法如「未之有也，」或直抄的外國式句法如「我不如想明從意念中，」（見詩集紅薔薇）都不應加入。如能這樣的做去，國語漸益豐美，語法也益精密，庶幾可以適應現代的要求了。

關於實行的辦法，我想應當分三方面去進行；這本來略有先後，但在現今也不妨同時並進，各自去做。

一，從國語學家方面，編著完備的語法修辭學與字典。字典應打破舊例，以詞爲單位，又須包含兩部，甲以漢字分部，從文字去求音訓，乙以注音字母分部，從音去求字訓。這種事業最好是由「國語統一籌備會」等機關去擔任，不過編纂及印刷的經費也是一種問題，目下不能希望有完成大著出現，但是這方面創始的工作實是刻不容緩了。

二，從文學家方面，獨立的開拓，使國語因文藝的運用而漸臻完善，足供語法字典的資料，且因此而

國語的價値與勢力也始能增重。此外文藝學術的研究評論之文，無論著譯，亦於國語發達大有幫助，因爲語法之應如何歐化，如何始適於表現這些高深的事理，都須經過試驗纔有標準，否則不曾知道此中甘苦隨意的贊成或反對，無一是處。

三，從教育家方面，實際的在中小學建立國語的基本。我的意見以爲國語教育的目的，當在使學生人人能以國語自由的表現自己的意思，能懂普通古文，看古代的書。小學以國語爲主，中學可以並進，不應偏於一面。國語學得很好，而古文一點不懂的人，現在還未曾見過，但是念形式的古文而不懂古書的意義，寫形式的古文而不能抒自己的胸臆的人，在中學畢業生中却是多有，據升學試驗的約略的統計，總有百分之八十。這便是以前偏重古文的流弊，至今還未能除去，所以國語教育的工具與材料現在雖然還未足用，但是治標的一種改革却也是必要了。以前的教國文是道德教育的一種變相，所教給學生的東西是綱常名分，不是語言文字。現在應當大加改變，認定國語教育只是國語教育，所教給學生的是怎樣表現自己的和理解別人的意思，這是唯一的目的，其餘的好處都是附屬的。在國語字典和語法還沒有一部出板的今日，教育家的困難是可以想見的，但是正因爲是青黃不接的時代，教育家的責任也更爲重大，不得不勉爲其難，兼做國語學家一部分的事業，一面直接應用在教育上，一面也就間接的幫助國語改造的早日完成了。

我於國語學不是專門研究，所以現在所說的很是粗淺，只是供獻個人的意見罷了。我對於國語的各方面問題的意見是以「便利」爲一切的根據。爲便利計，國民應當用現代國語表現自己的意思，凡復興古文或改用外國語等的計畫都是不行的，這些計畫如用强迫也未始不可實現，但我覺得沒有

這個必要，因爲成效還很可疑，犧牲却是過大了。爲便利計，現在中國需要一種國語，儘他能力的範圍內容納古今中外的分子，成爲言詞充足語法精密的言文，可以應現代的實用。總之我們只求實際上的便利，一切的方法都從這一點出來，此外別無什麼理論的限制。照理想說來，我們也希望世界大同，有今天下書同文的一天，但老實說這原來只是理想，若在事實上則統一的萬國語之下必然自有各系的國語，正如統一的國語之下必然仍有各地的方言一樣；將來的解決方法，只須國民於方言以外必習國語，各國民於國語以外再習萬國語，理想便可達到，而於實行上也沒有什麼障礙，因爲我相信普通的中國人於方言外學習國語，於國語外學習萬國語（或一種別的外國語）並不是什麼難事。——不過這第一要是普通人，不是異常多少低能的人，第二要合法的學習纔好；這都是很重大的問題，要等候專門學者的研究與指示了。

新實在論的論理主義

張東蓀

本篇專論輓近英美哲學上所謂新實在論(Neo-realism) 之論理主義一方面。論理主義(Logism)固不限於新實在論一派。須知論理主義在西洋哲學上不僅是一大派，並且是正宗。康德就可算是一個代表者。現在且先把論理主義的特點比較列舉出來。張君勱先生說西洋哲學可以大別爲兩大派：

一派是生活爲出發點的；一派是思想爲出發點的。我以爲雖不能十分嚴格區分，然總可以說有相反的兩系列。茲請對比如下：

甲系	乙系
論理主義	心理主義
思想哲學	生活哲學
注重普遍的形式	注重各別的內容
超驗主義	經驗主義
崇尙理知	反對理知

這對比雖不盡萬一，然而藉此或可知論理主義是甚麼性質了。講起現在的學派來屬於後一類有(1)惟用主義 (Pragmatism) 一派，(2)柏格森，(3)倭伊鏗等；屬於前一類的在德國承康德的緒餘，自然是很盛；如現在所稱爲西南派的文得爾班 (Windelband) 黎卡特 (Rickert) 孟堡大學派的拿托潑 (Natorp) 柯亨 (Cohen) 與異軍蹶起的呼塞爾 (Husserl)，至於英美則唯有新實在論者。本篇想專就新實在論的論理主義一點而論，——至於論列新實在論全部將來或更成一篇——於敍述以外，擬以批評。我因何而有做此篇的動機呢？因爲我近來很想研究德國的新康德派。聽說呼塞爾已到英國講演了。我預料黎卡特的哲學必定在英美占一部分勢力如柏格森一樣，當代的哲學家中我所最心折的，於柏格森以外便是黎卡特。但是介紹這一派學說到中國却很不容易，因爲這種以論理主義爲出發點，研究思想就是研究宇宙的態度是東方從來所沒有的。中國人數千年來受佛教哲學的潛移默化，所以介紹叔本華 (Schopenhauer) 尼采以及柏格森等哲學尙不十分難。因爲東方思想與英美經驗派究有幾分相通，而對於超驗主義的理想却很難領會。所以我不先介紹黎卡特的哲學，而先從科學主義的新實在論來做一個引子。其

故有二，(1)新實在論的健將羅素曾到中國，中國許多人聽過他的講演，若論到他的哲學自然可以喚起多數人的注意，且多數人都有了相當的預備自然容易懂我的話；(2)新實在論是以科學為出發點敘述起來可以比較上不牽涉到哲學中深奧的地方，使人易於了解。此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新實在論的論理主義，據我看來，似不及黎卡特一派那樣澈底，所以應從這個不甚澈底的先敘述出來。我做這篇的意思既在為將來介紹黎卡特哲學的先導，至於想謀柏格森與黎卡特的融合，則當更俟諸異日。因為這件事却是一個偉業；把生活哲學與思想哲學融於一爐，真是何等壯舉！我雖有志願，但精力就衰，恐未必能償此志。此篇所說本想對於此點略啓端倪，至於是否有當，原不敢自信，還俟大家的批評罷了。近來研究哲學的人一天一天多起來了，於介紹以外，自然可以漸見創造。不過介紹不充分，創造亦不易發生。所以創造與介紹是有些相關的地方。為研究者的興會起見，我寧主張多從事於批評的介紹，把小小的創造夾雜於介紹中，最足以提學者的精神。我們的能力自然不敢說能有創造，却亦不致於無從批評。若要澈底敘述這個論理主義的潮流，自然非把康德學說的精髓詳說一回不可。不過現在我的目的既在新實在論，故請從羅素說起，因為羅素到過中國。但他在中國一年，講演了好多次，他的哲學究竟精神在何處，我恐怕不但一班學生不了解，卽是現在一班研究哲學的先生們或許亦未澈底了解。我不敢說我已經了解了，我的了解確沒有誤會。但我却願把我的自以為了解的了解說出來。

羅素自稱他的哲學為論理的原子論(Logical Atomism)又稱為中立的一元論(Neutral Monism)。竟究甚麼是論理的原子論？恐怕這個定義是很難

的罷！我現在須把這句話分爲兩截：一個是論理的；一個是原子論先說明「論理的」的概念。我不能不把他的名著哲學上之科學方法中第二講的要義抽繹出來。這本書已經由王星拱先生譯過了；王星拱先生的學問是我所素來佩服的，不過這本書却譯得太草率了。（本篇既不是專批評王星拱先生的譯本，所以不願詳舉其例，但最易看見的如開首第一句有「各派哲學」而原文只是一個 Philosophy 並無各派字樣冠於其上；又如對於伯拉得蘭 (Bradley) 的書名 Appearance and Reality 譯爲貌似與實在。這貌似二字實在不妥到萬分；又把 Hegel 譯作赫格兒而 Haeckel 亦譯赫格兒，竟使讀者認兩人爲一人）所以我現在不以王譯本爲據，而另用顯明的譯法。

他書上第二講的標題是「論理爲哲學之精髓」，其中的要義節錄如下：

『在每一個提言 (Proposition) 與每一個推論中，除了關於特別題材以外，總有一個一定的形式，由此而提言或推論中之各成分乃得連綴於一起。如我說「蘇格拉底是要死的，」「某甲是怒了，」「太陽是熱的，」在這三句提言中有一個共同點，這個共同點便是「是」字。可見共同的只是提言之形式而不是其現實的成分。如我說出許多事件關於蘇格拉底，——如他是雅典人，他娶了桑娣白，他飲了毒草液——其中有一個共同的成分就是蘇格拉底，但這些提言各有各的形式。設若我擇取這些提言中之一而把其成分換爲別種，必仍見其形式依然不變，只是成分變了罷了。如下列一連串的諸提言「蘇格拉底飲毒藥，」「郭里奇飲毒藥，」「郭里奇飲鴉片，」「郭里奇吃鴉片。」其形式都沒有變，而其成分却各不相同。可見形式不是另一成分，乃是連綴成分之

方法。由是言之，唯此種形式乃真是哲學的論理學之對象。

論理的形式之知識與現存的物件之知識迥乎不同，乃是顯然的。「蘇格拉底飲毒藥」之形式既不是一個現存的物件，如蘇格拉底或毒藥，又不有密切關係於現存的物件如「飲」所有。這個形式乃是一個更抽象的東西。我們有時懂了一句中各字之訓詁，而仍不懂這一句是甚麼意思：設若一句是很長又很複雜，這種情形實容易發生。在這種情形上，我們有了成分之知識而不有形式之知識。但我們有時亦有形式之知識而不有成分之知識。如我說「羅拉魯飲毒藥」若是我們從未聽見有羅拉魯其人，則必只懂了這個提言之形式而不明白其中的成分。爲要了解一句言語，必須知其成分與其形式。如此所以一句話能傳達意思因爲這句話報告我們以事物是配合在一定的形式中的。雖有些人不顯然知道論理的形式，但日常所有言語中已隱然含有論理的形式。哲學的論理學之職務，就在從具體的東西中抽出此種知識，且使之更爲顯明純淨。

在一切推論上，只形式是重要的：其中特別的題材，除用以取得前提之真確以外，是無關的。這乃是理論的形式所以爲重要之一理由。如我說，『蘇格拉底是一個人，凡人都是要死的，故蘇格拉底亦是要死的』其前提與結論之聯合並不在乎「蘇格拉底」「人」「死」。所以推論之普遍形式可以表示如下：

「若一物有某性質，凡具此性質之物都另有某性質，則此物必亦具有另一某性質。」這樣一改便沒有了特別事物或特別性質，提言乃成爲絕對的普遍了。一切推論若敘述其全，都是有這樣普遍性的。若這些推論似不僅關於前提之真

確而關於其題材，這乃是由於未曾把前提明白敍述出來。在論理上，研究關於各個事件之推論是枉費時刻的：我們只須研究完全普遍的與純粹形式的涵義（Implication）就夠了，至於假定之是否真確，則可讓他種科學研究之。」

以上是他的書上第四十二頁至四十四頁所說的；他在第五十六頁上又說：

「上述的結論（歸納原理即其一例）是很重要的，因爲足以反駁舊日的經驗派。這些經驗派以爲一切知覺都從感官上得來。而我以爲果承認其說，勢必否認普遍的提言。在論理上此種普遍的提言實爲完全可能的，雖不現於事實上，且無人不信此理。故我們得斷言實有非得自感官的知識，且此種知識中並有非得自推理者，乃係根本的。」

這種知識可得之於論理學中；雖我不知尙有此種知識而不出於論理者與否，然在論理學則我們確得有此種知識。我於上段將這些提言如「蘇格拉底是一個人，凡人皆是要死的，所以蘇格拉底亦是要死的，」排斥於純粹論理以外，因爲蘇格拉底與人與要死的都是經驗上的名詞，僅能由特別經驗而知道。在純粹論理上與此相應的提言是「若任何一物而具有某種性質，凡具此性質者又具有某種另一性質，則此物亦必具有此另一性質。」此提言仍是絕對普遍的，可用於一切事物與一切性質。且並是自明的。可見在純粹論理之此種提言上實有自明的普遍的涵義。

一個提言如「蘇格拉底是一個人，凡人皆要死，所以蘇格拉底亦是要死的，」其所以爲真只在其形式。由是言之此提言之真確既不在蘇格拉底是否確爲一人，亦不在實際上是否人人皆

要死；設我們以他種名詞而替代「蘇格拉底」「人」「死」則此提言仍為真確。現在所舉例的真確乃純是形式的，屬於論理。因為不說特別事物，特別性質特別關係乃完全獨立於現世界之特定事物以外，並且可由理論上得之，不必有特別事物特別性質特別關係之經驗。

我們可以說論理由兩部分以組成。第一部分研究提言是甚麼及其具有何種形式；此部分列數各種提言，如原子提言分子提言以及普遍提言等。第二部分由最普遍的提言組成，此最普遍的提言確定各種提言之真確。此第二部分卽侵入純粹數學，數學的提言苟分析之，一一皆必為普遍的形式的真確。第一部分只列舉形式是更困難，在哲學上更為重要；並且在這第一部分上近來有很大的進步，足使許多哲學問題可用科學方法去研究。」

於是我們在這個地方便可以看見羅素主張的是甚麼了。他的主張，我現在簡單說明一下。他以為下列各提言：(1)黎元洪是總統，(2)總統是選舉的，(3)選舉是依法的投票，(4)投票是人民的權利等，其中各要素皆不相同，而獨有繫辭(Copula)之「是」字是共同的普遍的。所以論理學不研究提言中的要素，例如投票是否人民的權利則有法律學去研究。論理學只問這個「甲是甲」的純粹形式。這種純粹論理完全可以符號來表現。如甲是甲則可表示 $A=A$。所以羅素以為舊日的形式論理只是一個主語加謂語，乃是不夠用的。因為這樣只是表示事物的性質而未表明事物的關係。而數學的符號則有表示關係的，如 $A<B$，$C<D$ 在他的意思，卽主張論理的形式應有表示關係的。這一派純粹論理就是把思想的普遍形式凝結為符號，所以稱為符號的論理(Symbolic Logic)。至於羅

素何以有此主張，則不能不另加說明。洛機斯(Rogers) 在其近著英美近百年之哲學一書上述羅素的學說有握要語如下：

『常人以為有一個真的物件，觀察者可從種種方面來看，每一個方面便是此物之一種現象，但羅素之學說則反之，他以為現象是唯一真的，物件只是諸現象之全系統合各方面而成。所以一個物件可定其界說為現象之一組，這些現象不但是屬於人的感覺張本(Sense data)並且是可感性(Sensibilia) 或可能的感覺張本苟任何觀察者對之有一定關係卽可發生的。這些現象不是在一個公共的空間上；……每一個觀察者只有他的私空間，此觀察者之私的空間與彼觀察者之私的空間不相同，一公共的空間乃是由這些私的空間所合成的一個論理上的產物。』(English and American Philosophy since 1800, PP. 435)

洛機斯的解說已竟把羅氏學說的大體描出來了，我們請再看羅氏自己的說明：

『宇宙中最後的原料不能說是物，亦不能說是心，只是「事」(Event)……宇宙上最真的莫過於暫時的東西。……譬如這個鉛筆舉起來人人都看見了，各人所見雖有不同而却有相同的規則，其實鉛筆是一個事，由幾百幾千所見的樣子合起來而成。但所見不限於人，天花板上牆壁上各種照像機的所映的亦包括在內。

「事」的範圍有很廣的，如革命亦是一件事，而物理學上的事是「基本事」(Elementary events) (按或稱事端 Event-point) 是指不可再分的。現用此觀念說明物質，則可知一個物件是許多事合組而成。在一個桌子，我看見，摸着，推動，合這些感覺的事情乃成這個桌子。……但這一個桌

子一推動了，仍合動學定律，所以還是這個同一的桌子。若其旁的椅子，則不合定律了，所以不能合在一起算做桌子的一部分。譬如諧樂（Symphony）當其合奏，乃是許多音調合成，而聽起來却如一個。桌子亦然，並且亦如諧樂之有節調，有定律。不過他的節調與定律是由論理學的方法連綴起來的，亦和諧樂把音調用藝術的方法配合起來一樣。』（哲學問題）

現在我更要把他的學說綜合一下了。據我看，他以為有兩個世界：一個是感覺張本是暫時的，一個是論理的實體（Logical entities），是永久的。論理的實體之世界雖由感覺的張本之世界而出，然却亦是真的世界。他以為感覺張本是非心非物亦心亦物的中立者，而論理的實體亦是非心非物亦心亦物的中立東西。譬如我們目前一個桌子，在羅氏則不認桌子是一個實物，而只以為從無數「觀相」（Perspectives）中推定的一個論理的存在（Logical being），換言之，即這個桌子不是實際上「有」乃只是論理上「有」。但觀相却不限於有認識作用的人類，如一個照像機能攝取桌子的形相，亦得算一個觀相。所以羅氏一派新實在論創了許多新字，如 Sensa（Sensum）Qualia（Qualium）等，就是設法避去舊日的 Sensation Quality 之太偏於心理方面的主觀性。他更採取恩斯登（Einstein）的相對原理，以為空時都是相對的。每一個感覺張本都有其私的空間與時間，並不是在公的時空上偶然發生的。羅氏的巧辯不在於感覺張本之世界而實在於論理的存在之世界。因為這兩個世界在羅氏已設法打成一片了。在這個地方，我們必定覺得他們這一派新實在論者雖口口聲聲自居為實在論，但他們的實在論却亦是論理的實在論。換言之，即其學說與所謂粗朴的實在論（Naive realism）不

必相同。粗朴的實在論以爲我們昨天看見一個桌子，今天所看見的便是那同一個桌子。換言之，卽外界實有一個唯一的桌子，昨天爲我們所看見，而今天我們却又看見了他。同此推定明天還有再看見這個桌子之可能性。而羅素則不然。他以爲我們今天所看見的桌子和昨天所看見的桌子只在論理上有同一性，因爲凡是獨立的實體都是論理的構造。所以我們可以說實際上只是一羣的感覺張本，卽今天昨天我們對於桌子的感覺(看見摸着等)，並沒有實體，其所以成爲實體乃全在論理上。但感覺却不是主觀的，因爲感覺便是純粹經驗(Pure experience)乃是主客未分以前的。此種學說所以名爲實在論的緣故却有二點：(1) 感覺張本是主客不分的；(2) 論理有普遍性。從第一點上說，我們雖可用種種的用語，例如或用感覺張本，或用純粹經驗，或用純粹感覺，但我以爲說明主客未分，了別未起，莫善於 "That" 這一個字了。——這個字雖可譯爲「此」然「此」是與「彼」相對待的，似不妥當，所以我譯爲「這」卽用以超脫於彼此對待以外。「這」是與 "What" 相對待的。——我今譯爲「何」此二名詞我以爲非常重要，讀此篇者幸注意於此。從第二點上說，所謂論理便是 "What" 的能事了。所以我說此種學說是設定有兩個世界：一個是「這」的世界；一個是「何」的世界。兩個世界却是合一的：卽「這」是世界的素材；而「何」是世界的形式。換言之，卽以純粹經驗爲素材以構成論理形式的世界。

羅素的主張已大略述完了，現在須再述美國新實在論者的態度。美國的新實在論大體上是和羅素一致的。——不同的地方亦很不少。我今天既不能專述新實在論，當然不述其全體，只述其對於論理主義一點罷了。美國的新實在論者除了幾個學

者合撰的一部新實在論以外，尙有赫爾特(Holt)所著的識之概念與斯拋爾定(Spaulding)所著的新合理論。赫氏說：

『我們的出發點不是一個世界，其中一切都是知識，但只有若干部分是知識罷了；亦不是一個世界其中一切都是經驗，如阿梵那流(Avenarius)之所說；我們的出發點是純粹實有(Pure being)之世界。』(P. 86)

『數學的論理之爲何物得總括之；我們已知其題材乃是實有(Being)之系統，卽所謂宇宙是已。實有之任何系統，若其爲聯結的系統，自一設者(A Certain Given)而生，此設者由名辭與提言而成，更由此自動產出他動提言。此設者及其所產生之提言形成此系統。此系統中之部分而爲思想作用的心所表現，卽是論理上必然的推演。』(P. 16)

而斯氏亦說

『本書所主張的實在論是基於新論理與新玄學而反對亞里斯多德以來的沿習。論理學雖久爲發達近世科學之助，然迄現今始形爲系列(Series)之學或秩序之學(Science of order)，可名之曰非亞氏論理學。玄學則否認因果律與實質之普遍性而力言關係。於此基礎上，則可知所謂認識乃是如下：能知既不影響及於所知，亦不變更所知，更非創造所知，並不必設有一潛伏的實體以爲此能知與所知之媒介。以此主張，故名曰實在論。』

此種實在論且主張有非心非物非個性的實在。此種實在可名爲「眞有」(Subsistents)以別於空間上時間各別化的「存在」(Existents)。其中涵有所謂「普遍」(Univerals)「理想」(Ideals)及其他如「數目」等。此種實在論以爲「眞有」之

範圍（此真有雖可認知却實又獨立於認知以外）乃較「存在」之範圍為廣。」（P.11）

以上是赫氏斯氏關於新實在論的說明，新實在論的定義可在這幾句話中窺見一斑了。但他們的論理主義是甚麼我們還得請看他們自己的說明：

一，新論理學是反對心理主義與惟用主義的。其立脚點是以為論理的原理是客觀的，卽在外物上。認識者只能從而發見。……

二，舊論理學是「性」與「質」之論理學。而新論理學反之，此種性質概念雖不能完全拋棄，然總退居於小部分，而其重要的大部分則為「關係」之概念。

三，新論理學務求表示關係，如甲小於乙。

四，新論理學大部分是由系列之分析而發見的各種原理所組成。新論理學承認關係有各種各樣。就中為舊論理學所忽視的有：（1）不相稱的關係如$A<B$便不能是$B<A$，（2）傳遞關係如$A<B$，$B<C$於是$A<C$了，此兩種關係用於個體亦用於種類，（3）互依的關係如一軍隊而只有一個機關槍大家輪迭使用。（4）函數的關係凡為函數相關的是變數，一個變數是一個系別。……

六，新論理學解決「無限」與「連續」之問題，承認「有限」（Limits）。

七，新論理學以為部分之構成全體並非由於加集，故在同一的全體內得有相異的部分，各部分為一種非加集的關係（譯者按此言全體並不大於部分。）

八，新論理學以為同一的全體得屬於各種世界，因其此種部分故屬於此世界，因其彼種部分故屬於彼世界但是從此種部分所關係而成的全體決不推定由彼種部分所關係而成的全體。

九，舊論理學承認「相反」與「自明」是不可再推溯的絕對規範，而新論理學則只視為「設準」(Postulate) 由此以探其結果。』（斯氏書一七三頁以下）

新實在論的所謂新論理大抵如上所說，我們再翻羅素的書一看更可證明：

『舊論理以為一切提言都有主辭與謂語相結合的形式，所以不知真有「關係」而把一切關係都歸納於關係者之性質中。我們有許多方法以破此說，而其最易的莫若不相稱的關係之論證。說明此點，我們可以把關係分為兩大類。

有些關係在甲與乙之間，亦可以在乙與甲之間。如甲色不同於乙色，則乙色自亦不同於甲色。此種關係名為相稱的關係。

凡關係而不是相稱的則名為非相稱的關係。如甲為乙之兄而乙可為甲之妹。所謂不相稱的關係是在甲與乙之間的不能移於乙與甲之間。如甲大於乙，則乙便不能大於甲了。

此種分類為相稱，不相稱，非相稱，乃是第一種分類。尚有第二種分類，是分為傳遞的，非傳遞的，與反傳遞的。

傳遞的關係如一個關係在甲與乙之間，又在乙與丙之間，則必亦在甲與丙之間。有許多傳遞的關係是不相稱的，但亦有相稱的。

非傳遞的關係如甲為乙之兄，所謂兄卽是甲，一切差別都是不傳遞的。

反傳遞的關係如一個關係在甲與乙之間而又在乙與丙之間，但終不能在甲與丙之間。如甲為乙之父，乙為丙之父，但甲不能為丙之父』（哲學上之科學方法第四七頁以下）

照上文所引證幾段而觀則所謂新論理便是以

「關係」爲對象的。所以新實在論者把「關係」視爲非常重要。他們造了許多名詞，如上述的以外，尙有Relatum (Relata)就是「關係者」(The relatedness)。他們說舊論理學只論「性」(Quality)與「質」(Substance)，以主語聯謂語之形式表示之。把一切關係亦都化爲性質，例如甲大於乙，在新論理學認爲甲與乙的關係，而舊論理學則以爲乃是甲的性質如此。其實他們却把一切性質都化爲關係。我們於此不能不研究化性質爲關係究竟是否可能。據我看來，大部分的性質是可以化爲關係的。例如說「蘇格拉底是雅典人」，這不是表明蘇格拉底的某種性質，乃是表明蘇格拉底與雅典有一種特別關係。(卽他生在雅典。) 這個例似太淺顯了，還有，譬如說「玫瑰花是紅色的，」亦可以做廣義的關係來看待。因爲「紅色」是一個概念，紅色不只一個玫瑰花。這個提言乃是表明玫瑰花與紅色概念的必然關係，其在形式上亦等於「A＝B」。爲甚麼拿「關係」來說明事物的性質呢？就是因爲宇宙間的任何事物都不是獨立的，換言之，卽沒有和他種事物不生關係的。所以判斷一物的某種性質便無異於辨明其物在某種關係上的地位。雖則新實在論亦有「不倚」(Independence)一名詞，但這個字的意思不是說有一個事物和其外一切事物皆不生關係，乃是說一個事物雖與其外一切事物生有關係，但其存在却不依靠於這個關係，因爲關係可以改變的。例如一幀畫雖掛在牆上，是和牆生關係，但不能說不掛在牆上便沒有了這幅畫，因爲這幅畫，尙可擱在桌子上(卽與桌子生關係)。照這樣講，大部分的「性質」其實就是「關係」。

但是新實在論者對於「關係」尙有一個重要的地方，就是把認識作用(Consciousness)亦認爲一個特種關係。如我看見桌子，便是我和桌子生關係。

他們因爲此說爲認識之關係說（The relational theory of Consciousness），孟泰荀（Montague）說認識乃是關係之特別一種而存於生物與物體間、者。（The New Realism P.47）陪萊（Perry）說，內在論主張知識與事物之別，心與身之別，只是關係的與函數的分別，不是內容的不同，用以改正舊日的兩元論（Present Philosophical Tendencies P.312）。這些話乃是他們主張的精義。既然認識只是一種關係，則關係者不必倚靠於關係，這卽是他們的「不倚說」。他們這種說，在我看來，却十分近於常識，因爲常識是以爲我看見一個桌子就是我與桌子發生一種關係，卽所謂「看」，用「看」把我與桌子關聯起來等。我不看桌子的時候，則我雖與桌子不生關係，而桌子却仍然存在。因爲我明天還可看見這個桌子。他們既主張對象不倚靠認識而存在，所以他們主張世界不盡是知識，知識只占世界的一部分罷了；且所知的對象亦不因被知而生變化。因此他們既反對唯我的觀念論（卽以爲「存在卽是被覺」（Esse is percipi）者。）又反對唯用的理想論（卽以爲知識有創造作用者。）他們以爲對象不是知識所能影響，在這一點上，他們可稱爲極端的實在論。知識既不過是知者對於所知的一種關係，則所知與知者同爲關係中之關係者，而關係者必在關係以外。他們因名之爲「關係之外在性」（The externality of relation）。現在講到此處，便知他們的關係說純是建築於多元之上的。假使他們不先設定是多元的宇宙，則關係說必不能成立，所以斯氏自稱爲「論理的多元論」（Logical pluralism）。而羅氏自稱爲論理的原子論，亦是這個意思。但是他們所謂多元是甚麼？羅素在這個地方公然說不僅是感覺張本（Data）並且是論理的形式。——這卽是新實在論的論理主義了。他們

名為「純元」與「複元」陪萊亦說『物的與心的複合體不僅共有可感性並有形式的關係如意義，秩序，因果等』(前書第三一〇頁) 於是在此處我們便要開始批評了。

我以為判定新實在論究竟立得着與否非從他的論理主義上研究不可，換言之，若是他的論理主義站不着，則新實在論亦必崩塌。他們的論理只是關係的形式；他們不但承認關係者是實在，卽關係亦是實在。關係者是非心非物的可名為「事端」(Eventpoint)；關係亦不是單純的認識作用，所以亦是非心非物的，可名為形式，這些普遍的形式便是論理。照這樣說他們所謂論理的形式亦有幾分是超驗的意味因為他們以為關係的形式不倚靠認識，卽不認識亦存在的。所以我們可以把新實在論的性質分列述之如下：

一，新實在論主張宇宙是多元的，在多元間自有多種的關係，這種關係的普遍不由心理所創造，所以新實在論是論理主義而非心理主義。

二，新實在論主張這些關係的形式不盡在認識中，卽不認識而這些關係依然存在，所以新實在論是超驗主義而非經驗主義。

三，新實在論主張認識作用只是關係之一種，這種關係初非普遍的必然的，乃是占全宇宙之一部分罷了，所以新實在論却不是以思想為出發點的哲學他們不以為研究思想卽是窺破宇宙的神祕。

四，新實在論注重形式而不注重內容，當然不是以生活(Life)為出發點的哲學，因為他們認宇宙是已成的而不是創造的，不過所謂已成的却是多樣的，不是單純的罷了。(如羅素卽用相對律原理把時間認為空間的第四度，於是每一坐標軸便成一個世界，坐標軸可以無窮，則有無

數的世界各有各的時空所以爲多元的宇宙。

五，新實在論主張認識的對象卽是實物，不是其物的表象，所以他們是比較的崇尙理知；但他們以爲實在不盡在知識中，尙有未被知的東西，所以他們亦不是澈底崇尙理知；而况他們以爲論理的各種法則都不是絕對眞理而只是設準，所以更不是崇尙理想（Ideal）。

照以上所述新實在論的大體可以明白了。至於他們之間未嘗沒有小異，如斯氏就不甚贊成心是關係說而主張「度系說」（Dimensional theory）但是這種大同小異似無討論的必要。不過我以爲新實在論，照上所述實在是不澈底。何以言之？我先從關係上講，關係是離了關係者就不能存在的，但關係者雖可另爲他種關係（卽不限於此一種關係）然不能說關係者是絕對獨立的。關係者既不能離任何關係而存在，則實在遂不限是關係者所謂多元的「元」（Particalar）並連關係的形式亦是實在的。換言之卽不僅宇宙材料的「元」是實在的，並且宇宙架子的「形式」亦是實在的。但是疑問卽發生於此。試問現在一個桌子在此，我們所以認明他是一個桌子，完全是我們的判斷。所謂判斷就是新的純粹經驗的"that"置入舊的複合的經驗之系統中，於是乃變爲"what"了。所以看完了桌子以後，說桌子依然是一個桌子而存在於那里，這句話是不能成立的。因爲我們可借羅素的話來說，桌子只是一個觀相，今天的觀相不限於與明天的必然相同。所以我們只能說桌子的"that"依然存在，至於他若再變爲"what"則非再經認識不可。例如李廣射石，第一回認爲虎，便射進去了，第二回認明是石，卽射不進。因爲"what"的世界完全是認識的世界。認識乃是判斷。譬如說「甲是甲」這第二個甲便含有與「非甲」相對的「甲」或甲乙丙丁中的

「甲」之意。若甲沒有包涵「非甲」或「乙丙丁」，則甲先不成立。所以了別與判斷是黑格兒所說「用於特殊上的概念」照這樣說，我們只對於"that"的世界實在論自然可以適用，但"that"與"what"是不能分的，沒有"that"不變為"what"，於是我們可以說其實只有"what"的世界。既然只有這一個世界，須知這個世界完全是成於了別與判斷，否則只是渾沌與不知。於是我們研究的中心不是漫然設立的「關係」，而乃是有神秘性的「判斷」。因為關係必經判斷，換言之，卽關係是由判斷自身發展而成的。推論到此，可見我們的問題已不是關係的形式，而只是判斷的性質了。換言之，卽請問判斷是甚麼？於是又有兩說，一說是心理主義，一說是論理主義。心理主義以為判斷是經驗的再認，而照近來專研究反應(Response)的行為派心理學，判斷只是一種習慣，這種習慣是由經驗得來的。但論理主義的着眼點則不在此，他專就「甲是甲」的單純形式來講。他以為甲是甲便是思想自身的內部發展，換言之，卽思想的自展。黎卡特着眼於此，自是高人一籌。所以他名為超驗的心理學。新實在論把關係認為在判斷以前，卽不有認識的判斷而先有關係存在於未知(不是不可知，只是尚未知)界。這是我所不滿足的。而對於判斷却又不取論理主義而取心理主義，我覺得更是不澈底。所以新實在論的論理主義不是澈底的，和新康德派的論理主義不同。因為新康德派是思想的論理主義，而新實在論是外在的論理主義。思想的論理主義是說論理的形式由思想自身內部發展出來。外在的論理主義是說論理的形式由外界事物的關係而成，但這些關係雖無認識而亦存在。不過我們以為把論理的形式只認為外在的關係，把思想拋却，必是始終不能說明論理為何物。論理是從甲是甲的純粹形式裏

出來，能說明甲大於乙，乙大於丙，所以甲大於丙的複雜形式（卽用外在的關係來說明），而仍不能說明甲是甲的單純形式，則論理的精髓必是仍不明白。所以我以爲追究論理是甚麼便當凝集在這一點上。新實在論的說明始終沒有觸到這個焦點，所以他們不是澈底的論理主義。

復次，據我看，新實在論把認識的心作用認爲一種特種新關係，乃是隱然否認了現代流行的純粹經驗論。純粹經驗論以爲世界只是經驗，除經驗以外不能認爲尙有何物；而一切經驗的根底都是純粹經驗。純粹經驗是甚麼？就是上面所說的赤裸的"that"乃是主觀客觀未分以前與一切了別判斷未生以前的唯一渾朴狀態（但名爲狀態已是不對了）。新實在論既隱然反對此說，自然其主張是近於常識，以爲有知者有被知者；不但知者與被知是一種特別關係，並且知的作用卽是辨別事物的關係。他們這種精神是顯然要把哲學從認識論中解放了出來。（The New Realism 書中有馬文 Marvin 一文卽論此。）他們以爲認識的心不是一個實質，所謂心只是一個中心，換言之，卽對於四圍發生關係的中心生物（卽心的）在自然界就好像是在天上一樣，不過是空中散布的幾個光點罷了。所以羅素說：『主觀性是心現象之特徵。我們可斷言組成物理世界的「元」可由兩種方法集合爲兩座，一種是使衆元從各種的地位現爲一個東西，一種是使衆元從一個地位現爲各種東西。後者卽爲觀相，經一定的時間，則名爲「行紀」（Biography）。主觀性便是觀相與行紀之特性，亦卽從一隅以觀世界之特性。』（The Analysis of Mind P.296）於是我們便明白他們所以主張此說乃是由於根本上不承認「心」是實體，而只以爲心是「作用」。我們便要問爲甚麼心是作用，他們必定說這是近代心

理學所告訴我們的——尤其是行為派 (Behaviorism) 到這個地方可見他們已拋棄論理主義而取心理主義了。

呼塞爾的「純粹現象學方法」是以為哲學應當拋棄一切「立場」(Stendpoint) 以無立場為立場乃是哲學的本務。我們果真取呼氏此說，我們必定可以說新實在論不是哲學因為新實在論先設立有科學兼常識的立場，就這個立場架起他們的高樓大屋來。換言之，即新實在論只能算是科學的世界觀，因為他們此說是由三種基本科學而來：物理學，數學(即附號的論理學)與行為派心理學。在我看來，他們所謂論理的形式毋寧是物理的法則，所謂實在論毋寧是變形的唯物論。他們中除了羅素有詭辯的色彩以外，所謂美國派大部分較近於常識：他們除了採用行為派心理學與極端的機能派心理學，以為心是不存在以外，實在沒有把思想與實有勾通。他們所謂的新論理學依然是一個謎，因為他們不曾說明何以有這種新論理。所謂論理的先天性 (Logical priority) 究竟是甚麼，他們亦始終沒有說明白。我們果真對於這些問題下研究，勢必引導我們入於黎卡特之門。

我敘述與批評新實在論大旨已完，最後有一句不相干的話，就是近來英美人很瞧不起德國學派，這件事中國切不可盲從。杜威，桑代耶那 (Santayana) 都有菲薄德國學派的著述；最近如在哈佛大學的英國心理學家麥克道葛爾 (Mc Dougall) 在其集團心理 (The Group Mind) 的序上亦大菲薄德國學說。我以為這件事是我們中國人所不宜效法的。我們非放開眼睛為澈底的比較不可，切不可拘於國界。

中國社會之本質及其作用

日本稻葉君山著

湯鶴逸

中國的社會，原有堅實的基礎，不爲混亂政局所動搖；看中國近年國內產業和金融發達的趨勢，就可以推測出來。我們祇知政治爲社會的反影；以爲有健全的社會，然後有優良的政治；政治腐敗，其社會就可想可知。其實中國不然；近代的中國，殆與日本同一時代開放門戶；曾李平定洪楊之亂，造成同治中興；比諸明治維新，相差亦祇數年；僅不過半世紀上下，始釀成今日的變化。人謂中國至近年始採取外國文化；其實中國輸入外國文化，比較日本，尚爲先進；不幸於明治二十七年秋，兩國以兵戎相見於朝鮮半島；當時日本與世界，原不知中國的實力，皆以中國爲大國，更震驚於曾紀澤的「睡獅」之宣傳，日本此戰能得勝利與否，原屬疑問；不料日本竟得最後的勝利；於是外人間，方了解中國從外國所吸取的文化，與日本從外國所吸取的文化，有很大的差異。

但是當時有這種了解的，乃部分的而非全體的；雖日本亦除一二專研究中國的學者外，多墮在五里霧中；中國自身的自覺，更不待說了。及至日俄戰爭以後，見着日本異常的進步，方曉得日本有今日的富強，原在輸入外國的憲法，由憲法實施，始造成今日的現勢，於是當時中國的朝野上下，遂拼命的奔走立憲，以爲憲法成立，國家就可以立致富強。從今日看來，這種舉動，原非無理，但結果乃大出人意

料之外：由君主立憲，引起了種族革命；由革命造成了共和；由共和復釀成層出不窮的內亂。其間像袁世凱雖想帝制自爲，把有實力的帝政，統一國家；結果亦終歸無效。像憲法的大問題，就中如法律如教育，當初雇用外人，尙能舉相當的成績；自共和以來，內亂重內亂，中央威信，至不能出國門一步。法典編纂，既歸停頓，法律權威，遂掃地以盡。至於教育方面，著者數年前，嘗訪問教育總長范源濂氏時，曾對他說：『貴國的普通教育，行有衰退的趨勢；反之大學，却日見增多；果何因而至於此呢？』范氏甚同情於余說，對於義務教育前途，很抱悲觀。從今日的實情看來，當時彼此的見解，實不錯的。

中國今日的教育界，也可說是任聽外國教會所蹂躪的結果。其適切的證據，可以拿軍隊來做比例。中國今日軍隊的腐敗，論者多謂由於民國以來，軍政的缺陷所引致；其實這種見解，是很淺薄的；最重大的原因，實由清末採取外國的兵制和軍政的結果。中國從來的軍隊，雖不健全，但是助長厲階，實和新式軍隊，有密切的關係；今日督軍制度，實此雜亂軍制所產生的必然的結果。凡是往來於中國的內外人，因此感着無限的苦惱，更不待言。

故中國雖與日本同時輸入歐洲文化，努力講求自強；其結果乃大相殊異；一方則日泊於富强，一方則日趨於衰廢。但是這根本原因，又在甚麼地方呢？英國威爾士氏，對這個問題的解答，說：『日本所採用的政制，爲德國制，祇要特殊階級能受教育，就算達到目的；中國所採用的，爲美國制，須教化國民全體；故非一朝一夕所能奏功。』威氏此說，很惹起多數外人的注意；比諸一般在中國的宣教師的見解，固屬大有進步。但是威氏所說，猶有未盡；蓋威氏立論，原未注意到中國社會與日本社會的本質；必須先明瞭兩國的社會的本質，然後方能論到採用德

國制與美國制的可否。人謂祇要是東洋的民族，日本與中國原是同樣其實這種見解是很謬誤的。威氏所論雖可供我們的參考不少；但是我們今日要想研究這個問題，尤應先研究中日兩民族的社會根本的差異之所在。

中日兩國的人種，雖有極親近的關係，而兩國社會的特質，却適相反；至其所以相反的原因，雖為地理的關係，但猶有歷史的關係。中國開國，原古於日本；日本建國，雖說有二千五百年；其實嚴格的言之，不過西紀的前後。中國則於西歷紀元前二世紀以前，已有匹敵全歐幅員的領土，統一在一個主權底下；不但為世界無類例的奇蹟，而且在這個時代，已早與封建制度告別。反觀今日以文明自命的歐洲，脫離封建的束縛，至今僅不過四世紀，而且在現代歐洲這種制度猶有繼續存在的；如俄羅斯的一部分，今日猶可看見氏族制度時代的經濟組織。日本尤然，像德川時代的政治雖可說已喪失封建的精神；但其形式，仍然與中國上古封建制度相類似；這種封建制度至半世紀以前，尚在支配日本國民的生活。故日本人今日的思想所以與應當接近的中國思想，日見疏遠；反之與應當疏遠的歐洲思想却日見接近，其原因之一，就在於此。例如當時的德國；德國為新興的國家，日本想促進維新，遂取他作最好的模範。

世人對於此點，觀察往往錯誤；如白人祇曉得歐洲有文化可言，鄙夷中國為未開化，對於中國固有的文明，遂漫不省察。加之明治二十七八年戰役的結果，世人對中國的見解，更加急變；見中國的形而下的物質，毫無進步；甚至謂中國形而上的文化，亦無足取；自是遂少有深知中國的；雖其間，不無一二先覺者；要亦不過感受着「歐洲東洋學研究熱」的刺激，無甚深沉的研究；說來真屬可恥。

總之：中日兩國的分歧點，就因爲沒有吸取歐洲文化之適當的社會而定。中國雖沒有這吸取歐洲文化之適當的社會；但是中國所以沒有吸取歐洲文化之適當的社會，不是因爲中國的社會野蠻，中國的社會未開化；是因爲中國的社會的進化，早已比歐洲發達。近杜威博士常說，『像中國這樣有四千年雄大而複雜的歷史的國家，是爲歐美人的智力所不容易了解的。』這種獎詞，實非過譽；我們試平心靜氣，略加考察，就可明白。試看歐洲今日最喧囂的問題，其中無一不是中國人已經經驗過的。但是這種歷史的推移，究竟以何種經驗付與中國人呢？此乃我們研究中最重要的問題；想了解這個問題，非了解中國的社會的實情，是不能下解釋的。

中國人從這個悠久的歷史上的推移所得的經驗，就是國家與社會的分化作用。因這個分化作用，遂馴致國家自國家，社會自社會，社會對於國家也沒有何等的期待；這種思想深入中國一般的人心。在封建政治時代，國家與社會，常有密切的關係；說到社會，幾視爲國家的全體；一若除去國家的政治，別沒有社會問題。試看論語上所論家庭道德與政治應當一致的話，逐處皆是，便可證明；故這個時代的文化與生活，無一不自國家分泌而出的。但是此後，便漸起分化作用；國家自國家，社會自社會的趨向，逐漸發達，遂成兩個並行劃分，終古不相遇的兩線；而且這兩線平行的發達，尤成爲幾何學的平行線的發達。若論這種趨向判然的時代，可遠溯千年以前的古昔，卽唐末宋初的時代。

但我們考究這歷史的推移，應最先注意的，尤爲與外族的關係。譬諸印度：印度的歷史，在亞利安人從中央亞細亞侵入恆河流域的時代，就爲有優秀文化的亞利安人所有；當時像第一第二第三階級，盡爲外族亞利安人所專有，土人遂降落至第四階

級，成爲奴隸。中國雖不像這樣極端，却稍有類似的處所；上古雖不盡詳，然已有有姓者與無姓者卽——民——的區別，如尙書可說是中國刑法的權輿，据鄭玄之說，謂「民」的名稱，就是指奴隸階級，此後至南北朝的時代，中國北部，盡歸外族；當時外族所抱的政策，祇想漢人能作從順的農夫，盡納稅的義務，就算滿足，別無他求。及至元朝，因爲想統一中國，設立蒙古色目種種的階級，而政治大權，遂盡歸這些階級的掌中。某歷史家謂元朝漢人的政治地位，是向上的，此亦不過一二特例；其實漢人所受的待遇，是很慘酷的；在現代的中國，猶有蠻子的稱謂；蠻子云云，就是以前蒙古人給中國人的綽號。近例如淸朝，設置滿漢兩缺，有利權可圖的，盡歸滿人手中；淸末雖因威權失墜，不盡如此；漢人仍不過居於補助的地位。綜合上述看來，中國雖幸沒有像印度的極端階級制度，但漢人因屢次喪失政治上優越的地位，漸至習與性成；遂使一般人的政治慾，自然的逐漸減少。譬如南北朝的淸談，貴虛無而重放達，以干與政治爲俗陋；這種風尙的發生，縱使別有原因，要爲當時中原盡爲外族所蹂躪，使多數中國人，播遷江南，蓬飄無定，遂致厭聞政治。其他像佛教，道教，在這個時代，尤爲發達，也不外這種原因。但此乃屬於思想上的問題，與我們所想研究的中國社會的組織，不過居於間接的地位。繼此我們所想考察的，就是外族侵入中國，與家族主義的關係；而考察這種關係的發達，尤應先明中國的譜學。

譜學是甚麼? 平易說：就是系圖的學問；而研究系圖，品第諸家的貴賤，就是這個學問的目的。宋歐陽修編唐書，有宰相世系表一篇；世系表就是宰相系圖。不但這個，試翻唐書，有唐一代，關於系圖，最爲惹起爭論的問題，由此可知譜學雖不始於唐，要以唐代，號稱極盛；因唐代繼外族入主中國之後，前代習

慣，仍在逐漸延長；而譜學實爲在其最發達的時代。

今試稍述歷史的見解：大凡譜學盛行的時代可說是氏族發揚威權的時代。就日本言，藤原氏極盛的時代，最爲相當；若求此時代於中國，則遠在先秦；因爲曆法發達，最足促進這方面學問的進步。故系圖這件東西，就不外爲系圖所有者之氏族，想藉此保存他們世襲的手段。但至南北朝時代，這種譜學的性質，却與前異趣：試看史記陳勝吳廣列傳，二人皆起身傭保，乘秦末之亂，揭竿而起，以『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相號召。其他如漢高，尤爲出身卑賤，姓氏尚且不明。蓋從周代諸侯亡國以後，氏族制度已從根底顚覆，所謂社會階級，早已消滅於無形。故史家甚重視漢高的卽位，就是因他開由布衣而爲將相之局。但是漢亡以後，由三國以迄晉代，這種系圖的學問，却反突然發達。如東晉距漢初已在六七世紀後，乃東晉時，却生出士庶的差別。當時對這種差別，特爲重視，幾若天經地義，不可侵犯；而士人之內，更生出一種貴族，如唐書世系表之類；更有上品下品之分，所謂『上品無寒士，下品無高門』很爲一般人所歎息。當氏族制度衰頹之後，却反現出這種現象，看來似乎不可解的；但是這不可解的原因，也有相當歷史上的推移。其主要的原因，仍爲外族侵入中國內地的關係：因外族侵入中國內地，遂脅迫漢人的家族主義，使之不得不特別發達。外族之中，吾人最應注意的，尤爲北魏拓跋氏；拓跋氏，乃東胡系的鮮卑，始建國山西，繼遷都河南，後始建旆於中原。像著名的龍門遺物，大抵可說是這個時代的作品。拓跋氏中的魏文帝，尤爲對於漢人文化，最有理解的皇帝，他自遷都洛陽以後，卽從事整理國人的氏姓，更同時禁用國姓，而擬以漢姓；如改拓跋氏爲長孫氏，改紇骨氏爲胡氏，卽其一例。至魏收氏作魏書，遂因之作官氏志一編以該之，自東晉以後，外族

入主中國的，雖有多數，從未有像魏文帝這種的計畫。自從這種計畫成功，漢人遂不得不感着威脅，漸失去政治上優越的地位；於是唯一的依賴，就祇在社會上的地位；想增高社會上的地位，遂不得不高唱家族主義，自堅障壁；這也可說是一種應急的手段。至其實現的方法，漢人間，不得不有一定的組織；譜學發達的原因，就在於此。

我們細考這種作用的推移，六朝的家族制度，實與周代不同：周代的貴族，乃士族中之長者；而且王室與諸侯，可以命其族人自進列於貴族的班行；凡榮爵，要皆以王室爲源泉，而譜學發生以後的中國的貴族，則不然；他們的貴族的名義，既非國家的官氏，原與政治毫無交涉；而他們的貴族地位，既非由天子與王室所賦與，亦不怕被國家奪取；蓋彼等隱然以社會上的至尊自命，敢與天子抗顏而行，無所於讓的；而這種特徵，獨見於南北朝，便可證明是外族入主的原因了。且據歷史所記錄：南方的中國，王室多以貴族爲外戚，以外戚作王室的屏藩；北方的中國不然，如范陽盧氏，隴西李氏，滎陽鄭氏，淸河博陵二崔氏，及瑯琊王氏，尤爲氏族中錚錚者。當時雖天子想以王姬下嫁，亦多無應之者；據某史家所考證，北魏二十五皇后中，漢族出身的，有十一人；其中無一人出自貴族的；從此可見他們的傳來的種族觀念；雖貴爲天子，苟身分不合，亦不與之通婚；最爲北方名族一般的風尚。

這種風尚很與日本不同，日本的榮爵，概出自國家，國家爲榮爵的源泉。在中國雖官階與位級，爲附屬於天子的官吏的榮爵，但是不能以此律之於社會，社會却自然發生榮爵。如前所敘的，崔盧李鄭等，巨族其與奪之權，反在社會而不在國家；有時自國家授與他們祿位，他們雖不拒絕，却不以此爲榮。當時的史家早就注意此點，試觀南北史，南北兩朝，多

不出忠臣義士；而所出的，多自寒士，寒士多屬無身分的，一時感恩知遇，始不惜致命效忠；至彼貴族與門閥，不但以致身王室爲愚，却反希望王室早日顚覆；因爲王室每顚覆一次，他們的地位，每因之增高。

試翻唐史關於北方貴族的繼續，可以發現最有趣的事實：如唐太宗命其大臣高士廉，編纂全國的氏姓系圖；及成取而視之，其排列，仍例崔盧李鄭的順序；李氏爲唐國姓，而社會上地位，反在崔盧之下；可見當時雖官憲，亦難改變原來的社會地位。更進一步說，唐之李氏，雖同爲李氏，果屬隴西李氏與否，猶爲疑問；據朱子言，唐之氏姓，實源自夷狄。於是太宗不快，命關於國姓，另爲纂述。但是朝廷的紀錄，雖可改定；而社會上的地位，仍不可更易；如高宗時代，命其王子，求婚於貴族；至被貴族拒絕；高宗怒，命諸大臣，不使與諸貴族通婚；公布命令，謂之爲「禁婚家」但這種命令，毫無效果，反因之增高了貴族的名譽；而大臣等，仍密與通婚，圖占得社會的地位。後至文宗時亦同，文宗命其皇女下嫁於貴族之一人，亦被貴族拒絕；文宗嘗歎曰，『我家二百年天下，其不如崔盧乎』由此看來，有唐一代貴族的權威，可想而知。在日本當天子的力量，不能左右貴族之時，大都由貴族是外戚之故；而中國不然，貴族反以不爲外戚，自相矜誇。

比較前說第一作用，更可視爲重要的，就是中國的社會，乃一放棄政治的社會；其原因，與獨裁政治的發達，最有密切的關係。

在貴族政治倡行的漢代，中國的政治，頗稱整一；至其所以整一的原因，因爲地方實力充足，惡政雖行於中央，地方可以出而抵抗。當時最宜注意的，就是地方官的任命權；在漢代地方官的承認權，雖操諸中央，但除特別例外，其人率以本郡人爲限。從中國民族全體看來，這種合理的政體繼續，固可得着

良好的結果但貴族階級存在，一方惹起社會問題；（如土地兼併）一方阻害國家主權的發達，（如對外關係）故當時有力的執政者，多努力以減削地方權力爲務。從此點看來，中國的政治史也可說是一部階級爭鬭的歷史。

能實現這個減削地方權力之希望的，爲隋文帝。自文帝降勅命地方官至任地不得攜帶眷屬，并同時，規定地方集權的官吏，三年必一更代；於是這種法律，遂發達於「迴避」名稱的底下。爾後更加上種種細則，至明清兩朝，更特別的發達，這個法律的精神，在使地方官離去鄉土觀念，固可減少地方人壟斷政權的弊病；但是所謂獨裁政治，遂藉此發揮無遺；雖一時可以減輕惡政；而官吏直如旅人，衙署亦無異旅舍；因言語不通，風俗不諳，而所任的官吏更心無定着；如適異域而且任期不出三年，甫就赴任之途，已作歸來之計，故從來沒有注意民政的。所注意的，不過從徵收國稅中，能得到若干的贏餘，以飽私囊罷了！

但此猶不足說明迴避制度底弊害。就表面看，官吏因不諳任地的情形，似不能多侵蝕地方的利益，但是事實却與相反；官吏當赴任之初，必先役使胥吏（政治的騶儈）爲先驅；這種胥吏的罪惡，稍讀中國史的人，大都曉得，無待贅述。總之，官吏因不詳任地的情形，不得不藉胥吏爲爪牙；胥吏亦利用上官的無智，圖肥其私腹；這種獨裁政治底下的民治的現象，非止一二世紀，凡宋元明清無不如此；故國家雖易姓頻繁，而胥吏政治毫無變易，真有如葉水心氏所說的：『官無封建，吏有封建』；故官雖以「民之父母」自命；而民間實以「虎狼」視之。

由這個長時間的推移，遂使人民對於政治，抱一種避忌心；因避忌遂至漠不相關；於是人民所了解的，祇知政治乃政治家的職業，政治原不能與人民

以福利，祇與人民以害惡；所謂政治，乃成消極的而非積極的。我們讀世界無論何國的歷史；凡惡政施行，未有不促起人民的反抗；而惡政增加人民的政治慾愈益向上；中國則不然，惡政增加，人民却反脫出政治的圈外。故元朝的政治，雖腐敗到極點；但是倒他的，非人民，乃安徽地方的土匪；明代亦同，倒明的，非滿洲，乃成為流寇的李自成；而清人得天下，亦非得之於明人，乃得自李自成的手中；據此看來，凡中國歷代政治的革命，人民是始終不參加的，故如元代耶律楚材所說『興一利，不如除一害』的話，很得着人民的同情；由這些地方，尤可看出中國的社會與政治的關係。總之，中國的社會，乃一放棄政治的社會；從政治方面說，可說已被放棄了；倘使歐洲文明較今進步，也要像中國政治與社會逐漸分離，亦未可知；但是今日，尚沒達到這個地步。如前所述，中日兩國，雖同時一樣吸取歐洲文明，而其結果，乃大相差異，其所以差別的原因，雖有種種；而在兩國的社會，一宜於吸取歐洲文明，一不宜於吸取歐洲文明的一事，已足充分證明。

第三就是從文化方面所見的作用：這個問題，與前所敍的第一第二的作用，皆有多少的關係。中國的文化，原以王室為中心，漸次始趨於民衆化的；其王室所在地——國都，——每因外族侵入，其朝廷命臣，不得已抱其王室文獻，逃而散落於四方，其所散落的處所，遂變為新文化的發生地；其例在戰國以前已有所見；如前所敍五胡侵入中國的時代，最為中國北方文化波及於南方的好機會；故中國每內亂一次，文化遂因之脫離政治的中心，散布於社會；其結果，遂與政治毫無干涉，獨立發達；清朝的例，雖為特別，卽國都附近，凡三百年，未出若干的學者；學者十中八九，多出自江浙之野；而江浙的學問的中心，尤在樸學；又可稱為家學的頗多；藝術亦然。這

個原因，雖由江浙富裕文化早通，亦實由社會早從政治分離，自養成「爲學問而學問」的風尚；這種現象，他國亦多類例。

至於與政治的關係，亦全屬於特殊的；這個特殊例，就祇關於學校。考中國的古史始設試驗制度，以採用官吏的，實自漢武帝（西紀一三〇頃）世界中，可說沒有較古於此的試驗制度。當武帝時乃貴族全盛的時候，自有這種試驗制度，頗有拔擢人才於草茅的效力。但自獨裁政治發達以來，這試驗制度，遂成爲奸雄操縱人才的機關；馴致其內容，祇以詩賦八股爲金科玉律，至於學問操行，皆非所問，只要巧於八股，工於書法，便可拔置前茅，士子亦然，苟可擢得高科，甚麼是孔老哲學，甚麼是歷代制度，凡政治上必要的學問，殆棄而不顧。顧炎武氏曾敍自己所目擊的明末的學界狀況，他說：『幼時讀四書，合本文與集註讀之；後來見世人多抹殺註而不讀，且有全不讀者；至於參考諸家之說，而考究其得失，更無人留意及之；多有不知十三經註疏爲何物者。』由此可見當時試驗制度的流毒，而且這時代學生的心理，尤極墮落；顧氏又於其名著日知錄上，題爲「搜檢」一節，敍當時士子臨試作僞的方法，非常發達；至使試官窮於應付，不得不講求種種的搜檢方法。舒元輿氏曾說：『古來貢士，從未有較今日被輕視者；宰相公卿，亦從此出，有司則以隸人待之；羅棘遮截，疑其爲奸，甚非所以求忠直也。』又說：『國朝考試，窮幽探隱，無所不至；爲士者露頂跣足而赴試場，此先輩所以投筆而出也；雖然狡僞之風，所在而有，試者愈嚴，而犯者愈衆。』似此「窮幽探隱」「露頂跣足」當時是如何的增長士子的作僞風氣；今日猶可想見，而這種風氣，自唐以來已經有了，怎不令人可驚呢！

像這學問爲政治所利用的結果；於是士子在學

校所學的，遂非應用的學問，不過視爲一種應考的工具；最遺憾的就是孔子；孔子之教原在致知格物，與治國平天下；大而至於政治要諦，小而至於人格修養，是甚廣博的。自被這政治極端的利用，致使世人目孔子的學問，祇是考試的學問；故至今日試驗制度亡後的中國，一般高唱儒教的解放，亦屬當然的機運。

中國近代的學問，完全脫離政治的關係；其原因也就在此。這種傾向，從他方面看來，也可說是民衆文化的運動；這種學問，脫自官府掌握中的學校，新移到人民的手中；已屬宋代以來之事。洪邁（南宋人）在他的容齋三筆中，曾有一節，爲錄於次：

『太平興國五年，以江洲白鹿洞主明起爲褒信主簿；洞在廬山之陽，嘗聚生徒數百人；李煜有國時，嘗割善田數十頃，取其租而廩餼之；選太學之通經者領洞事，日爲諸生講誦；於是起建議，以其田入官，故爵命之；白鹿洞自是漸廢。大中祥符二年，應天府民曹誠，卽楚丘戚同文舊居，造舍五十間，聚書數千卷，博延生徒，講習甚盛；府奏其事，詔賜額爲應天府書院，使奉禮郞戚舜賓主之，仍令本府幕提舉，以誠爲府助教。宋興，天下州府有學自此始。其後潭洲又有嶽麓書院；及慶曆中，詔諸路州郡，皆立學，設官教授；則所謂書院者，當合而爲一。今嶽麓，白鹿，復舜之各自養士，其所廩給禮貌，乃過於進士』。

看上述的記事，可知北宋的官學，原倣自五代末的私學；因爲民間的私學已先發達，政府因之，改爲官學；像白鹿，嶽麓，卽其適例。但是這些私學，自改成官學以後，學問遂不復歸於學校；學校仍成爲考試制度的製造場。宋代的王安石，雖曾慘淡經營，想從事整理；但其結果，不但無效，却反因整理而愈加腐敗。看洪邁所說的，在私學成爲官學的當日，何以因

白鹿洞嶽麓書院的復活，而士人的廪給禮貌，反過於官學；於此便可證明當時的學問，從學校分離的大勢；由此更可證明當時的學問，凡無關於官學之設施的，仍舊是向上進步的。

當時像朱熹氏，其人的生活，最足示知我們此中的消息；朱氏雖為孔子以後第一碩學者，然其生涯，甚為寒素，官歷止於同安主簿，南康知事；祿俸所入，亦屬菲薄；但是當代景慕他的學問的，多不遠千里，負笈來學；這種以人物為本位，不為考試，而就有道以問學的風尚，最為由宋元以迄明清一般的趨向。故中國人所曉得的，祇知學校為考試而設的，為以利祿為目的的捷徑，而非真正的學問研究所；而真正的學問研究所，却在私塾；以為要求道問學，原非私塾不可的。

我們對這學問之從官校移到私塾的動機，固很難表示贊成；但是學問被這動機所促，漸成為民衆化；這是中國民族很可自誇的。故自宋元以來，雖國家易姓頻繁，國民亦多流離失所，而這傳統的學問，却一步一步，占得地位；至清朝遂達到可驚的進步，其原因也就在這學問成為民衆化的結果。因此著者居常對中國的清代的學者，見他們能完成宋元以後未完成的事業，很感着甚深的興味與企仰。

更翻看由清末以到今日中國的教育：政府當局，當初何嘗不努力從事改革；但是祇就外國輸入的教育制度改變其頭面，而事實毫無結果；以至今日遂陷於黑暗的狀態，此雖由於財政困難，軍閥驕橫，禍及於教育，而其主要的原因，仍不外為歷史的推移所影響；因此人民對於官立學校，——外國式的學校，從始原沒有何等的期待；以為學校乃官吏軍閥借以維繫人心的，於我們原沒有若何的關涉；而我們所想求的學問，却在私學，而非官學。試問在這種思想上面想適用歐洲與日本的官憲萬能的教

育制度，果能有效嗎？可不待辯而明了；但是我在這個地方敢下一句斷語：若因爲外國教育制度在中國不振，便謂中國的社會是黑闇，那就大錯而特錯了。近時有中國聘自哥命比亞大學的某博士，他見中國的私塾非常發達，亦曾說這種現象爲歐洲所未曾有的。

綜觀上述三個歷史的推移，——社會榮爵之離去國家，——人民自動的放棄政治，——及學問與學校分離，——實爲中國社會發達的綱領。而中國人的生活是如何的分化，由此便可窺知。至其所齎的結果，就是築成中國社會底堅實的基礎；而中國歷代所支持的家族制度，也就因此更加發達；產業亦以不受政府的干涉與保護，也就自然成立。近時有自視察中國歸來的，他告我：『中國的農業，甚爲良好；但嫌其單調與種類太少』我答他，『你以看慣日本內地的產業的眼光，去看中國，自不免要生疑的；但日本的產業，政府多與以保護與獎勵，此乃封建時代的遺習；在封建的時代，諸侯爲防止武士（如中國周秦時食客）的生活的破綻，故不得不獎勵國產，今日試旅行日本內地，由人跡荒寒的山門僻壤，以到京都，（日本舊都）其間所出的工藝品，大都爲封建時代諸侯的自給自足主義所孕育的遺物。中國則不然；如前所敘的，所謂官憲，僅處理「稅」與「刑」的兩件事；凡任地內的產業，官憲從來不置念的；而人民亦不依賴官憲的助力，祗因地利而爲貨殖，以其所收穫的，與他人所收穫的相交換；這乃中國產業的立足地。若以滿洲祗有產高粱與大豆的耕地，便謂中國的產業爲單調，此乃不注意全部的中國及中國交換經濟的發達所致的謬誤。今若將法蘭西的式子，來說明中國的產業，那麼滿洲可名爲產大豆及高粱的地方；揚子江流域，可名爲產生絲及米的地方；原來各相對立的。故中國今

雖已分裂，而所以不容易分裂的原因，這種經濟的發達很與有力」某君聽我所說很感着滿足。

其他的如藝術從王室分離，佛教從寺院分離，皆屬社會分化作用上最重要的問題；與吾人以上所論述的皆有切要的關係，更不待言了。

一九二二、八、二五．脫稿於東京神田

哥德的浮士德（續）

聞天

三　浮士德第一部的概略

哥德的浮士德與其他記載不同的地方，就是浮士德末了得救的事情。所謂得救，就是浮士德終究逃避了魔道，升進了天國。但最重大的不同，却並不在此，他的得救並不是當他向墮落的路上走去的時候，忽然碰到一種神惠而得救。他走的路原來就不是墮落的路。他的渴望並不是爲了身體上的舒服與肉體上的快樂，他是爲了真理——不是用抽想和科學的考察所能得到的真理，却是用行動和感情所能得到的真理。他在經過錯誤與罪惡的努力中向前走去，他從試驗受苦和對於毒惡的反抗的奮鬪中得到光明和力量。所以在浮士德罪惡本身是他的拯救的一種方法，而美非斯都非爾斯就是達到善的一種工具。所以他的得救，他被天使所拯救，是他自己的努力的結果，是自救不是蒙恩。

總之，人們努力一天，一定會差强一天，但真正的人性就是不斷的努力。這是哥德做浮士德的主眼。

讀者在未讀本文之先不可不注意一下。

在「天上之序言」(Prologue in Heaven) 一節內美非斯都 (美非斯都非爾斯的略稱以下做此) 在「主」的面上嘲笑着人類而「主」不但答應他去引誘人類墮落;并且挑撥他去試試他自己的力量。他提出的被試驗的人,就是浮士德博士。他在這裏雖不去幫助浮士德,他却預料美非斯都將來是一定會失敗的。他說『一切任你的便吧。你把這靈魂從民源上引開吧;如其你能把住他呢,那就把他引上你的路吧。但當你不能不說「帶着模糊的向上衝動的善人是始終不忘於正路的」的時候,你好羞呀!』(依 Bayard Taylor 英譯本譯成散文。以下做此,)

「夜」(Night) 一篇內,浮士德的獨白,便是本書中種種事情的主要動機。他說他研究過哲學,法學,醫學,而且也研究過神學,但是沒有得到甚麼,所以他終究拋棄書本的生活而求助於魔術。

他說着,把窗戶打開,舉目一望,月光鋪滿大地;他的心跳着;他想與自然合一;他想乘風飛去。後來他的目光又回轉來,向自己的房間內望了一下:破書,黃紙木箱子和日用傢伙就是他的世界,於是他不禁叫道:『飛起來去找求廣大的自由的天地呀!』

這樣他又拿起占星家 Nostradamus 的書,找求大宇宙的神符 (Sign of the Moerocosm)。他這樣凝視着,無限的空間與無限的時間的幻觀,顯現在他的前面。可是他對於這樣幻觀,毫不能領會,毫不能理解,於是他不能不說:『怎樣偉大的幻觀阿!但是哦!不過是一種幻觀呀!無限的自然!怎樣你可以為我所有呢?』

大宇宙 (卽 Macrocosm) 既然不能為他所有,既然是一種幻觀,那末不能滿足他所求真的慾望,是當然的事。既要找求到「自然」的熱烘烘的有生

命的東西，那就不能不逃開空間與時間的無限回到自己的內心中去。在這人心內我們有憐惜快樂和恐佈。只有在這裏，我們所找到的生活的究竟的事實是用不到說明的，是如實地接受而用不到發生疑問的。在這裏我們又找到了一個無限的世界——和空間時間的世界同樣的無限——情感的世界。

從這大宇宙的神符，浮士德翻看到地之靈，人的生命與感情的靈的神符(Sign of the Earth-spirit)。他的心中忽然充滿了分享人性的快樂與痛苦，熱望與努力的驟然的，熱烈的衝動了。

地之靈阿，你是更接近於我了：
我覺得我的權力更高尚了，更明瞭了；
我像飲了新釀之酒一樣奮發起來，
投身於世界的新的力和新的心引動着我了，
地球上的災禍與地球上的祝福，筵請着我了，
也許暴風雨的淫威會來打擊我，
但是，行舟的破碎實不足以恐嚇我啊！

他招呼着這地之靈，這人生之靈說道：『來啊！你一定要來！你一定要來！雖是這也許會喪失我的生命。』只見火光起處生命之靈顯現了。浮士德一見之下，大驚，但不久沈靜了下來，對他說道：『我將要怕你這火焰之形嗎？這是我，是浮士德，是你的同等者。』『你是和你所領會得的精靈同等的，却不是和我同等的』那精靈說了這句話，就消滅了。正當浮士德說『不是和你同等，那末和甚麽人同等呢？我，神形的我，竟不和你一樣！』外邊有叩門的聲音，他的助手華格納（Wagner）走了進來！

華格納是一個在書堆中找求生活的人，是書本的蛀蟲；他的人生的格言就是「我固然曉得了許多，但是我要去曉得一切。」他的抽象的，冷淡的腦子和實在的，熱烈的心情的浮士德的對照，作者在

這裏描寫盡致。

華格納退場後，浮士德又一個人獨居着。他的對於人生之神祕的熱烈的心腸，因為受了地之靈的嘲笑的壓迫竟冷了下來。失望捉住了他，逼他不能不用死去解決生命之謎！但正當他要飲毒藥自盡時，空中忽然傳來了禮拜堂的鐘聲，幷且耶穌復活祭的讚美歌的聲音，也飄飄蕩蕩的送到了他的耳鼓內：

人們快樂啊！基督起來了！

他靜了一下。少年時的記憶占據了他，使他不能不投服於那從不可知的門檻上拉他回去的甜蜜的聲音！

一種甜蜜的不可解的熱望，
把我驅向到自由的森林和田野中去了，
當千行的熱淚在燒着的時候，
我覺到世界又為了我而升起來了。

這樣，浮士德跳出了懦弱的自殺的圈子，而覺醒到只有投身於生命之河，才可以獲得人生的真意義與真價值。所以在第二節「城門之前」(Before the city-gate) 他雜在人羣中和自然與人類的真性情接觸起來了。

到過法郎克府經歷過春天的人，都曉得那時都市中的人到郊外去踏青的快樂。(哥德關於這一段的描寫很長，現在因為太長所以刪去了。) 浮士德也在這人山人海的中間閒走着。他想對於一般人表示同情，他想親近任何事物，可是大部分他是被擯斥了，被沮氣了。他尚還沒有了解，他以後是了解的，對於人類的愛和關於人類的了解一定要從對於一個人的心愛起，關於一個人的心了解起。

當他和華格納回向城裏的時候，他看見夕陽西下時的美妙，於是他在昔日所關閉的情感不免又傾瀉出來了。他希望他的靈魂生了翅膀，向無窮中

飛去：

當春飛過我們的頭上而沒入穹蒼，
有雲雀兒送下他的清歌麗唱，
當春飛過那巉巖松嶽，
有秋鷹平翮而飛翔，
當春飛過許多廣野平湖，
有白鶴向別的海岸而飛航——
我們各人的精神孰不充滿了，
向前，向上的衝動的快樂！

但是在以書本爲生活的華格納看來，浮士德這精神遊於天地間的情感差不多是不可解的。他說：『我雖有時也起奇妙之想，但從來沒有這樣的衝動感到過。森林山野久觀則厭，也不願飛鳥之假我以翼；我覺得從一頁至一頁從一書至一書載我的精神的快樂與這個是完全不相同的。』可憐的華格納！他只曉得怎樣去從試驗瓶中製造出人來，用怎樣的法子來測量信仰，希望和天才。他一身的目的和別的科學家一樣，只想在證明所謂「生命」不過是原子間所起的化學作用！

浮士德對他說，你能夠這樣，也很好，可以免掉像我這樣二種相異的衝動的衝突的痛苦：

我的胸中，唉，藏着二種精神，
各乖離排擠其異己而圖存。
其一以執着的器官耽於愛，
溺於慾的抱世界於懷中；
其他則超逸塵世而欲
達到高遠的精靈的青空。

他們二人這樣一頭走一頭談話的時候，有一隻狗依照了螺旋形的曲線走近前來。這狗在浮士德看來，他的足跡上似乎射出閃閃的燐光；但是在華格納看來，這隻狗和平常的一點也沒有甚麽特別的地方。這狗跟着了他們到了浮士德的書房內。

浮士德和人類的外界一度接觸之後，重復回到他的小房間內。他覺得他又被包圍在書堆，試驗瓶，古物等的中間；他又回到他自己的思想和情感的小世界內。他點亮了他的燈。那隻狗也在旁邊嗅着，叫着。但浮士德還不曉得他已經帶進了一件永遠要煩擾他一直到死的東西。直截的說：在他的本性裏有一種精神覺醒了，這種精神將要立刻顛覆他的全部生活，像火山爆發出來一樣。

但是他現在還覺不到這新的存在。他耽於思想中間，他的思想把他引導到默示的問題。他拿起一本聖經，用了一種形而上的好奇的心思，翻到太初有 λόγος．（約翰福音第一章第一句）一句。他想把他翻成德文。他想這 λόγος 不能翻爲「字」（Word）……「字」必有意義，「思」（thought）——「思」而無「行」（act）則「思」爲無意義，所以這 λόγος 必得譯爲「行」……「太初有行，」他

把第一句這樣的翻譯了。

他這種抽想被那隻狗的叫喊所打斷。他望着那隻狗，看他漸漸地變成了怪異的形狀，比了象與河馬更其龐大，火眼獠牙，十分可怕。於是他用符呪來驅除這怪物，一陣薄霧起處，美非斯都走了前來。他身上穿着旅行的服裝，像巡遊的學者模樣。

浮士德請教了他的姓名與性格，美非斯都說他自己是「否定一切的精靈」（Spirit that Denies）他是「常常意欲惡而常常爲善」的力的一部，他是「在光之創造以前唯一存在的黑暗的一部」，他更說：『因爲光是依賴於物質世界而存在的，所以這世界是終究要歸到黑暗中去的，是終究要破滅的。』

浮士德的書房門上畫着一道七星符，是防止魔鬼的，但因爲一只角上缺了一點，所以美非斯都溜了進來。但他却不能照樣的溜出去，而浮士德也想

把他關起來，作爲俘囚，所以不肯放他出去。美非斯都於是召幽靈唱催眠歌使浮士德睡去；更召老鼠嚙去這符的一角而逃遁。

第四節 美非斯都換了一付裝束上場。他穿着腥紅的鑲金邊的大斗蓬，頭上戴了插有雞毛的帽子，像預備着去作惡似的。那時正是浮士德因思索關於人生的問題，陷於絕望與痛苦的深淵中的時候：

從這世界上我還將得些甚麼呢？
你應該自制，你應該棄世你應該忍耐
這永遠的歌聲圍繞在
我們的耳際……
在每朝我懷着恐佈之念醒來，
帶着酸苦的哭泣望着令人失望的
晨光的破曉，
每天每天的太陽的來復，
我不見他對於我的願望有什麼滿足。

* * * *

日子的重負對於我的這樣的壓迫，
死是我所願的，生是我所憎惡的呀！

他要死，但美非斯都却諷刺地向他說：『有許多人在這一二日內還沒有飲過褐色的液汁哩！』受了這種諷刺，浮士德竟向了人生，愛，希望與信仰等呪詛起來了。於是美非斯都就乘機和他說『生命是你的，快樂也是你的。在這外邊你一點也不能曉得。抛掉這些拗固的空想吧！打破這些迷夢和幻覺吧！做一個人吧！享受人生吧！投進官能的快樂中間吧！我情願做你的指導者，幷且顯示人生的價值給你看！』

在這種痛苦與絕望中的浮士德，雖明知這種的人生決不能給他滿足和幸福，但他却很高興地說：『可憐的魔鬼，你有甚麼東西將給我呢？人類的精神，在他的最高的努力中間，能被這樣的你所了解

嗎？……如其你有永久不能滿足食慾的食物，有紅的金子，有熱而不忠實的愛有在採取之前就腐敗的果子，有每天產生新花的肉感的快樂的樹的果子，那末我就照你那樣做！』他更接着說：『如其我很安逸地睡在床上，如其你能用那些感官的幻象愚弄我，如其我對流轉的時間說，等一刻吧；你是這樣美麗的啊！——那就讓我的生命完結吧。』美非斯都答應了之後，他們就立了條約，并且浮士德用他自己的血簽了他的名。

有脚步的聲音響了起來。這是浮士德的學生。浮士德因為「沒有心思」見他，所以走了出去。美非斯都就穿起浮士德的大衣，戴起他的帽子，等那學生到來。學生來後他就大談他自己對於科學，邏輯，玄學，醫學與神學等的見解。簡單的頭腦的小學生，對於他的意見，當然是不能領會的。他去後，浮士德又進來。美非斯都鋪開他的絲帽，二人同登其上，飛向空中：他們經過小世界，個人的情感與熱情的世界，更經過大世界，藝術與政治與人類的世界，開始幹他們的冒險事情去了。

美非斯都的第一次的企圖，可以說是完全失敗。他把浮士德帶到他所最歡喜的地方，嘈雜的胡調的地方去。這是「利俾瑟的阿爾培漢酒窖」(Auerbach's cellar in Leipzig）的佈景。其中情節我們現在也不必細說。最後美非斯都在檯子上挖了一個孔，從孔裏汲出酒給學生們痛飲。此時，浮士德沒有講別的話，他只說『我只要離開他們』。他對於這種快樂是毫不能發生什麼興趣的。當學生們的酒潑開來發生火焰的時候，他們倆人就此走了。

第六節為「巫女之廚房」(Witche's Kitchen)在那裏浮士德吃了巫女返老還童的聖藥之後，他又和美非斯都走進「人的世界」裏去。我們於是也碰到了浮士德的妙處，觸着了哥德的心弦。以下各

節中，其人物之活躍與真切，情節之佳妙與動人，我們非讀原文，非了解過德國像馬格雷那樣的階級的習慣的人，是不會十分懂得的。所以作者在這裏也只能說個大概了。（關於馬格雷的故事西洋人大概多知道。）

第七節為「市街」(A Street) 之景，浮士德及馬格雷 (Margaret, or Gretchen) 登場。浮士德看見馬格雷姑娘走過，愛她豔麗，便上前持她的手說道：『美麗的小姐，你能否借我的手，送你回家去嗎？』馬格雷是田家的小姑娘，溫柔敦厚，不愛新式，低聲謝他道：『我不是小姐，我也不美麗，不勞先生費心，我自能歸去。』說着她撒開他的手去了。浮士德對了這個情形，不覺顛倒。他看見美非斯都來，於是就對他說道：『聽好，我要這個女子。』美非斯都起初說他對於這樣純潔的女子，沒有法子可想，但是後來吃不過浮士德的强迫，就答應了。

第八節，就是美非斯都帶浮士德到馬格雷閨房內的敍述。他們在馬格雷出去的時候，把一匣寶石，放進她的衣櫥內。後來她回來，因為要整理衣服，開她的櫥，看見了這一匣子寶石；她很驚奇，但是她又很喜歡，她取出來圍在她的頸上，立在鏡子前面，賞鑑自己的美好。

她帶了這頸圍去告訴她的隣人馬太 (Mortha) 美非斯都因為要把浮士德介紹給馬格雷，所以他假裝給馬太報告她丈夫的消息的人，也到了這裏來。他用了種種手段，終究約定馬太，馬格雷，浮士德和他自己在馬太的花園中相會。十二節「花園」就是描寫浮士德和馬格雷情話之景。無邪的，忠實的馬格雷到這時候已經完全被浮士德所征服，她真愛了浮士德，雖是浮士德的愛她，不過是愛她的嬌小和美好。

被慾望所支配着的浮士德在「森林與窟洞」

(Farest and Cavern) 一節，又投在自然的懷抱中間去澄澈他的心了。

崇高的神靈啊！你給了我，把一切
我所祈禱的都給了我，你不枉
於烈火之中把你的相啓示給我。
你給了我這偉大的自然的王國，
又給了我們去感覺他去享受他的力量。
你不獨應許我對於自然界爲冷靜的驚奇的交際，
幷許我凝視到他的深遠無窮的胸懷裏，
像凝視我朋友的胸懷裏一樣。
你領着無窮的生物，一隊隊從我的面前通過，
教導我去認識那在空中水中靜默的森林中的兄弟。

浮士德這時的心地何等沈靜，何等光明。但經了惡魔的催促與譏笑，他又不能不復幹那種戀愛的生活。馬格雷的貞操的被破，她的母親與她的哥哥的死，和她因受良心的責罰而昏迷，這種種悲劇都是由他扮起主人公扮演起來的。後來被人家追尋，他便逃走了。他像做夢一樣地經過了「槐爾波琪斯的晚上」，更進過了「槐爾波琪斯晚上的迷夢」。(Walpurgis-night Dream)「到了淒涼的一日」

浮士德雖跑了，但他決不忘情於馬格雷，她的痛苦刺進了他的狹小的生命之裏了。他罵美非斯都，叫他把馬格雷救出；不能；於是他一定要美非斯都把他帶到獄門內，由他自己把馬格雷救出。親臨死地雖是十分危險，但救愛人的心切，也顧不得許多了。他到了牢獄前，開了獄門，他身上戰慄着，更聽到馬格雷的歌聲，心中更加難過。以下一段文字的動人爲全書冠，我不能說，只好把他譯下來了。浮士德開了獄門走了進去。

馬格雷（向床上隱去）災禍！災禍！他們來了。阿痛苦的死啊！

浮士德（輕聲）不要做聲！不要做聲！使你自由的時光已

經到來。

馬格雷（投身於他的前面） 你是人嗎？那末可憐我的悲痛吧！

浮士德 你的喊聲要驚醒看守者，他們是要捉你的。（他拿到枷去開枷上的鎖）

馬格雷（跪着） 劊子手！誰給你這控制我的權力？你已經在半夜裏來過。可憐我，讓我生吧！明天的早晨，不是很快地要來嗎？（立起來）我是這樣的年青，可是現在我一定要死！我是美麗，可是這就是我的破滅，我的愛人從前是接近的，可是現在遠離了；花圈已被破碎，花也被撒散了。不要這樣強暴的捉我！饒赦我吧！我對於你有過甚麼害處呢？我從來沒有碰過你！

浮士德 要我繼續觀看這悲慘的情形嗎？

馬格雷 我現在完全在你的權力之下。但是讓我先喂了我的兒子的奶吧。我終夜把他抱着。他們曾經把他帶了去，來作難我，但是現在他們說我殺了他。我將永遠不得快活！……

浮士德（跪下） 這裏愛你的人跪在你的前面，來解脫你的苦難。

馬格雷（倒身在他的旁邊） 阿！讓我們跪下，讓聖者來遮蓋我們吧！在那些階級之下，在門限之下，地獄之火燃燒着呢！惡魔暴怒着找求他的餌物呢！

浮士德（大聲） 馬格雷！馬格雷！

馬格雷（注意地聽） 那是我戀人的聲音！（跳起來，枷鎖脫落）他在什麼地方？我聽到他在喊我。我是自由的了，沒有一個人再能拘束我！我要抱在他的頸上，我要投在他的懷中！……正在那地獄的怪響中間，正在那惡魔的可怕的嘲笑中間，我辨出了他喊我的甜蜜的可愛的聲音！

浮士德 是我！

馬格雷 是你！哦再請說一遍吧！（抱住了他）是他！是他！我的痛苦在甚麼地方？牢獄與鐵鍊的艱苦？是你！你是來救我的，我被救了！……

浮士德（掙扎着要走） 來！跟我來！

馬格雷 慢些！……我在你的旁邊是怎樣快活啊！……和我接吻吧！不然我要和你接吻了！（擁抱他）嗚！災禍！你的嘴唇是冷的。你的熱情怎樣變的！誰把他從我這裏奪了去的？（離開他）

浮士德 來！跟我來！勇敢些，可愛的呀！我立刻就要用了幾千倍的熱愛來擁抱你；但現在你要跟我來啊！請求你的是我啊！

馬格雷(回向他)　是你嗎?的確是你嗎?

浮士德　是我來呀!

馬格雷　你釋放了我……我的朋友,你曉得你所釋放的是甚麼人呢?

浮士德　來!來!夜將要盡了!

馬格雷　我已經殺了我的母親。我已經溺殺了我的孩子。那孩子是給你的,還是給我的呢?是的,也是給你的……你是眞在這裏嗎?你我不能相信。把你的手給我,這不是一個夢!你的手,親愛的手!——但是哦,這是溼的!揩掉他,揩掉他!我想這上邊有血。上帝呵!你做了甚麼呢?收起你的劍,我求你!不要來恐嚇我!

浮士德　讓過去的過去了吧!你的話眞使我急殺!

馬格雷　不,不!你一定要生下去!現在我要告訴你,應該給我們預備的墳墓:朋天你一定要開始那悲哀的工作!揀最好的地方給我的母親,我的哥哥安放在她的近旁,我呢,放在稍遠一些的地方,但是我求你,不要太遠!我的孩子要放在我的懷裏。不要把別的任何人放在我的旁邊!固然能在你的肩膀底下是我的最大的有福的快樂,但是這不是我所能够得到的。我要接近你,你却似乎推開我的接吻;可是這倘是你,看來

那樣好,那樣和善。

浮士德　假使你覺到那是我,那末和我來吧!

馬格雷　到外邊?

浮士德　到自由。

馬格雷　如其那裏有墳墓,如其「死」等待在那裏,那末我來!從這裏到永久的安息,此外我再不走了——不,我決不走了!你去吧!嗚!亨利,假使我能够去呢!

浮士德　你能够!你只消情願!這樣門開着啊!

馬格雷　我不敢:那裏沒有甚麼希望。我爲什麼要逃呢?他們追踵着我呢!硬要去求生是不好的,况且壞良心要得到更大的苦痛!到陌生的地方去流蕩也是不好的,况且他們還是會同樣的捉到我!

浮士德　我要和你一同留在此地。

馬格雷　幹快!幹快!救你的垂死的孩子!去啊!沿着這條小河走去,走過一頂橋,到一座森林,向左轉,那裏有一塊板浮在池面上!快快抱住他!他是還在活動着的!他是還在掙扎的!救他!救他!

浮士德　你自己想一下!只要一步,你就得自由!

馬格雷　假使我們經過了那山!那裏我的母親坐在一塊

石頭的上面——嗚，我覺到一種寒顫！那裏我的母親坐在一塊石頭上她的頭永遠搖動着，她不是向我們招呼，她不是向我們點頭，她的頭垂下去是那樣的重；她垂得這麼久遠，她永不再醒。她睡着，我們快活着：嗚，那些都是從前幸福的日子啊！

浮士德　言語和禱告在這裏是不中用的；我必得把你帶去，

馬格雷　不——讓我去吧！我不耐煩受暴力！不要把我捉得這麼利害！我爲了愛你其他一切我都替你做過了，

浮士德　日子在黎明！最親愛的最親愛的！

馬格雷　日子？是的，日子在來——這是我的最後的一次黎明！這是我前定的結婚的日子！你不要和人家說你是相與過馬格雷的！呪咀我的花圈！一切機會已經過去了——一切都是徒然！我們將來還要會到，但是不在跳舞會上羣衆在聚集，一聲不響地。方場上，街道上都容不下他們。死的鐘聲在響着，杖也被折斷。他們捉着我！他們捆綁我！我被拖到殺人台上！他們發出號令！當白刃飛過我的頭頸上的時候，每一個人的頭頸上都感到同樣的感覺。世界暗黑地靜靜地像坟墓一樣倒下來。

浮士德　阿，我還是不生的好啊！

美非斯都非爾斯（現於戶外）　來吧！不然，你就不行了。無用的談話遲延與禱求！我的馬在嘶着，并且天也亮了。

馬格雷　（看見了美非斯都非爾斯）　那從地上升起來的是甚麼東西呢？他！他！打發他去吧！在這種神聖的地方他要甚麼呢？他找我！

浮士德　你應該生。

馬格雷　上帝的裁判！我讓你裁判吧！

美非斯都非爾斯　（向浮士德）　來！來！不然我要讓你和她都去受難了！

馬格雷　天父阿！我是你的，拯救我吧！天使，神聖的武士團護我，并且看守我吧。（向浮士德）　亨利，我想到你就發顫。

美非斯都非爾斯　她被處刑了！

聲音（從上方）　她是被救了！

美非斯都非爾斯　（向浮士德）　快到我這裏來！（他和浮士德隱去）

（聲音——馬格雷的聲音——從裏面出來，呼喚她曾經戀愛過的人，那攫掉他的幸福和生命的人的名字。那呼聲一點一點幽下來，一直到沈寂。）

（未完）

自然發生說

曾仲鳴

自然發生（Génération spontanée）卽「無種自生」之謂也。古今學者，對於此說，多所討論。玆以便於陳述，强分爲之三時期：

一 古時之自然發生說

古人見動植物腐敗之時，乃生蟲豸，故恆主自然發生之說；而有『生命來自腐敗』（La vie nait de la putréfaction）之言。

西歷紀元前四世紀之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Aristote）以爲『乾的物體變爲濕時，或濕的物體變爲乾時，而此物體若有滋養料以供生物之生長者，生物必從之而生。故潮汐乾後，若得雨水，卽生魚類。』

羅馬詩家胡爾之（Virgile）亦謂『死牛能生蜂蛹。』

十七世紀初，化學家王愛蒙（Van Helmont）尙深信此說，其言曰，『若取汙穢之裏衣和麥，緊閉於一瓶內，過了二十一日，先生誘發生物；而此誘發生物漸受麥之氣味，便變爲鼠……其尤爲可奇者，由麥及裏衣所變之鼠，幷不細小，已大如常鼠，且能跳躍……』（吾國人對於自然發生說雖無研究，然大概亦同亞里士多德輩之謬誤，列子嘗謂『動物植物，輾轉相生。』蘇東坡亦言：『物必先腐而後蟲生之。』讀此亦可略窺吾國古人對於自然發生之觀念也）。

二 近代之自然發生說

當盛夏之時，肉常生蟲，前人既信自然發生之說，

故皆以爲此蟲由肉所生，然至十七世紀中葉，意大利博士院院員海知（Redi）始以實驗的方法，考其不確。

海知屢屢細察，見肉若不爲蒼蠅所觸，則不生蟲。故遂以薄紗蒙肉，蒼蠅若來，只能生卵於紗上，而其蛆乃漸發生。海知斷定此種小蟲，生自蒼蠅，久亦變爲蒼蠅；非肉所能無端而生之。推之他物，亦莫不然。

後海知之門人胡亞里斯里希（Vallisnieri）對於果類，荷蘭博物學家蘇默頓（Swammerdam）對於蜂及他蟲類，照海知之法，輒加試驗，亦得相同之結果。由是自然發生說之謬見，已漸破矣。

一七四五年，英之教士尼頓（Needham）極信自然發生說。曾取腐敗的物質，置於瓶中而封之；乃熱於炭火，以蒸殺原有之微生物。過了數日，見有生物發生。時法之博物學家畢芳（Buffon）亦贊同此說。

惟意之生理學家沭巴椰查理（Spallanzani）則甚反對之。沭巴椰查理取十九瓶，各緊封其口。內儲浸液，（Infusion）加火煮沸之，約一小時之久，瓶中之氣，皆已驅出。數日之後，視之，竟無一瓶有生物之發生。

當時巴黎有商人名亞伯（Appert）者，用盒裝食品而緊閉之；乃置於沸水中，使之蒸發。如是食品可保存甚久，不至腐爛。

化學家愷呂沙考驗此食品盒中之氣，以爲氣中缺氫，因此食品不致腐敗。愷呂沙之試驗，係在一八一〇年，迨二十七年後，蘇安博士（Dr. Schwann）置肉一片於玻璃瓶中，用火熱之，一照沭巴椰查理之法。惟瓶冷之後，使曾經過熱度五十度之空氣進入瓶中，數日之後，肉仍不腐爛。故乃判定愷呂沙之學理爲不確。

同時叔取（Schultze）以爲空氣雖不加熱，只使之先經過硫酸，而後進入於瓶中，亦可使肉不生蟲

豸。

後斯過得（Schroïder）及德斯（Dusch）復照蘇安之法試驗之。惟稍異者，只使空氣經過棉花。然其所得之結果，與蘇安及叔取同。如是益證明必不如愷呂沙所云，空氣中若有氯在，可使肉類起腐敗現象也。

三　巴士德與自然發生說

自經海知逝巴椰查理各學者之實驗，自然發生說已無立足之地；然得巴士德之發明，益證其謬誤。

(1)巴士德之第一試驗。　一八五九年，胡因城之博物院院長蒲市（Pouchet）曾著一書，而復倡自然發生說。巴黎博士院遂提出爲問題，請各學者之解釋。

巴斯德時已研究發酵，因發酵之憑證，已不信自然發生說。故對於博士院之問題，大加精確之試驗。乃斷定空氣中必有微生物之存在。巴士德取一玻璃管，中置「無煙藥棉」（Coton-poudre）乃使空氣經過其中約二十四小時之久。乃取出無煙藥棉，投於以太（Ether）中。棉既融化，其固體各物質，則沈於瓶底。若用顯微鏡窺之，則見此物質含布屑，灰塵外，則有無數之微生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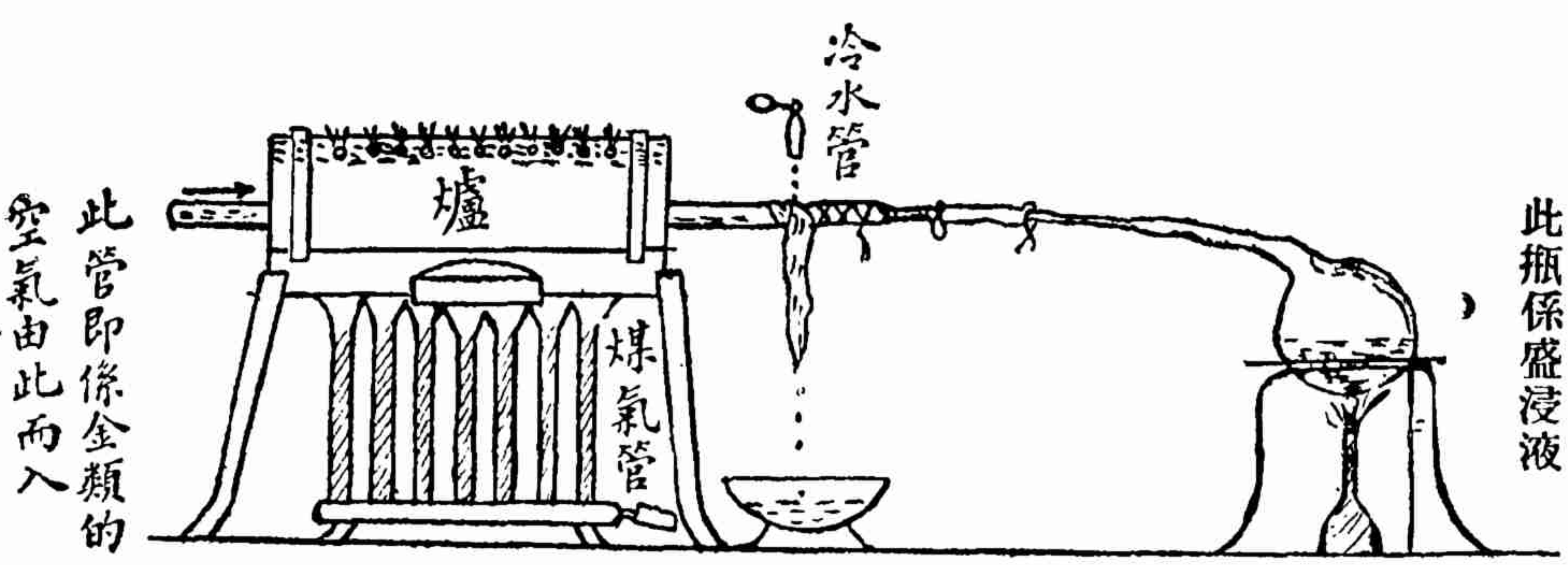
(2)巴士德之第二試驗。　巴士德既證明空氣中，有微生物之存在，更進而表示浸液之發生生物，乃原於此空氣中之微生物。

巴士德取一瓶，中盛浸液。瓶之口與金類的細管相接，一面熱此管於爐。一面以火熱浸液，使之沸蒸。既知瓶中之氣，既已驅出，且判定浸液中之微生物，及瓶中尚餘之空氣之微生物，受此熱度，均已殺除，乃熄瓶下之火。瓶中漸冷，而瓶外之空氣，又由加熱之金類的細管傳入。當此之時，卽將瓶口用火酒燈緊封之。至於瓶中之浸液，雖歷久而絕無微生物發

現。此次之試驗，稍爲繁雜。故特附以下圖，以表示之。

此何以故？則因金類的細管加熱，空氣經過其中時，所有之微生物，亦卽殺除。瓶中既無微生物，故不能發生生物。

巴士德取此封閉之浸液一瓶，破其封口，加以曾有通過空氣之無煙藥棉（卽在第一試驗中所得者，）少許，而又封閉之。過了數日，卽見此浸液發生霉菌。(Moïsissures) 如此，益證浸液之發生生物，乃原於空氣中之微生物也。



(3) 巴士德之第三試驗。 巴士德更以第二次所得之已封閉之浸液，持至各處，將其閉口打開，使空氣侵入。時或於十瓶之中有一二瓶，或二三瓶之浸液，不起變化。如是更可知各地之空氣所含之微生物亦有不同。

(4) 巴士德與其反對派之辯駁。 巴士德之試驗既極精細，應可證自然發生說之錯誤矣。然同時學者如蒲市及福爾米 (Frémy) 皆反對其學說。終因反對派之研究，多不合於科學之理，而其試驗尤不確當，卒不能使自然發生說復得存在。

巴士德反對派之言論，最有價值者爲英國巴知溫博士 (Dr. Bastian)。巴知溫博士曾告巴士德曰：「君試取人溺少許，熱之至於蒸發。乃加以已沸過之氫氯化鉀，使人溺變爲鹽基性，後更置之於「煖櫃」(Étuve) 熱至五十度約十小時之久，卽見溺中仍有無數之微生物發生。今各物體既皆照君所

言，熱至蒸發矣，何以尚能發生微生物，然則自然發生說豈不確耶？』

巴士德遂與張伯倫（Chamberland）共同研究，而得圓滿之結果。巴士德乃宣言曰；『照巴知溫博士之試驗，似可使自然發生說復得其勢力，實則多種微生物之種子（Spore），在中和性及輕微的鹽基性之液體中，雖熱至百度，仍不死，并尚能生殖。』自是之後，巴士德之學理，爲世人所公認；自然發生說，已破壞而不必再考究矣。

然吾述自然發生說既竟，不能不再贅數語，以爲結論焉。

夫近世生物學家經種種試驗，以證明人類來自猿屬，而萬物來自更化。至於生物之來源，則皆主張從無機物質之進化。其說以爲物質在一定之特別環境中，若得適宜之時，便可結構爲有機物而具生命。故預測將來化學進步，必可以原質配合爲生物於試驗室之中。此人之所共信者也。余今以巴士德反對「自然發生說」之學理，介紹於國人，能不使人誤會，而視求造生物之法爲無益乎。

實則巴士德之試驗，不過表明存留之質料，若無微生物產於其中，不能自然而生他物，是別有一義也。且自然發生古人所主張，謂「物爲神造」，故巴士德以物之發生，莫不有微生物之種子，辟而闢之。而今日各生物學家所主張之自然發生，乃與古異。謂將以無機物質由人造而成生物，并不倚賴演進之種子。此則可以證明生物之來源，與古說正相反，而與巴士德之學說絕無所衝突也。



希土大戰及近東時局

協約國對土和約過於迴護希臘，抑迫土國，以致激起全世界回教徒之公憤，誘發土耳其國民黨之反抗，釀成希土間長時間之戰爭。歷屆近東會議，雖曾有修改土約之提議，然因希臘欲保持所得之權利，不允讓步，土國欲恢復舊有之領土，不變初志，英法二國又以利害關係之不同，英助希而法袒土，意見不相一致，故會議屢開，卒無解決之方法，近東之不寧，依然如故。及至今歲，英法意三國外相，會議於巴黎，盡其全力調和意見，對於土國大加讓步，以小亞細亞完全為土國所有，希軍平和退撤，為主旨，作成比較的公平之提案，勸諭希土休戰，並規定君士但丁附近之希土國界，設立中立地帶各不相犯，以此意通牒希臘政府及土耳其兩政府，速行答覆，承受此項條件，俾可進行講和會議。（其



土耳其總司令凱末爾

詳細情形在本誌第八號世界新潮及十三號近東問題及其最近之轉變篇已屢經紀述）。其時希臘因迭遭戰敗，軍力不濟，已首先承諾；土耳其君士但丁堡政府並無異言，安哥拉政府亦大致承認。至是希土戰爭，宜若可以平息，講和會議，宜可以開始矣，然而未也。蓋安哥拉政府回答協約政府之覆文，要求希臘當與休戰同時撤兵，希臘則謂小亞細亞方有土人虐殺希臘人及基督教徒之事件，不能即時撤兵，雙方尚有爭執，而一方協約國適以基諸亞經濟會議開幕，移轉其注意，故講和會議為之延緩，講和延緩，則暫時之休戰狀態何能持續，於是至八月間而希土戰爭乃復作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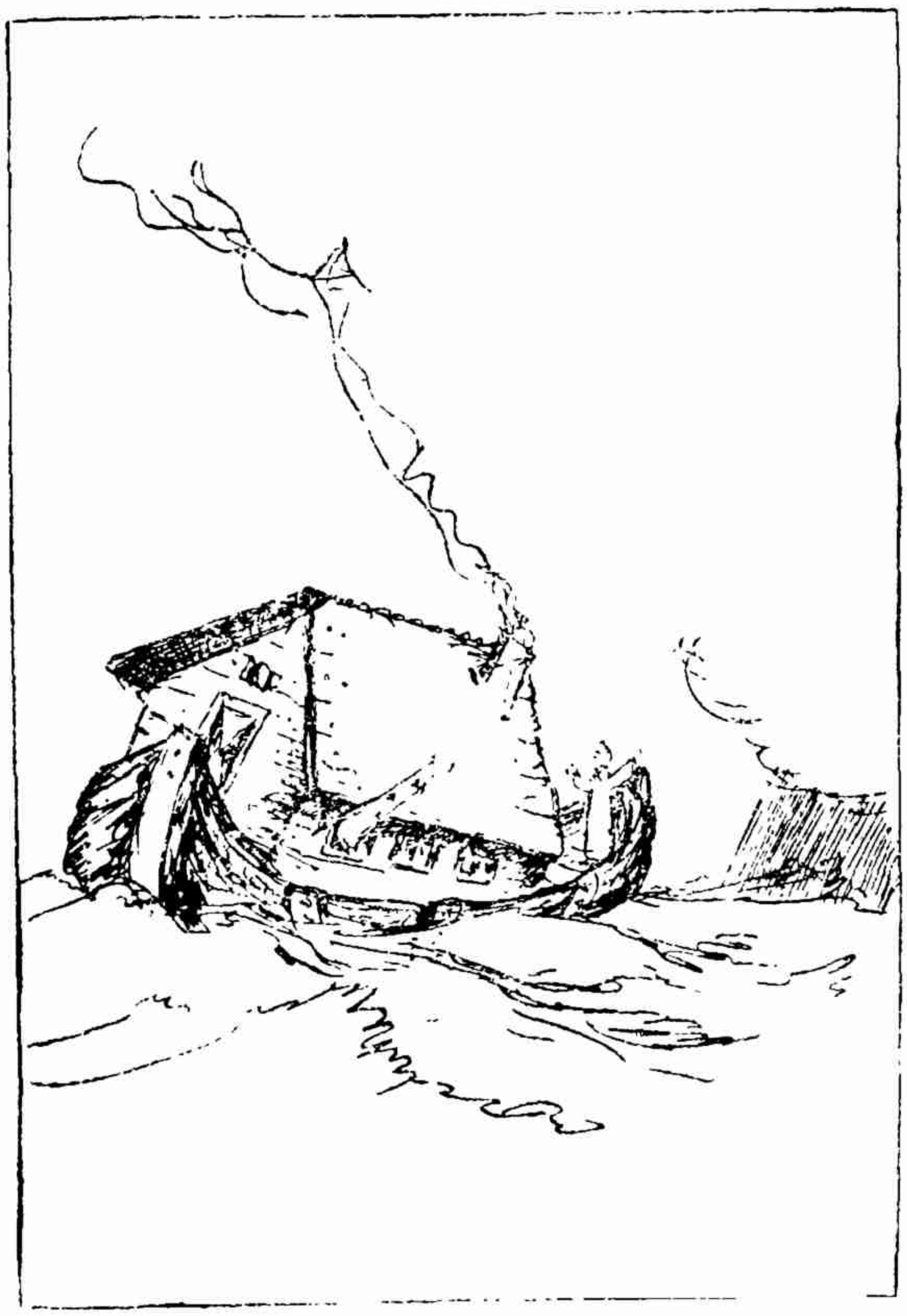


希臘在歷屆近東會議，表明意旨所得權利，不肯放棄，對於凱末爾則願繼續作戰，以肅清小亞細亞之亂源自任。希臘以為欲促成近東之平和，必先加懲創於土耳其而後可，然因小亞細亞之戰事，希臘非特不能取勝，反居於不利之地位，故最近易其策略，擬進兵君士但丁堡，使土國畏懼而後與之議和。乃於七月三十日致牒協約國，聲稱『協約國之以君士但丁堡為中立區域，是保護土國而非遏制土國，並使希臘喪失其逼成和約之方法，如此情形延長不已，徒長土人殘殺基督教徒之氣燄耳。希臘之佔領君士但丁堡，為促成平和之唯一方法，希臘已有種種布置以達此目的，故請協約國以必要訓令致佔領軍』云。其所謂請致訓令於協約

軍者，蓋以希士間之中立地帶，受協約軍之保護，希軍欲進攻君士但丁堡必須經此地帶，不能不向協約軍假道也。

希臘欲進兵君士但丁堡，然不爲協約軍所許，協約軍總司令哈林頓發出告示，苟有不利於君士但丁堡之行動，則必以兵力制止。而八月一日英法意三國政府代表又以同式覆文送交希臘外相，拒絕其假道之請求。土國外交部亦通告協約國高等委員，請其設法保護君士但丁堡之中立。於是希臘集於東答臘斯之大軍三萬人不能前進。八月七日協約軍又與希臘軍簽定草約，在邊界希軍與協約軍間設定中立區域，寬三哩七五。十七日正式簽字。由是君士但丁堡賴以保全，不致發生擾亂焉。

君士但丁堡方面希臘軍既不得逞其志，而小亞細亞方面則以希臘防衞甚嚴，除斯密那爲其堅固之軍事根據地外，白魯薩伊斯密特半島等處亦無不擁有大軍。凡沿海一帶全入於希臘掌握之中，不圖凱末爾之軍隊竟能出奇制勝，攻入腹地。七月杪凱氏親至小亞細亞前敵。一月以來，按兵未動，及至八月二十五六日，驟取攻勢，二十九日奪得愛芬加拉希薩之重要地點。愛芬加拉希薩爲安那多里亞鐵路通往白魯薩及斯密那之分叉點，土軍得之，可以隔絕二地。希軍凱末爾先在附近山林，飛機所不偵見之處，預伏軍隊三團，故希軍被衝潰敗，無可挽救也。



這不知道是軍用飛機呢，還是平和之鴿?

希軍敗退，土軍分爲二路，乘勝沿鐵路進發，一向北往白魯薩，一向西南往斯密那。北路一軍於佔領意斯基賽爾後，復於九月初奪得庫太西雅 (Kutahia) 及基的士二地，五日已佔領白魯薩，直抵瑪爾馬拉海，希軍取道未達尼亞退走，由協約國陸軍委員團送至羅杜斯他。由是小亞細亞北部之希軍已爲土軍驅逐殆盡。南路一軍追逐希軍至於烏沙克陣線。是處

山地險峻，可掩護通至斯密那之鐵路，然希軍士氣全消，不能據守。二日希總司令特里柯卑斯將軍與參謀人員方在計議軍事，忽哨兵趨至，謂凱末爾之馬隊已至，於是諸人遂皆被俘。特氏被俘後，繼之爲司令者名樸里米拉柯斯將軍，軍隊編制改組，退守烏沙克後新佈置之陣線。然新任司令不爲兵士信服，故一遇土軍，不戰自退，於五日退至亞拉希爾，未幾又復敗退，於是希軍可據守之地，僅斯密那一處矣。

土軍之攻斯密那也，先將附近北方之瑪尼薩索馬貝加摩等繼續佔下，而後集其軍力以臨斯密那。至八日洛里氏所統率之土軍已抵愛琴海，獲得凱末爾所懸賞最先抵海之獎金五百鎊（土幣）及錦旗，以抄襲斯密那之後，至是斯密那岌岌可危。八日夜希官員知大勢已去，卽出示宣布希臘行政業已終止，而將此地交與協約。協約領事會商後，卽電告凱末爾請其定日開會協商土軍安然入境之辦法。土軍未至之前，暫由英美法軍隊巡邏全城。一



戰勝者與戰敗者都是一個樣子

而希軍竭力籌備撤兵辦法，乃由答臘斯趨至之希軍六千人，掩護退走。而將大營移至米地鄰島於是斯密那亦爲土軍所得矣。

當希軍自烏沙克退敗時，沿途施行破壞手段，幾使東安那多里亞盡成灰燼，故土軍於十日入斯密那後，自不免有報復之行爲。據倫敦電稱，土軍入斯密那後三十六小時內，城內大亂，市場被掠，亞美尼亞人寓居之商店，除外人所有者外，均幾掠一空。希人及亞美尼亞人多被屠戮，且此時忽起大火，到處延燒，計達縱三哩橫一哩之廣，時日至一星期之久。凡英法領署與其他外人之高大建築物，亦均被燬。英人資產之陷失於斯密那者，約近五千萬鎊。至起火之原因，或云希人所放，或云土人爲掩滅其殺人之跡，有意焚燒。兩方皆無確實證據，未可輕下斷語。然斯密那全城則已殘破不堪矣。

希軍節節敗退，力不能支，希政府以戰敗之過諉諸陸軍之無紀律，而自由黨則歸罪於政府及總司令。於是

政府一面請英法諸國調停休戰，一面提出辭職。聞希王又將召回威內瑞祿共商大局，且又有遜位於王子喬治之謠言，然則希臘國內之不安亦可概見矣。

先是英國接到希臘休戰文後，即於八月六日請法政府共同考慮法國覆文指稱以直接壓力施諸安哥拉之困難，又謂休戰條件，最好由交戰國自行討論。而意國外交大臣襄才爾則向英法建議趕速邀集希土二國代表至威匿斯討論媾和基礎，以為威匿斯會議之豫備。威匿斯會議者，法國所發起，得英國之贊同，擬邀集英法意希土五國代表在威匿斯開會，解決希土之衝突者也。然土勝希敗，形勢變更，土國或將提出極苛之條件，要求歸還君士但丁堡及答臘斯諸地，則其影響已不特希土二國之事，將成為全歐洲之交涉，故威匿斯會議，或將擴大範圍，更加入與此事有關係之諸國，如小協約者亦未可知。今再就列國間之關係一申言之，以明近東問題最近之形勢。

希土爭端之久不解決，徒以有英法二大國在其後，故直接為希土之戰爭，間接則英法之戰爭也。蓋英國欲藉希臘之手，伸張其勢力於近東，攫取君士坦丁堡，以控制歐亞交通之要道。說者謂希臘之進兵，實受英國之指使，此語諒非無因。不幸此計為法國所牽掣，未能進行，而小亞細亞之希軍又復大敗，益堅凱末爾奪還君士但丁堡及歐洲舊有領土之決心。如是則英國在近東之勢力，豈不大受打擊。據最近電報，英國已大增兵力於君士但丁堡，代有希軍之地位，以維持中立區域，為名，阻止土軍之進行，蓋以此也。



誤用的努力

英國之擴張其勢力於近東，實為法國所深忌。法國在小亞細亞一帶，獲有優美之權利，如英國協同希臘步步前進，則法國之地位，勢必受其威脅，此法國所以亟亟與凱末爾修好，協助之以禦希臘，且更欲其奪還君士但丁堡，排除英國之勢力也。然有一事亦不能

不爲法國所顧慮者，卽小協約國之態度是。羅馬尼亞無出海之要口，南斯拉夫雖濟亞得里亞海，然爲意國所控制，故若瑪爾馬拉海之兩岸仍爲土國所管轄，則小協約國實無異被人圈禁於歐洲大陸之內。以是小協約對於土國之奪取君士但丁堡，羣起反抗，而贊同英國海峽自由之見解。且土國苟得回復歐洲之領土，而與保加利亞聯合，更使小協約國不能安枕，故小協約國之意見，實傾向於希臘。而法國爲防禦俄德計，方極力與小協約國聯絡，斷不忍因迴護土國之故，而與之反抗，此法國對於海峽自由問題所以不能不稍讓步於英國也。

此外爲英法所共同畏懼者尚有俄國。俄國欲由黑海南下，發展於巴爾幹，小亞細亞諸地，勢不能不經過君士但丁堡，故君士但丁堡實爲俄國歷朝帝王所切望不置者。今置之於英人勢力範圍之下，豈俄國之所願。曩者俄國見英法勢力着着發展於近東地面，至爲疑忌，乃示好意於凱末爾，欲與握手，以阻止之。今值土軍戰勝，自必極力慫恿，使之奪回故土。聞俄國與安哥拉已訂立條約，規定蘇俄助國民軍奪取海峽，而以黑海完全行動自由爲報酬，果爾，則凱末爾之軍更不可以輕視矣。

總之，近東之新局面，已非希土二國之戰爭，實已形成俄法土對英希之交涉，而小協約國則傾向於希臘，保加利亞則合力於土國，若希土之媾和不成，列強之交涉難諧，或將引起第二次之大戰，未可知矣。（九月十八日止）（下）



此係奧政府鈔票庫，內藏一萬克郎之鈔票六十五萬萬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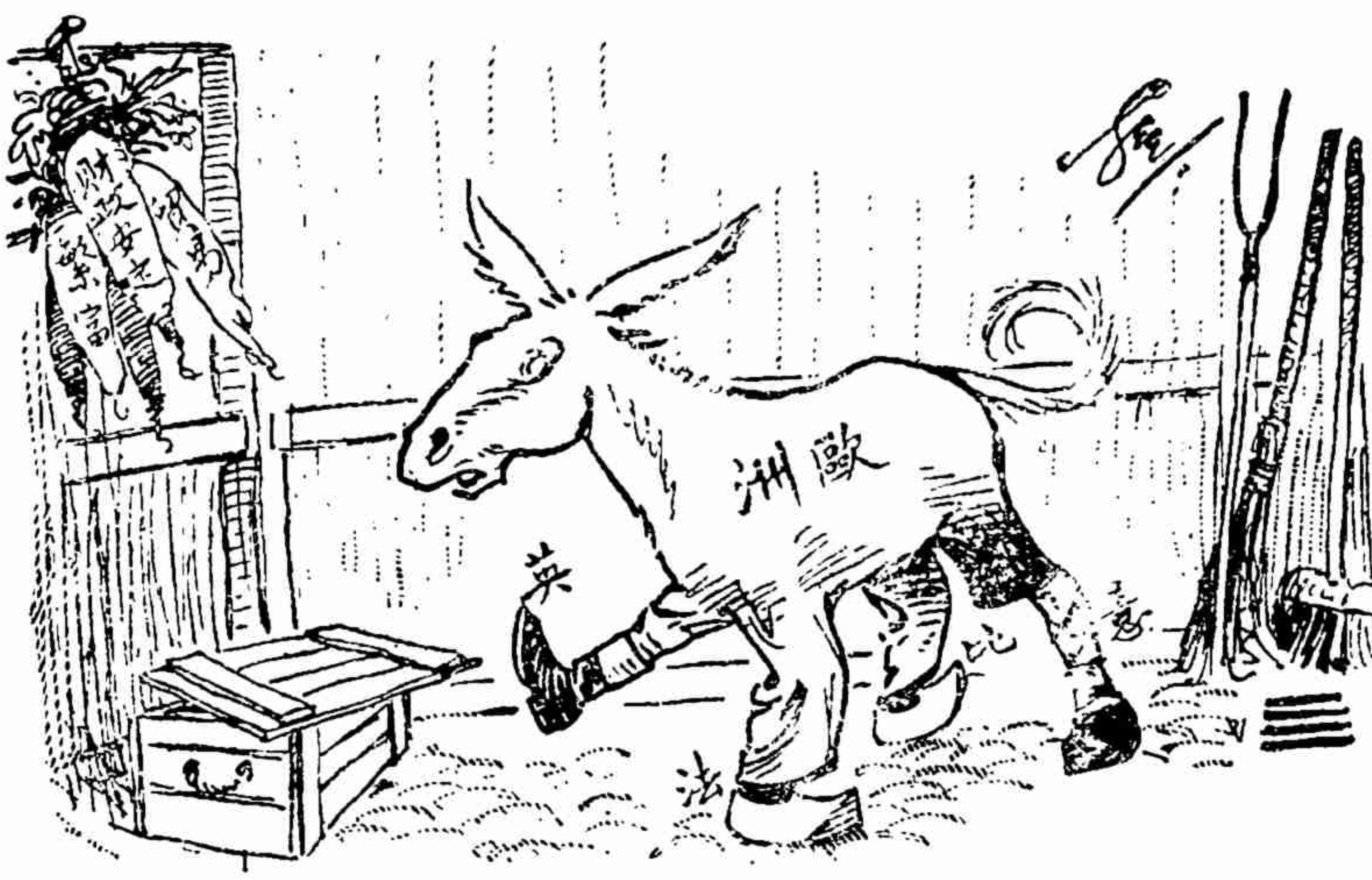
奧國之財政危機與合併問題

戰後奧國受列強之處分，四分五裂，所有膏腴之地，豐美之鑛，隨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波蘭諸國之獨立以俱去；匈牙利亦絕舊有關係，互相切離，不復得經濟上之協助；故其難免饑餓，日卽苦境，早爲人所共知。據最近英文盧智報所載：『停戰未及一年，奧國首都維也納瘟疫大行，死亡載道，居民數星期不知肉味，鶉衣百結，饑兒滿目，生殖率降至最低。此種情形，近雖略有改善，無如社會秩序已失常態，從前之文學智識階級今陷於苦痛

之淵，而賭博者乘時崛起代其地位，尤可痛者則為奧人之心理，蓋奧人自知在協約國所規定條件之下決不能生存，此種心理自一九一九年以來，迄未稍變。奧人抱此坐以待斃之態度，故精神頹喪，不自振作，奧國前途之危險，實以此為最可畏之原因。』即此可以知年來奧國之苦況矣。

奧國因迫於財政困難，陷入饑荒之域，勢不得已而濫發紙幣。紙幣愈增，克朗之價值愈益下落，於是經濟狀況，更因之而愈行混亂。前時協約國雖曾貸予英金一百二十五萬鎊，然而杯水車薪，效果不大，使協約國能繼續援助，則奧國之危局，猶可挽回，然當倫敦會議奧國請求繼續貸付英金一百五十萬鎊，而喬治答以前已貸予借款，未獲效果，協約國今當通告國際聯盟，謂不能擔任此項借款云云。於是奧國最後對於協約國之希望，因以失敗矣。

奧國呼籲弗靈，時局愈益危迫，萬不得已，惟有犧牲一國之利權，



歐洲："只要我的四隻腿能夠照着一個方向走去.我至少可以喫一點東西了。"

以謀獲得必需之貸款。總理才貝爾首至捷克京城與捷克總統總理等會商，繼至柏林，復由柏林回奧，擬向意國乞援。說者謂奧總理之此種舉動，實不啻欲善沽而售其國。果爾，則奧國問題，實有引起世界第二大戰之危險，蓋奧國無論為德為捷克，為意或任一國所得，則他國必起而反抗之也。

奧國所最希望者為德奧之合併，然此事為協約國所深忌，尤以法國為最甚。協約國懼德國之復興，故奪去其地域人口而使之弱小。今若使含有人口七八百萬之奧國併入於德，則德國仍得保持其人口七千萬之強國地位矣。且維也納既屬於德，適啓其東進之路，更為協約國所不願。是以凡爾賽條約為之規定，禁止德奧之合併。況照現在德國之情形，方自顧之不暇，亦何能兼顧奧國，故無論此事不能實現，德國亦不復作是想。

其次即為奧國之加入小協約而得其援助。奧國與小協約之主要國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無論在地理上經濟上均有統一之必

要，與捷二國且已訂有柏拉格政治條約，接近較易。而在協約國方面，更可藉此防止德奧之合併，阻礙敵國將來之發展，故捷克主張與奧聯合，英法二國卽俱表同情，然而未能迅速實現者，則以有意大利之反對故也。

意大利稱雄於亞得里亞海，戰前奧國爲其強敵，戰後則奧國已弱，不自支，不足爲患，而有南斯拉夫起而代之。南斯拉夫既與捷克羅馬尼亞波蘭聯合而成小協約國，小協約國之強盛，卽意大利之不利也。再加入一奧國，豈意國之所願乎？

然則奧國與意國聯合則如何？是亦不能。非特爲小協約國所反對，且亦法國所不許。蓋意大利對於中歐諸國，素行離間政策，使意國利用奧國之逆境，取得在奧國之利權，更進而連絡匈牙利，實足以危及小協約之諸國，而法國之大陸政策，卽受其威脅故也。

列強與小協約國對於奧國之關係如此，故奧國問題一時恐尚難解決，吾人姑拭目以觀其後可也。(T)

荷屬東印度土民之自治運動

近年以來，民主政治潮流，徧布於世界。被壓民族紛紛起而爲自治與獨立之要求。雖南洋羣島之無知土民，亦漸知民族自決。菲律濱民族既已自美人手中獲得自治，且進而要求獨立矣。而荷屬南洋諸島亦皆聞風而起。最近爪哇土民所組織之印度自治委員會 (Comitee for the Autonomy of India) 特派代表向荷蘭政府陳請。其所要求者爲二事：(一)使殖民地政權自海牙殖民大臣移於巴達維亞 (Batavia) ——荷屬東印度羣島之首府——政府之手；(二)擴張選舉權，且使殖民地總督與殖民地地方政府間保持民主的關係。由此亦可見馬來民族之覺醒矣。

自二十世紀初頭以來，荷蘭政府對於海外殖民地向採逐漸許與自治之政策，然土民則不復以此爲滿足。因此產出許多政治組織，其中最重要者爲印度自治委員會。又著名之"Sarekat Islam"亦爲土民政治組織之一。有許多土民領袖及酋長亦加入其間焉。

荷政府爲滿足土民之要求計，曾設立荷屬東印度國民議會 (Volksraad) 此議會係根據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所重訂之政府組織法規而設立，至一九一八年五月十八日正式開幕。國民議會計有議員三十九名，其中十九名由總督委任，十九名則由地方公團選出，議長則由荷蘭女皇任命焉。議會不過爲一諮詢機關而無立法權。凡總督得將一切政務諮詢國民議會，而關於預算，內國公債及強迫軍役制，則必須徵得議會之同意。與議會總督起爭執時，則荷蘭首相有最後決定之權。國民議會議員得通過決議案，且得向殖民地政府提出質問焉。

據海牙 Levenen Werken 報之所述，最近對於西印度自治之意見，約可分爲三派：第一派爲歐洲人，大多以爲西印度文化程度尙極低淺，故僅能使之受屬地及殖民地之待遇，至自治則尙非其時。第二派則主張與西印度羣島以自治而使成爲荷蘭王國之一部下。第三派爲極左派，則極端排斥與荷蘭聯合，稱荷蘭爲『强盜國』其目的僅在掠奪棕種之同胞而已。

此三派在荷蘭各有其同情者。第一派之代表者爲荷蘭殖民大臣，此君爲前東印度之官吏，對於殖民地事務抱偏狹之見解，以爲除採保守政策以外，殊無他道。荷蘭資本家——工廠主及銀行股東——大概皆贊成此策，以使土民逐漸消滅爲其根本政策。提倡此政策之最大團體則爲荷屬印度政治經濟同盟 (Netherland India Political-Economic League)。

第二派則處「新印度」之旗幟下。此派始終主張採行印度人種政策。以爲戰後民族自決之潮流已遍佈於全世界，南洋土民雖在半開化狀態中，然在將來必不免有民族自決之一日。故在今日當應勢利導，以使獲得自治之機緣。若不順應潮流，徒用高壓以事遏抑，則對於土民對於荷政府恐兩皆有害也。

第三派與共產黨頗有蛛絲馬跡之關聯。彼等極端主張東印度羣島之獨立。至於土民之論調，則可從下列爪哇 Darmo Kondo 報之短論以窺見之：——

印度之獨立爲吾民族之理想。然吾人如何而可達到此理想乎？吾人必先謀發展自己，使吾人得有自治之能力。吾人對於政治學及經濟學，必須勤加研攻，蓋此爲自治之基礎也。惟吾人今距此尙遠。吾人文化猶未增高，及今而要求自治，則猶嬰孩未能立而欲走，未能走而欲狂奔也。此其結果將不免於失敗。吾人必須循序緩進……而東印度政府則尤應本諸正義，逐漸導引，以使吾人得達解放之域也。(W)

海洋學家之摩納哥國王

身爲歐洲最小國摩納哥之國王而又以研究海洋學著名之阿爾倍德 (Albert) 於本年六月二十六日逝世，克享七十有四歲之遐年。王之生世及其事業富有浪漫歷史，與其所統治之八方哩小國均傳爲當代之佳話。茲摘述之以資讀者之談助焉。

摩納哥國王阿爾倍德於三十七年前繼承大位。摩納哥爲法國地中海濱之一小國，而以世界第一賭國著名者也。其地風景秀美，氣候溫和，各國游客多至其地。法國賭禁頗嚴，而在此一彈丸之地獨不禁賭博，故各國游客莫不視爲桃源福地。凡嗜賭博者靡不麕集其境。摩納哥商人因此於一八八三年集股建立大公司，開設俱

樂部（Casino）以招致各國游客。俱樂部中雇工一千八百人，每年開支達四十二萬五千金元。創立人因此積貲至數千萬元。可謂世界最大之賭窟矣。該俱樂部與摩納哥政府訂約，許以三十年之專利權，每歲報效二十五萬金元。此次更代政府建設種種之公共事務。摩納哥政府得此鉅款，支出一切政費已甚裕如。故凡摩納哥國民得免除一切之納稅義務。世界人民之安榮豪富，亦未有如摩納哥人者。自阿爾倍德即位以來，復頒布憲法，訂立條例，嚴禁摩納哥人入俱樂部從事賭博。因此其國雖以賭博為生計，而人民則無一因賭博而致傾家蕩產者。

阿爾倍德雖為一小國君主。然安富尊榮，殊不減於大國帝王。所尤足欽佩者，則王能利用閑暇之時間充裕之經濟，以從事於海洋學之研究。阿爾倍德為世界著名之海洋學家。曾因此被選為法國學士會員。彼每於政暇，駕小艇，親冒波濤，以測量潮流及海中動植物。海洋測量，費時耗財甚鉅。惟安閒豪富之摩納哥國王始克任之。王畢生時間，大多耗費於此中。因此對於海洋學上發明貢獻頗不為少。一九二一年四月阿爾倍德訪美國，美國國立科學院以其有功科學，授以金質大獎章。美國地理學會亦授以獎章。今年四年瑞典人類學及地理學會亦授以衛笳獎章（Vega Model）西班牙名小說家伊卜涅茲（Blasco Ibañez）在其著名小說婦女之敵中稱阿爾倍德為海洋學之最高教皇。又謂摩納哥國內『有海洋學博物館一所，即此一點已足洗淨其自賭場得來之金錢之汚穢矣』。由是則王在國際學術界之名譽可想見也。



摩納哥國王阿爾倍德

阿爾倍德死後，嗣位者為其子路易親王（Prince Louis）路易諳軍事學，曾被任為法國陸軍少佐。其母為英國公爵之女公子，故新王能操法英意三國語言。聞路易性不喜賭博，深惡「賭國王」之徽號，將來擬解散俱樂部，開發農工實業，以維國民生計焉。（W）



德國青年運動的兩面觀

高山

德國近年的青年運動，已很引起世界的注意。青年的時候，因爲體力及智慧的能力充滿，前途覺得極其遠大，容易起發一種進取的思想，這原是青年運動一般的心理。但一種運動的發生，必尚有其他許多歷史的前因，這與運動的趨向，及後來的結果，都有重要的影響，所以我們講到德國今日的青年運動，不能不推勘過去的青年的歷史了。

講到青年運動的來源，如前人的詩歌，行事，社會及國際間的狀況，無不與青年的行爲思想有關係的，但這種遠因，複雜而且難於查考，現在單就影響明顯而且比較近代的來說，這便是德國從前的教育。

德國以前的教育怎樣呢？

法國摩賴爾 (M. J. Mollard) 說：

『自從一八七〇的戰爭以後，普通都說德國的勝利是「普魯士的學校教師的功勞」這句話並非誇大之詞，德國人民的智慧及道德的進步，學校教師的力量實佔最重要的部分。德國政府許多年來，用不少的金錢及苦心，以造成他們的教育系統。對於普通學校，更極力整頓，教師非常選擇，薪水供給也極豐富，使他們得盡心教授，工作自然好了。』

但在帝國主義下的德國教授上的宗旨是有一定的。他們教授兒童，並不爲兒童自己設法，使青年承受普通觀念，及發展他們的思考與判斷，却用一種固定的意旨，去養成兒童的心理。這種意旨，便是培養青年的愛國心和自大心的發達。所以摩賴爾說，『這不是訓練學生，發育他們的判斷與意見，只是助長順從與崇敬權威的本能，和抑制獨立的自動作用罷了。』所以那時候的學校教師，

不能由自己的意旨去教授他們純然是一種職官，給政府去執行某種職務的。照政治上的意思去教養青年的心境與之適合，便是他們的職務。

今日的德國青年，卽由從前那樣的教育產生下來的，後來受了大戰和革命的經驗，將今日的情形與昔日一相比較，不覺盛衰之感突然而生。當將要戰敗的時候，差不多還每日揮旗搖鈴慶賀勝利，兵士飾着花朵凱旋回來，氣概極盛，好似沒有敵軍在外一般，現在却沒有這種聲勢了。

革命以後，在學校裏任教科的，仍然多是帝皇時代的人，他們是很傾向凱撒爾（Kaizer一八七一年以後德國皇帝之稱）政治的。當時急進派很想乘革命初定的時候，卽使不能將教法完全改過，至少想把學校課程加以改變；從前專教兒童以德國人是唯一優選人民的一類的歷史教科書停止教授，以及說霍亨索倫（Hohenzollern）政治是世界最優良的政治，霍亨索倫的法律使德國造成無上偉大，極大的榮光的書，也一律禁用，如海尼盧（Hänisch）主管普魯士普通教育的時候，就將這類書籍竭力申禁。但反對的人也自不少，其中波里士博士（Bölitz）便是其中著名的一人，他嘗對衆人這樣的說：

『海尼盧想把霍亨索倫這個字從歷史教科書裏拿去，這固然可以，可是總不能從我們的心中拿去。……普魯士的軍國主義，普魯士的官僚政治，這並不是可羞的事。我們當儘先在學校裏教那種歷史，普魯士及巴朗丁堡的榮光的歷史。』



這是一種德國的雜誌的封面，畫上青年運動者豎起反對軍國主義和舊思想的旗幟。

德國學校中對於體育，本來是非常重要的課目。至今並不減少。各種體育團體更多，據摩賴爾說，會員差不多有二百萬人。自從大戰以後，國民雖然受了重創，但大學生及普通學校生徒所受的武術上的教育仍顯然有一種軍事預備的表象。摩賴爾又說：

『據一九二一年刊發出來的體育規程，學校及各種體育團體的訓練，與兵隊及海軍全然沒有什麼差別。對於這一種科目的要旨，無非是說凡德國的青年必須具強健耐勞等如老練的兵士。

『不但如此，而且學校的體育教師，及各體育團體，與兵隊也是二而一的。體育團體中的指導員，及學校中的體育教師多是從前的軍官，幷且兵士也准爲體育團體的會員，更顯明的地方，是體育團體可以與軍隊共用操場，且與他們聯合。』

照這樣看來，德國的體育一方面的訓練，顯然是軍隊預備，這種運動所趨，許多青年不特不加可否，而且負責進行，力圖擴充。威廉親王 (Frederick William of Lippe) 在德意志公報 (Die Deutsche Korpszeitung) 上說道：『我們的社會必須與青年融合一氣，他們必須先定爲將來人民的領袖，他們應作爲我們的政治組織的中心。』許多青年的傾向，差不多盡從這幾句裏發表出來了。

德國青年學生中所以能够軍事精神這樣豐富，原因極其明瞭。因爲現在的大學生，多數是曾經受過高等教育，曾經上過戰場及經歷過戰後的擾亂的，他們都勇敢而富於經驗。又有些軍官，得過勳章的，感化別人的力量很大，許多青年，遂受他們的軍事思想而同化了。

在各大學之中，退職軍官很多，別的不說，單就幾個著名的大學，照摩賴爾的計算是：

校名	學生	曾爲軍官者
柏林	一四五〇〇	二七八〇
門占	一二〇〇〇	二九〇〇
弗蘭福脫	六〇〇〇	一三五〇
哥丁弁	四〇〇〇	一〇〇〇
瑪爾堡	三〇〇〇	一一〇〇
胡士堡	二五〇〇	六四〇

此外專門工業及商業學校中，退職軍官與學生總數比例起來也一樣多。

軍官入學校這樣多的原因，很是顯明，因凡爾賽條約隨伴而生的結果，軍隊頓形零落，大多數軍官，遂不能不別造新的經歷。他們年紀多在三十五歲以上，其中有不少人入學校讀書，不過是一種表面上的形式，他們的費用却往往由私人或由私團體如德國士官同盟及德國士官全國軍團等去給予。後一種團體的經費又轉仰給於國民黨，這種團體是在休戰後才組織起來的，在各大學中又設有「臨時志願軍隊」(Temporary Volunteer Corps) 因

此各大學中，軍人佔有很大的氣燄，軍事教育也格外興盛起來。常有經歷過戰事的軍官，去到臨時志願軍隊等學生團體去講軍事。平時的學習，則專爲下級士官的預備，每月則有特別會集，作有指揮的操練。又常常將各隊聚合起來，聽著名的軍人講演。

許多愛國青年，更組織一種團體 Hochschulring Deutscher Art. 要旨專在聯絡學生，向着軍事一方面進行，并使他們安於軍事的訓練；其次則旨在提倡愛國心。這會成立在瑪爾堡，當初發起的人，盡是退伍的志願兵。會中經費也由國民黨支給，并得盧覃陀夫大將 (General Ludendorff) 等人贊助，不到幾何時間，遂即漫延到各處，成了一種老軍人與大學生聯合起來提倡軍事的有力機關。

德國青年協會 (Jung Deutscher Orden) 是由中等社會及農民等不曾經歷過戰事的人組織起來的，是一種半政治半軍事性質的團體。他的要旨是在『擁護社會組織；保護個人工作與私有財產；維持秩序；擁護國民的正直的品格。』簡單一句話，就是保守德國的舊習，反對共產思想者的組織罷了。

這會的會長是稅爾科船主 (Captain von Selchow)，他又是 Hochschulring 會社的重要人物。他的手下便是大學學生，也多兼任兩會的職務。那青年協會的會員多至十萬人，下面又分爲六十個 Brüdersch aften，每一 Brüdersch often 之下，又分 Scharen 這種團體，漫延於海士那沙 (Hesse-Nassau) 海士 (Hesse) 偉司德弗里亞 (Westphalia) 及吐林紀亞 (Thuringia) 各處。此外性質相似的會尚多，以上所舉的不過一個最著大的罷了。

在別一方面，青年與國民黨一派意見完全反對的也不少，但他們的勢力未見能够擴張。摩賴爾說：

『「青年共產黨」——即俄國莫斯科的國際學生團體德國分部——在一九二一年的時候，曾失少黨員七〇〇〇人。現在就該黨八百處分部統計起來，至少也不過二八，〇〇〇人而已。此外如社會民主黨中的青年勞動組合 (Arbeiter Jugend vereine) 及獨立民主黨中的青年社會黨 (Jungsozialisten) 也是一樣衰敗。』

德國青年所趨的途徑於政治上有重要關係的，就是以上所說的兩派。據摩賴爾在法國政治雜誌上 (La Revue Politique et Parlementaire) 的觀察所得，德國青年中愛國運動最占勢力，此外也有不少別的反對運動——如共產主義及改革舊習慣等運動——但就目下的形勢而論，反對一方面的運動，成功實在比較的很少。

德國青年與社會主義

化魯

德國的青年，德國的大學生，他們的精神和毅力是全世界都聞名的。但是從前德國的青年是受過凱撒式的軍國主義的教育的青年，是力倡德意志文化超過一切的自尊自大的青年。戰爭之後，軍國主義失敗了；被全世界所詬詈的德意志帝國換上了一個民主共和的新面目了。於是有一種新的青年運動起來。他們拋棄大日耳曼主義，排斥一切因襲的道德及信仰，而在其中旗幟最鮮明的便是社會主義一派的青年運動。

戰後德國的青年，大概可分成三派：右派是極保守的，他們和保皇黨關係還是很深，他們至今還在夢想復辟，夢想德意志戰勝全世界。但這一派的勢力很是薄弱，不過表示一種反動的現象而已。中央派擁護民主政治和民主黨接近，以為只有維持現政府才能出德國於險境。此外就是左派——就是所謂「無產階級的青年」。這一派乘戰後的新思潮而起，在現在的德國，勢力很是不小哩。

所謂「無產階級的青年」也分成數派，勢力最大的一派是隸屬於社會民主黨，勢力頗大。他們在政治方面擁護民主共和，在經濟方面倡導科學社會主義，此外他們却不主張積極的革命行動。

第二派是所謂「社會主義無產階級青年團」，是受獨立社會黨的支配。他們是最激底的革命運動者，是對於一切復古思想與帝國主義的最有力的反對者。這一派雖然和共產主義非常接近，不過主張隨時勢而行動，此外並不主張模倣俄國式革命。他們和第一派的社會主義青年相同，都是出身於腕力勞動者，所以研究政治問題的機會非常缺少。所以獨立社會黨力加幫助，想使他們多受些補習教育。將來這派的發展還是不可限量哩。

第三派就是青年共產黨了。他們主張推翻資產階級，建立蘇維埃制。這一派要算德國青年最急進的一派了。去年四月間，共產黨叛亂失敗後，這一派裏有許多優秀的青年，均處死刑，還有許多都處終身監禁。政府辦理該案，非常嚴峻，比起凱浦復辟案來，辦理的寬嚴眞差得多了。因此德國青年也有許多人深怪政府處置得太不公平。

德國本為馬克思派社會主義的發源地。在戰後德俄兩國又有接近的形勢。向來信仰軍國主義的德意志青年，一變而為信仰社會主義的青年，這也是自然的趨勢。德意志復興的前途，是全世界的一個祕謎，而德國青年今後所取的方針，却是解決這個祕謎之鑰呵。

德國青年的道德改造

喬峯

德國近年來，一班青年們忽地起了一種呼聲，不但在本國境內，驚動了多少人耳目便在境外也引起多少人的注意德國相沿下來的許多舊道德和習慣將在這種呼聲下面破滅了。

但是這種運動的由來性質這樣單純來源這樣曖昧，被風俗習慣不同的國人看了，但覺得突如其來不知所以可是看德國的過去的歷史這種青年運動的由來和作用也就不難知道。

德國自從經過「三十年戰爭」及拿破侖戰爭之後，朝野上下，大加奮發不到幾何時候遂突然振作起來成了強盛富庶的國家。因此她遂覺得如要擴充她的國力，自非使她的人民極端發展工作的能力不可。

汽機的發明，遂使工業爲之一變。城鎭居民漸漸擁擠起來，資本主義漸將個人吸收；從此以後個人成了一個機器，以這活機器去運行人造的機器，不復再有優游自在的生活：因爲時間便是金錢，而積蓄金錢又是生活的大目的，優游的生活時間，遂盡被工作所吸收了。

近代生活的變遷，使筋肉逐漸緊縮，生活愈受逼迫，社會中分子，行爲的虛僞狡詐也就愈加養成。

至於青年，在這種工業興盛的社會裏，學校本是他們的第二個家庭但裏面呢，依然充塞着陳腐的舊習俗，闇然缺乏生氣，在意志和性格的培養方面都極欠缺，虛僞造作的空氣卻很流行。舊日在學的學生，知識不免過量的注入，所以普通學生，都過於勞苦，毫無興趣。教師與學生之間，更缺乏平等自由待遇上往往如君主之與降伏的奴隸。在學校生活終了之後，一年的軍隊中的執役，又是不可少的事情。

普通學生得到入大學的許可後，雖另換一副新面孔，但拘束和不自由依然如故。只是國人都重視大學教育，所以一般學生也就不能不到大學裏去，多受幾年桎梏也是榮幸。

女子的交際則更不自由，往往與異性有極嚴的限制。直到十九世紀垂末大衆的觀念，對於女子在人生的價格上，還覺得比男子低下，男子在人羣中還有不可動搖的特權，由來很久的二重道德律的根柢，是非常深固的。

多數在工商業中做事情的人，自幼便受人僱用，一星期中六天，往往多至每天十二小時的工作；在有些職業上，甚至便是星期這一天也不能得到休息。

這是過去的青年所生活的狀況，但不久，青年們便往這種生活狀況中突然發起喊聲來了。原來這種虛僞造作的社會本建造在破碎的基礎上的；經馬克思 (Marx) 在一八六九年的 Das Kapital，尼采 (Nietzsche) 一八八三年的 Also Sprach Zarathustra，海克爾 (Ernest Haeckel) 一九○三年的 Die Welträtsel 及台立士息 (F. Delitzsch) 同年的 Bibel und Babel 等書出版後，那不穩固的基礎遂漸漸有搖動之勢。那班作者的言論在當初不過是黑夜中的閃電，繼續在黑暗中間閃耀，後來乃擴大起來了。

到二十世紀初期，德國的青年，忽然開始競爭了。他們所競爭的是他們自己的獨立生活，和打破一切自由的障礙。他們頓時覺醒，知道青年是一切理想的啓發者和維持者。而且這青年時代的精神是一種盲目的熱望，是創造的，無恐懼的。所以他們對於有害的社會之發長，都以爲要引起腐朽，而抵抗的精神。

尼采是反對現存文化者，今日德國青年的渴望靈魂與肉體須有更大的自由，在無形之中也許受有尼采教義的影響的。但今日德國的青年運動却是無領袖而沒有什麽稱號的一種運動；他們對於自身及他人，別有新的倫理條件，對於感情的表出和生活的方式，別有新的信仰。他們的新的道德標準，是與舊日容留於教堂及學校中教條完全不同。他們反對一切盲目的服從，贊嘆及崇拜。他們與自然富於同情深摯的愛藝術與美，和社會不絕的更新。

若再遠考德國青年運動的由來，那是很帶有傳奇的意味了。早在一九○一年的時候，柏林郊外的學校中的學童間發生了一種會，稱爲“Wandervögel”譯意是「游鳥」，大概的風態，與中世紀所謂「游行學生」(Vagantes) 有點相像，宗旨在本鄉徒步旅行，穿行樹林深徑之間，考察一切事物。不到幾何時，這種意思如野火燎原一般的蔓延開去；各處地方在休暇日中，時常見有青年男女學生，穿着輕便的衣服，結隊游行，背負着途中需用的物事，并且由自己隊裏選出的指導者引導着。

其實這種游行，不過是青年的領域振新起來的一種流露，內容更蘊藏着不可見的他們自己的法律，組織和理想。這班新的青年男女，都富於獨立精神，堅強的意志，而且崇尙質樸；他們對於生活，力求獨立而且簡單，更要求對於身體的培養和美術音樂的愛好。并且愛自然，敢冒險，求心身清潔，力斥階級和地位的偏見，培養個性的發達，這是他們一致的主見。

這種運動起始的時候，多是高等及大學的學生，但沒有幾何時，便影響到商人及工人；那時那班青年工人，遂反對廠主不給予一星期內一天的正當休息。直到一九○七年他們算得到星期日的

休息了。但他們這樣刻苦的工作，原因却並不專在積蓄金錢，也不是專為掙扎每日的麪包。他們有一句古話道，"Night sollen, Sonder Wollen" 意思是說『不是強迫但是志願』

德國青年運動反抗舊制度的結果，但就學校而論，便已得到很顯著的改革了。多數學校近來已經改組制度，多數校務已經由學生管理。教育的新觀念，一洗從前的沉澱，不復專以講授各種科目為事，而在與學生營共同的生活了。

德國因為近年政治的紛爭，常有許多政黨想收羅青年，歸納在自己的旗幟之下，以鞏固本派的勢力。但青年運動却離開政治，他們有自己的組織及集會，各種組織雖名稱不一，但無不抱有一種熱誠，以改正前代的各種風俗習慣的謬誤，并且和游鳥會相像，也極愛游行。他們對於目下的各種問題，都熱心討論，又印行各種報章雜誌。一九二〇年的時候，有青年一〇〇〇〇〇多人在吐林基亞 (Thuringia) 集會，命名叫做青年會 (Jugendring) 這會並不含政治意味，他們所定宗旨不過是說『對於作業必須愛眞實，而且純潔』罷了。

許多從前游鳥運動 (Wandervögel) 中的藝術家，著作家，音樂家以及受良好的教育的農人等，具有相同的經濟及倫理觀念的，也都組織會社或俱樂部，與青年運動團體互相維持幫助，并且發行新聞或年刊。經這運動的力量，許多手工復興起來，例如刻物細工 (Turnery) 便是重新復活的一例。古代的跳舞也復興起來，六弦琴就是復活的一種樂器。許多歌謠，因為不經人注意，將要全被忘却的，現在經這班青年熱心家追求，已經收集起來。近來更由霍夫梅斯德 (Friedrich Hofmeister) 刊印在 "Zupfgeigen-hansel" 裏面了。

這班青年運動者，多是善於講說故事的人，所以隨地游行講演神仙故事，也是這運動中的一種特色。常有善講故事的幼女，從這村落到那村落，召集許多聽衆，或在大樹之下，或者農家倉房之間，講那富於趣味的神仙故事娛樂聽衆。

現在我們再回到講這班青年對於道德的改革，和新道德的建設；因為倫理的改革，實在是那青年運動的中心，在近世改造運動中實占很要的地位。大戰之後，並不能將世界整理清楚，反使經濟的爭奪愈加利害。在這時期中，青年却能憑自己的判斷去制限他們的行為。吸烟飲酒，都為他們所禁。商店中的不潔的郵片和書籍，則同盟拒絕。各處劇場及影戲片有不合道德的，也受熱烈的反對，總括一句話，他們反對一切老派的教訓和現存的社會制度。青年運動的眞精神，即在於改良人生，從自身做起。他們忽視一切社會上的人造的限制，所重的只是個人的美德。那游行的少年服裝別

出心裁，不求與時樣相合。男子著着短褲，亦着脛；外照一領外衣，從領上開口的，緊一條息勒式的領頭。上留着很長的頭髮，足上穿着便鞋。女的則穿着印花布衣服。他們拿着六弦琴，有時作樂唱歌，有時合羣跳舞，這是青年旅行隊旅行時大概情形。

在暑假期中，更常見有青年，成羣結隊的在鄉間游行，或在市場間唱歌跳舞，他們是富於快樂，而且很愛好的，但他們的堅忍不拔的精神，和自制自愛的道德，實在很足使人信服。

德國青年對於老派的反叛

克士

德國近年的青年運動，(Jugendbewegung) 很引起國外人民的注意，他們的運動，完全是一種對於老派的反叛。凡一切傳統觀念，及釀成前次這樣戰爭的忠君愛國的思想，他們都一律反對。他們要打破一切阻礙自然發展的一切人爲的障礙，找尋出個人及國民發達的新道路。

關於這青年運動，去年美國的雜誌 The Survey 上，拉斯克德 (Bruno Laskter) 曾作過一篇詳細的記述。其中說那青年運動的精神的一段，很有可注意的地方，他說：

『青年運動中最大的分子，便是保存元氣和前途，以成一個更幸福的未來。這就是一個強的民族的一種反抗，反對妨礙人類自然發展的軍國主義，教會，學校，及近世工業。』

這種運動的標目便是反抗直接施行壓制的人，拉斯克德又說道：

『那些作戰和辯護戰爭的人，掌握行政權的人，在教會，工場，學校及議場中操大權的人。簡單說起來，就是一切老派都是他們所反抗的。』

他又說文納侃 (Gustav Wyneken) 現在因爲主張在學校中由學生由治，而得盛名，他實在是德國首先創辦自助農學校的第一人。他說：

『少年從來只是前代人的依賴者，在公共生活是沒有參與的機會的，只限於做被動的學習的，在社交上也不關重要。現在他們却思想起來了；他們想自己的生活由自己主張，不依靠那老人們的各種懶惰的習慣和惡劣的習俗的一切教訓。目的是要求一種與青年的性質相合的生活，使個人能够自重并且實力作事，把自身看作是文明的大工作場中的一個原素。』

這種解放運動中關於個人的理想是說：

『社會服務的理想是漸漸的長發起來了，但這不是一個原始的原素除個人的健康的理想之外倫理也是他們最注意的一件事。眞實與純潔這等性質是那班靑年男女所最鄭重搜求的。Der neue Mensch（新人）這個名詞雖然不甚明瞭，但在運動中的人便常常被人加以這個名稱；這名稱的意思就是指一個男子或婦女對於個人行爲上，自願的條件必定絕對的忠實。他們大多數人因爲實行這類教訓，完全戒絕各種含有酒精及於精的東西；並且嚴禁快樂和奢侈的欲望，把需要減到最簡單最樸素的限度。其中有少數人因爲某種特別的事件，已經定居在城鎭或在鄉間，他們的生活是全合共產主義的原則的。』

他們團體中時常聚會，討論各項人生問題，對於人生想求出一種指導來。他們對於一切形式和舊態度都表示不滿意，主張用自認爲謀文明進步的重要分子的精神應付在作事上，大家竭力去執行新的事業。

他們旣反對形式，所以他們的開會討論，就是無形式的隨意討論。他們所討論的要旨是要大家保守自己的純潔，待人則誠實而不苟且。而且他們聲明不願阻塞思想，務求分明辨別；自己承認也許有不對之處，卽使老派裏面也不是完全都不對的。他們純主張明晰的反對一切壞的制度習俗——不過這種壞的事情在老派中占的很多罷了。

現在再講到宗教方面，德國靑年的情調是『雖然完全不帶着神學上的言語和各種宗教上的事情，但宗教色彩却是極重的。』靑年爲着摸索光明，往往重新回到現今的教會團體裏去。這教會團體便是羅馬天主教會。這種宗教色彩，據拉斯克德說，從他們六月二十一和十二月二十一，冬夏至這兩個節氣上的儀式上可以看得出來。有時宗教的色彩竟極其濃厚。拉氏說：

『那基督新教的傳導者，勉力重振那已失的勢力，去招靑年的領袖來在他們的講教的講座上講教，或者竟將全班叫來做禮拜。在這種事情之下，常是富於情緒的緊張和美，但是完全不雜一點傳統的形式。』

他們不涉及傳統形式的情形是怎樣呢？拉氏告訴我們說：

『靑年團體中的幼年男女出去到田林裏，採了花朵及常靑樹的枝葉回來，到禮拜堂中作一種慶祝的儀式。他們不用讚美歌，只是取用幾乎已經忘却的古歌，詠自然及簡單的敬頌母國的歌；他們把快樂和歡笑帶到灰色的禮拜堂裏。這是一種友情和眞實的反抗罪辜及醜惡的意思。這種歡笑在禮拜堂中已經長久沒有聽到，只有講教的人令人欲睡的單調的說話聲，和照例的讚美歌聲罷了。說到終究，但是這也不過是偶然的機遇。平常那德國靑年的可稱爲宗教的聚會，常常開在曠野間，在城鎭的市場間，在山林間，最尋常則在高山頂上。』

海外通訊

我國煤鐵鑛與日本國防及工業之關係

兵工學會會員 陳世鴻 自日本東京寄

一　序論

煤鐵與國防及工業之關係，人皆知其重且密也。然[illegible]國防上之製鐵政策與採煤問題，能徹底與以正確之答覆[illegible]不多覯。茲者各國對於軍備，雖已有縮小之決議，究未完全[illegible]防二字，尚未可淡然視之。故吾人對於國防上有重且密之[illegible]煤鐵，不可不徹底研究之。雖然，不明國防之眞義者，詎足[illegible]

二　國防之真義

論者每以自衞爲國防之宗旨，以貫徹國是爲國防之目的，吾意不然。以自衞爲宗旨之軍備與期必貫徹國是之軍備，意義上迴然不同：前者係防守的絕對的，後者則進取的相對的也。質言之，則後者有國防範圍以外發展國勢的攻勢的意義之軍備也。

國是者何？國勢進取之路也。爲衞國計，整備適宜之軍備，固無問國是如何之必要。至若以國是爲先決問題者，實不得謂爲國防或衞國之軍備，乃國防範圍以外之軍備也；因應國是（其國之至高政策）之要求，得任意伸縮之變更之之相對的軍備也。嘗諸英國必保有絕對優勢之海軍，而法則必維持其大陸軍主義者，爲自衞計耳。苟英欲向大陸伸張國勢，擴張其陸軍軍備；法欲雄飛海外，遂建巨大海軍，此則依其國是如何而後決定者也；所謂相對的軍備者是也。茲區別軍備之種類，列表如下：

一，爲衞國者……………………國防軍……絕對的必要之軍備
二，國家至高政策之所決定者……國是……國勢進取的路
三，本於國是而後決定者…………發展軍……相對的必要之軍備

如右表所列，若僅有國防軍而無發展軍，則其國家固不能躋於強國之列。反是如未能先期國防軍之充實，即籌畫發展軍之建設

及擴張者，亦不可；此無他，蓋國防不充實之國家，必不能實施作戰，不但不爲國際間所重視，且足以引動列國之雄心，而啓其競爭猜忌之漸，陷自國於弱肉地步也。故吾人不能不了解國防之定義於次：

國防者，爲衞國必要之軍備也。

三　日本現在軍備維持之目標

日本軍備縮小，已成實事；然主力戰艦尙保有[illegible]陸[illegible]有念一師團之衆；依其國民負擔力，並根據國防本[illegible]其維[illegible]之目標，是否正當，不言可知。內致人民於困疲，外招國[illegible]猜忌，實陷國家於孤立，助長排日之風潮，久爲該國有識者所[illegible]究其維持之目標，果何在耶？則不能不逐條論之。

經濟的封鎖，今次大戰，已認爲戰爭上極有價値之行爲，尤以對於英日島國爲最。蓋英日兩國之物資，以仰給於外者爲多，非依水陸之交通，難保無物資不給之虞。而日本較英爲尤甚，其重要軍需之資源，殆無一不仰給於我國。非得我國物資，則各種生活必需用品，必感缺乏；若不早爲計及，一旦宣戰令下，邦交斷絕，凡百製造，勢不得不蒙停頓之打擊。當斯時也，雖有優秀之技能，豐富之財力，熱忱之民心，頑強之軍隊，亦奚用哉？故日本無論何時，非握有東亞大陸及我國之海路交通不可；欲握有東亞及我國之海路交通，非藉武力不能安全：此卽日本所以維持其海陸軍之目標也。

保護海上交通之方法，約分積極的與消極的兩種：積極的保護者，維持太平洋印度洋及南洋方面交通之謂也；消極的保護者，維持我國之東海黃海及日本海之交通，以保近大陸之連絡是也。苟欲取積極的政策，非大海軍不爲功；以該國之財政現狀及其固有之國富論，果有建設若大海軍之餘裕耶？雖三尺之童，亦知其不可。歐洲各國，經此次大戰，瘡痍滿目，方修養生息之不暇，何堪再啓釁端。惟元氣未傷，餘力綽綽，加之吸收世界之富，卒於宣戰期內所建設之巨大陸海軍，僅用半額，而爲日本假想之敵國者，厥惟美國；觀其遠越重洋，輸送大軍之經驗能力，尤足令人不寒而慄。故日本孜孜汲汲，力圖抗美，不遑計其財政現狀及其固有之國富。今者美國鑑於歐戰之慘禍，本和平之主張，提議軍備制限，以舒民困而免兵戎，固應爲日本所歡迎；卽其承認五五、三原案，表面上亦似不失其酷好和平之決心。然實際上終不失其維持海上交通之消極的政策，若必飾詞欺世，謂『帝國爲保持東亞和平，無侵略之野心』，其誰信之？

陸軍兵力，究應何如，吾人當從設置軍隊之用途及其性質研究之。軍隊用途，約分二端：預防戰爭及鎭壓事變是也。戰爭者何？與某

國宜戰後取對敵行為之謂；有國家總動員與否之別，如日俄之役及襲擊青島是也。事變者何？當暴動風潮擾亂掠奪等發生之際，得任鎮壓討伐以保人民財產之責是也。事變又分國內國外二種：內如鬧米風潮勞動爭議，朝鮮獨立，土蕃掠奪等事；外則如我國團匪事件革命戰爭及西伯利亞出兵尼港救援等事。今四國協約已成，假想之敵國已去，是日本當然無準備國家總動員戰爭之必要。即就事變方面言之，如朝鮮鎮壓土蕃討伐，及其他國內意外變故，亦無須偌大之軍備。至藉口防禦俄黨，則該國內亂頻仍，既無以武力向極東發展之餘裕，事實上亦無侵略東方之野心，此尤不成問題。然則日本之維持軍備之目標，從可知矣。以吾國物資之豐富如彼，而日本之仰給又如此，非欲以軍備侵略吾國，屈服吾國，以收吾國之物資於其掌握中乎？試觀袁項城宣布鐵鑛國有條例，日人遂惶恐萬狀；二十一條中關於漢冶萍借款條文內，明載有不得借款還債及收歸國有等等，皆明徵也。至吾國物資中，尤以仰給關於國防及工業上之煤鐵為最，請先略言其關係。

四　煤鐵礦與國防及工業之關係

吾人欲研究煤鐵鑛與國防之關係，宜先研究煤鐵鑛與軍需工業之關係。當日俄戰爭時代交戰國之軍需用品非必全係國內工業所產出；其大部分多由局外之歐美各國供給之，甚有交戰國雙方之軍需用品，在同一工場製造者。然隨時勢之變遷，與武器之進步，非軍需用品能自給自足之國家，實無參與戰爭之資格。試觀此次歐戰，其能支配戰局者，何一非軍需用品能自給自足之國家耶？聯盟協約旗鼓相當，其所以決定戰局勝敗之一大原動力，非美國加入協約，派遣巨額軍隊於西部戰線，且供給軍需以厚其力乎？軍需與國防之關係如此，故欲求國防之整備，宜先求軍需之自給自足也。

查日本陸軍部臨時軍事調查局之報告：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法國製產之鐵量六百萬噸，中充當時陸軍軍用者，約七成五分，計四百五十萬噸，海軍及商船用者六分，鐵道用者九分，其餘九分，則為他方面所消費。依該國平時陸軍使用鐵量僅十萬噸耳，而戰時所需之鐵量，竟比平時消費量增至四十五倍；是年英國鐵之消費比率亦與法同云云；以製一噸之生鐵，需二噸之鐵鑛計之，則鐵鑛與國防及工業之關係，亦從可知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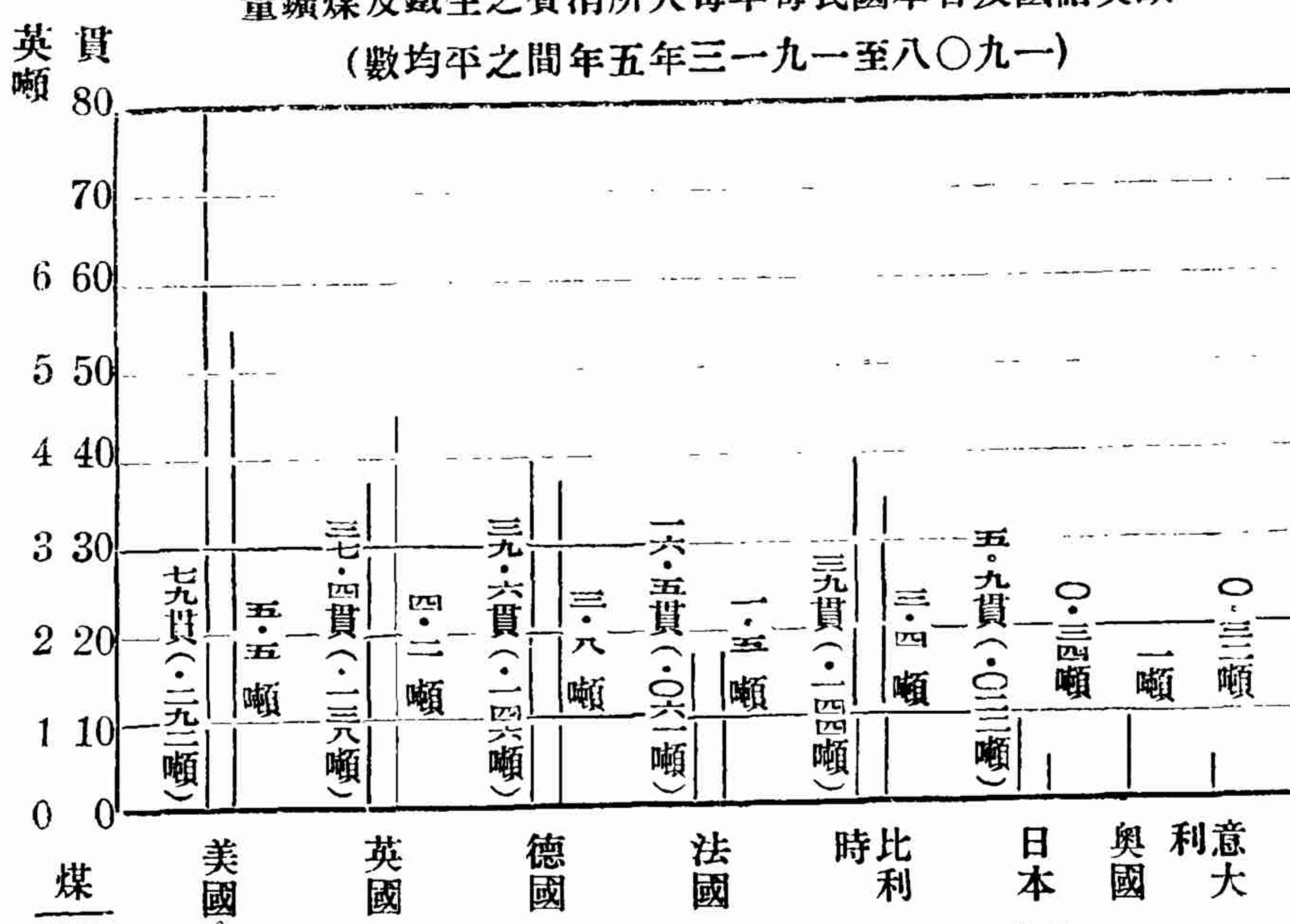
熔一噸之鐵鑛，需相當之燃料。據經驗家言：製一噸之生鐵，至少需煤二噸。故無論何國之製鐵事業，必集中於煤鑛產地。德人有言曰：「鐵追煤而行，」誠不誣也。請以美德各國證之：美國近年約出七千五百萬噸之鐵鑛，其中七成係北方密奈沙達 (State of

Minnesota)州之墨沙壁鐵山所產出，經火車輪船之運載，至水陸距離千哩以上之比的斯堡(Pittsburg)附近，始行製鍊，因是處爲該國煤鑛之最大產地故也。德國戰前每年採掘三千六百萬噸之鐵鑛，由亞爾薩斯勞倫(Alsace Lorraine)所產出者占六分之五；而精鍊鐵鑛之處，爲其東方煤鑛產地之屋爾士體華利亞(Worstveria)。法之陝士特，山特爾，巴特由加勒三大製鐵地中，唯在煤鑛主要產地巴特加勒(Batueale)者爲最盛。日本之八幡，室蘭兩製鐵所，俱在煤鑛出產地。煤與鐵之關係如此，則煤鑛與國防及工業之關係，不亦重且密乎？

煤除製鐵外，尙爲工業中非常重要之原素；證以現代各工業國之煤鑛消費量，常爲生鐵消費量之二十四五倍。今就一九〇八年起至一九一三年止，此五年間調查統計之平均數字，繪圖示之：但其單位（爲便利計）以貫目表示者爲生鐵消費量；（百目爲貫，一貫與吾國六斤四兩相等）煤則以噸表之。（每噸約等我國一千六百斤強）即美國每人每年使用鐵量七十九貫，英三十七貫，德三十九貫餘，法十六貫五十目，比利時三十九貫，此外均在十貫以下；煤鑛之使用量，則美國每人每年五噸半，英四噸二分，德三噸八分，比利時三噸四分，法則一噸半耳。若意大利無鑛，僅產少量泥炭，故消費量亦少。綜上所載，以觀煤鐵消費之比率，則美國成生鐵一

歐美諸國及日本國民每年每人所消費之生鐵及煤鑛量

（一九〇八至一九一三年五年間之平均數）



煤/生鐵	美國	英國	德國	法國	比利時	日本
	18	31	27	25	24	15.5

噸與煤十八噸之比，英三十一倍；一則土地廣袤，鐵道縱橫，鐵量之消費過多；一則狹小島國，工場林立，煙霧濛瀧，天日爲蔽，固不可同日而語也。他若德法比三國，煤之消費量約居鐵量二十五倍。故工業之發達與否，全視煤鐵之消費量之多寡爲斷，欲得多量消費之煤鐵，非有蘊藏豐富之煤鐵鑛不可也。

五　依日本現在維持之軍備推測其煤鐵鑛之需要量

據日本陸軍部臨時軍事調查局所發表：此次歐戰，戰場兵士每名每年所消費之鋼鐵量，法德兩國各約三噸，英則三噸八分云云。由是觀之，日本若仍保有二十一師團之常備軍，戰時編制，每師團以二萬人計之共四十二萬人，則欲使其爲如歐戰時之有效活動，非每年有百二十五六萬噸之鋼鐵製造不可。因之鐵鑛產額，約需二百五十萬噸以外，煤鑛需要量必達四百數十萬噸之巨。況尚有於朝鮮增設二個師團之議，則煤鐵需要量較前更多，然此猶不過就陸軍方面推算而已。

依軍備縮小之決議，日本主力戰艦，已定爲三十一萬五千噸，八八艦隊計畫勢不能不實行廢棄。休息十年後，英美日三國之代艦補充方法，成日本每年一隻，英美各一隻半之比率，是日本應造戰艦每隻之平均排水量僅三萬一千五百噸耳。至休息期內，日本海軍方面消費之鐵鋼量，巡洋艦，嚮導驅逐艦及驅逐艦之一萬一千噸，航空母艦之三萬二千噸，潛水艦之二萬七千噸，合計七萬噸。依一般之計算，艦艇一噸，需鋼一噸，故日本海軍方面今後十年間僅需七萬噸之鋼材，即約十一萬四千二百四十噸之生鐵；比諸八八艦隊計畫完成期間，每年需鋼材十五萬噸，即生鐵二十三萬八千八百噸者，其爲量誠不可同日而語。雖然，歷來日本海軍艦船之材料，多仰海外之輸入，近來該國當局，已確立製鐵業保護政策，凡艦船材料，除特殊材料使用輸入品外，務以內地品充之，是故軍縮影響爲量必微。何也？試就民國九年鐵鋼之輸入額觀之，生鐵三十四萬九千噸，鋼材九十二萬七千噸，軍縮影響不過鋼材輸入量之二成故耳。

海上交通，端賴船舶，故造船爲日本國防上及產業政策上重要事業之一。近數年來，尤爲發達。今就其大戰前後船舶製造噸數及生產增加率列表如左：

	民國三年	民國四年	民國五年	民國六年	民國七年	民國八年
船舶	九九	一五九	一八六	四八六	七二二	六七五
增加率	一〇〇	一五九·六	一八七·八	四九〇·九	七二六·三	六八〇·七

右表所示，日本之造船能力至民國七年止，僅以三年半之時日，即能增加至平時造船能力之八倍。故戰時造船事業所需鋼鐵，固達巨額，即平時之需要量亦未可輕視也。至煤鑛用途除前記陸軍方面之需要量外，為數甚巨。今僅就其重要者，列表於次，以備參考：（單位千噸）

用途	民國元年	民國二年	民國三年	民國四年	民國五年	民國六年	民國七年	民國八年
艦船用	四、五〇〇	四、七二七	五、一二四	五、三八五	五、三二一	五、三〇二	五、二七五	五、八四四
鐵道用	一、五七九	一、七八六	一、九一五	一、九一六	一、九九三	二、三九九	二、九四〇	三、二七三
工場用	六、六一八	七、六一四	八、三五九	八、一三三	一〇、四二六	一一、四四二	一四、二四四	一四、八一九
製鹽用	七九二	七九八	八一一	八二六	八三八	七七九	五六六	八六四
合計	一三、四八九	一四、九二五	一六、二二九	一六、二六〇	一八、五七九	一九、九二三	二三、〇二五	二四、八〇〇

右表所示，需用煤量逐漸增加，將來不知伊於胡底。況其他不及備載之需用煤鐵鑛量，尚不可悉數乎？

六　依日本過去數年煤鐵生產之趨勢推測其需要量

一、日本過去數年煤鐵之需要狀況（過去以自民國五年至民國八年為止）

甲　鐵及鋼材

子　日本本土需要額（單位法噸）

生鐵

	本土生產額	輸入及移入額	合計	輸出及移出額	兩抵實在需要額
民國五年	三五一、八九二	二三七、六五五	六二九、五四七	一、六四二	六一七、九〇五
民國六年	四六二、七九二	二三五、〇八二	六九七、八七四	三、三二二	六九四、五五二
民國七年	六〇六、四二八	二六七、七四一	八七四、一六九	一、一四六	八七三、〇二三
民國八年	六一二、六〇九	三五二、一五一	九六四、七六〇	一、八九四	九六二、八六六

鋼材

	本土生產額	輸入及移入額	合計	輸出及移出額	兩抵實在需要額
民國五年	三八一、二二一	四一六、九六八	七九八、一八九	二〇、二四六	七七五、九四三
民國六年	五一三、四四五	六七三、二一〇	一、一八六、六五五	五一、七三八	一、一三四、九一六

民國七年	五三九、六三七	六五〇、七八〇	一、一九〇、四一七	六一、〇〇七	一、一二九、四一〇
民國八年	五五二、六〇二	七二五、二四四	一、一七七、八四五	一〇五、二四〇	一、一七二、六〇五

丑　日本屬地需要額（屬地中未列入樺太島）

朝鮮方面之生產及需要額（單位法噸）

生鐵

	民國五年	民國六年	民國七年	民國八年
生產額	—	二	四二、六九八	七八、三八四
輸入及移入額	—	—	—	—
合計	—	二	四二、六九八	七八、三八四
輸出及移出額	—	—	四二、〇六一	七二、四四七
兩抵實在需要額	—	二	六三七	五、九三七

鋼材

	民國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生產額	—	—	—	四、五八四
輸入及移入額	八、六三六	九、九六八	一一、五二八	三七、二七二
合計	八、六三六	九、九六八	一一、五二八	四一、八五六
輸出及移出額	二六〇	四六七	四三九	三、四一三
兩抵實在需要額	八、三七六	九、五〇一	一一、〇八九	三九、四四三

台灣方面之生產及需要額

生鐵

	輸入及移入額	輸出及移出額	實在需要額
民國五年	一、六三六噸	—	一、六三六
民國六年	三、〇四一	—	三、〇四一
民國七年	九三六	—	九三六
民國八年	一、五三九	—	一、五三九

鋼材

	輸入及移入額	輸出及移出額	實在需要額
民國五年	一一、四一三	一五	一一、三八八
民國六年	一六、七七四	一九八	一六、五七六
民國七年	一三、四四二	三九	一三、四〇三
民國八年	一四、〇六五	一八	四、〇三七

寅　輸出入及移出入額

生鐵移出移入額

	移出（向台灣）	移入（由朝鮮）
民國五年	一、六三六	—
民國六年	三、〇四一	—

民國七年	四、九三六	一、四二〇
民國八年	一、五三九	六八、九八五

鋼材移出移入額

	移出(向朝鮮台灣)	移入(由朝鮮)
民國五年	一二、三三四	二六〇
民國六年	一五、八七五	四六七
民國七年	一三、九八八	四三九
民國八年	四一、六九一	三、四一三

生鐵輸出輸入額

	輸出	輸入
民國五年	六	二三七、六五五
民國六年	二八一	二三五、〇八一
民國七年	二一〇	二二六、三二一
民國八年	三五五	三八三、一六四

鋼材輸出輸入額

	輸出	輸入
民國五年	九、九一二	四一六、七〇八
民國六年	三、八六四	四六七、七〇三
民國七年	四七、〇一九	六五〇、三四一
民國八年	六三二、五四九	七〇一、八三一

乙 製鐵原料(單位法噸)

子 日本本土需要額

鐵鑛	民國五年	民國六年	民國七年	民國八年
本土生產額	一三九、九五三	二二九、四五七	三五九、九〇二	三六三、〇〇〇
輸入及移入額	四七〇、〇二六	四一七、七六八	五九八、七七三	九五八、九六六
合計	六〇九、八六九	六四七、二二五	九五八、六七五	一、三二一、九八六
輸出及移出額	七、三〇一	一〇、三二八	八、三三九	二、六五七
兩抵實在需要額	六〇二、六六八	六三七、〇一七	九五〇、三三六	一、三一九、三三〇

煤鑛	民國五年	民國六年	民國七年	民國八年
製生鐵用	七八三、八〇〇	九二五、六〇〇	一、二一二、八〇〇	一、三二五、〇〇〇
製鋼材用	六八六、〇〇〇	九二四、二〇〇	九七一、三〇〇	九九四、七〇〇
合計	一、四六九、八〇〇	一、八四九、八〇〇	二、一八四、一〇〇	二、三一九、七〇〇

丑 日本屬地需要額

朝鮮方面之生產及需要額

鐵礦	民國五年	民國六年	民國七年	民國八年
產出額	二四五、四一八	一五二、九三三	四三〇、七八七	四一七、〇〇〇
輸入及移入額	—	—	—	—
合計	二四五、四一八	一五二、九三三	四三〇、七八七	四一七、〇〇〇
輸出及移出額	二一九、一二〇	一四八、五一一	二五〇、五七六	二五四、三六五
實在需要額	二六、二九八	四、四二二	一八〇、二一一	六二、六三五

煤礦	民國五年	民國六年	民國七年	民國八年
產出額	一九〇、七六〇	一九五、一四二	一八七、六二三	二一九、五五四
輸入及移入額	四〇八、七〇七	五五八、一七〇	七六二、八五三	九一九、八〇三
合計	五九九、四六七	七五三、三一〇	九五〇、四七六	一、一三九、三五八
輸出及移出額	一二四、六〇二	一二四、八九〇	一三三、一四〇	八九、一五一
實在需要額	四七四、八六五	六二八、四二〇	八一八、三三六	一、〇五〇、一〇六

寅　移出移入及輸入額

	鐵礦移出移入額		煤礦移出移入額		製鐵原料輸入額	
	移出	移入	移出	移入	鐵礦	煤礦
民國五年	七、三〇一	一九〇、三三五	二三九、一五四	二三二、〇三四	二七九、七九一	五六〇、五三三
民國六年	二〇、三二八	二二〇、九〇七	三二〇、九八六	一四一、〇六三	二九六、八八一	七一八、七三九
民國七年	八、三三九	三三六、六二二	三三〇、八五九	二一七、八八六	三九六、一六三	七三八、〇八五
民國八年	二、六五七	三三七、九〇一	三七六、八九九	一四八、九三九	六二二、〇八六	七一〇、八四〇

二、日本近數年煤鐵需要額之推測（自民國九年起至十三年止）

甲　鐵及鋼材（單位法噸）

子　日本本土需要額之推測

	民國九年	民國十年	民國十一年	民國十二年	民國十三年
鑄物用生鐵	四三〇、〇〇〇	四六四、六〇〇	四九九、二〇〇	五三三、八〇〇	五六八、四〇〇
鋼材用生鐵	八六五、〇〇〇	一、〇六一、〇〇〇	一、二六六、〇〇〇	一、四一七、〇〇〇	一、四一七、〇〇〇

合計	一、二九五、〇〇〇	一、五三六、六〇〇	一、七六五、三〇〇	一、九五〇、八〇〇	一、八八六、四〇〇
鋼材	一、二九五、〇〇〇	一、三六六、〇〇〇	一、四七七、〇〇〇	一、五六八、〇〇〇	一、六五九、〇〇〇

(註)鑄物用生鐵及鋼材兩項，係日本製鐵業調查會所調查之數量；鋼材用生鐵係據鋼材生產之推測額，於各年次生產額上再加一成。

丑　日本本土生產額之推測

本土之生產能力　此項係依日本財政經濟調查會所發表，俱以現在及計畫中之設備爲主。

年次	生鐵	鋼材
民國九年	一、〇五〇、〇〇〇	一、〇八五、〇〇〇
民國十年	一、二八〇、〇〇〇	一、三三〇、〇〇〇
民國十一年	一、三二〇、〇〇〇	一、五八七、〇〇〇
民國十二年	一、三二〇、〇〇〇	一、七七七、〇〇〇
民國十三年	一、四三三、〇〇〇	一、七七七、〇〇〇

本土之生產有望額　於上記生產能力中，以其七成二分五釐爲實際生產額。

年次	生鐵	鋼材
民國九年	七六一、一五〇	七八六、六二五
民國十年	九二八、〇〇〇	九六五、七〇〇
民國十一年	九五七、〇〇〇	一、一五〇、五七五
民國十二年	九五七、〇〇〇	一、二八八、三二五
民國十三年	一、〇三九、〇〇〇	一、二八八、三二五

寅　移出入與朝鮮台灣之需要額及朝鮮之生產有望額

卯　輸入有望額

辰　供給不足推測額

上記三項，難於分別推定。今就本土需要額與其生產有望額之差，作爲移入及輸入推測額，列表如左：

年次	生鐵	鋼材
民國九年	五三三、七五〇噸	五〇八、三七五
民國十年	五九八、六〇〇	四一〇、三〇〇
民國十一年	八〇八、二〇〇	三二六、四二五
民國十二年	九九三、八〇〇	一七九、六七五
民國十三年	九四六、四〇〇	三七〇、六七五

但朝鮮生鐵鋼材之生產能力，自民國九年至十三年，每年約得生鐵十萬法噸及鋼材四萬三千法噸。今以七成二分五釐折之，則朝鮮生鐵之生產有望額爲七萬二千五百噸，而鋼材爲三萬千百

七十五噸；再加八幡製鐵所由漢冶萍應受之生鐵，九年為八萬法噸，十年以後為二十萬至二十五萬法噸，以之補充，所欠尚巨。滿洲方面生鐵及鋼材之生產能力，雖有每年二十五萬法噸及鋼材九萬五千法噸之望，如以七成二分五釐扣之，實在有望額，亦僅生鐵每年十八萬千二百五十萬法噸及鋼材六萬八千八百七十五法噸而已；況尚有朝鮮之需要額，未曾加入乎？故日本近數年生鐵及鋼材，仰給輸入數量實甚巨也。

乙　鐵製原料

子　日本本土需要額之推測

鐵鑛一宗，係依過去數年間趨勢所推定。煤鑛則分製生鐵用及製鋼用二部，大約以製生鐵一噸需煤二噸，製鋼一噸需煤一噸八分之比率推定其需要量，諒無大誤。今揭其數於左（單位為千法噸）

		民國九年	民國十年	民國十一年	民國十二年	民國十三年
鐵鑛		一、五三三	一、八五六	一、九一四	一、九一四	二、○七八
煤鑛	製生鐵用	一、五三三	一、八五六	一、九一四	一、九一四	二、○七八
	製鋼用	一、四一五	一、七三八	二、○七一	二、三一八	二、三一八
	共	二、九三七	三、五九七	三、九八五	四、○三二	四、三九六

丑　日本本土生產有望額

	民國九年	民國十年	民國十一年	民國十二年	民國十三年
鐵鑛	三六三	三六三	三六三	三六三	三六三
煤鑛	三、二七一	三、二七一	三、二七一	三、二七一	三、二七一

寅　朝鮮需要額之推測（推測方法與子項同單位千法噸）

		民國九年	民國十年	民國十一年	民國十二年	民國十三年
鐵鑛		一四五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煤鑛	製生鐵用	一四五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製鋼用	五六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共計	二○一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卯　移出移入有望額

移出移入及朝鮮之產出額，固難推定。今依契約關係，民國九年以後，朝鮮之價川、載寧、安岳、殷栗、利源等鐵鑛山應負移入責任數量，每年合計四十一萬乃至四十五萬法噸。

辰　輸入有望額

日本製生鐵用之煤，即製焦煤之煤中，約有一成五分，係由我國輸入者，故近數年內應由我國輸入之煤量，大約如下：

民國九年	民國十年	民國十一年	民國十二年	民國十三年
三二八、三○○法噸	二七八、○○○	二八七、一○○	二八七、一○○	三二二、七○○

鐵鑛一宗，雖難確定，但根據我國各鑛山之賣鑛契約，民國九年後，漢冶萍公司金嶺鎮太平府本溪湖桃冲等處，每年輸入合計約百萬噸。

己　供給不足額之推測

煤鑛一宗，除前記焦煤須用我國煤外，日本內地暫時尙能自給。鐵鑛則否，將來日本本土之生產額，則以八年產額爲標準，再加由朝鮮移入及我國輸入各有望額，令其和爲將來鐵鑛之供給額，與本土需要推定額相減，所得之差，卽所要之供給不足額也。今更表列於次，以清眉目。

	民國九年	民國十年	民國十一年	民國十二年	民國十三年
日本本土生產有望額	三六三（千法噸）	三六三	三六三	三六三	三六三
由朝鮮移入有望額	四五〇	四五〇	四五〇	四五〇	四五〇
由我國輸入有望額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合計（供給有望總額）	一,八一三	一,八一三	一,八一三	一,八一三	一,八一三
日本本土需要推測額	一,五二二	一,八五六	一,九一四	一,九一四	二,〇七八
兩抵供給過及不足推測額	二九一	不足四三	不足一〇一	不足一〇一	不足二六五

右表所示供給鐵額，除民國九年供給超過外，餘皆不足。至民國十三年竟達二十六萬五千法噸，況猶有由我國輸入之百萬噸乎？故日本鐵鑛之輸入額，殆超過生產額之數倍，則日本鐵鑛缺乏之程度，可以想見。以與國防及工業有重且密之關係之煤鐵，缺乏如斯，則該國爲工業發達及國防充實計，勢不得不向外發展，以圖解決煤鐵問題，欲其放棄侵略野心，烏可得也？至日本全國蘊藏之煤鐵鑛量果有幾何，則請於次節詳述之。

（未完）





在劇場中

王統照

有人說：人們的情感之流，最容易爲外界的景物所轉移而吸引。因此所以又有人說：世界全是裝在一個客觀的鏡中，甚而至於止有外來的物象與景色的吸收，而少有自我之力的發伸與融合。這類話，我曾經聽過；而且常常聽過，是有些經驗——自然是種種的經驗——的朋友說的。我當時聽過他們的話，心裏却迷迷惑惑地不大很懂。因爲我不是不懂得這兩層話的意思，但若說教我確切保這兩層話的意義的真實，我就沒有這種武斷的勇力了。

人間生活的方法，自然是多方面的，如同拿算學的形來比較，那末三角形的，四方形的，不等邊形的，以至於六角形，圓錐形，這都是小小的謎呵。而生活方式的謎形更多。一壺茶，一碟瓜子，吸着香煙，慢條撕理地坐着，談着，而且發出嘽緩的噫氣，刻薄的笑聲；握了柔嫩而顫動的異性的手指，嗅到一種心裏覺出的香味，看着；並且對看着早晚爛在腐肉中的眼睛，談着些一去不可再留住的，而且決沒有真實留住的扯談，——或者說是神祕的情話；再不然狗在道上咬人，人却用手杖打他，過去之後，心內却盤算着手杖上的花紋有沒有損失與擦破。不可數計的事，不可數計的人生之生活的方式，濃味呵，一方是淡水中浮出來的鹹波。興致呵，也可說得無聊。然

不這樣，他們便覺得孤寂索寞了，無意味了，而到底興味在那裏呵！

我從來不敢再往下尋思去。

有一回的小小的經驗，給我而却不能助我解決這些久懸在胸中的疑悶，反而更使我對於人生之謎，加了一層厚且黑的暗影。

情感是甚麼東西？我將永遠抱了？的符號，埋向墓中去嗎？

有一回，我被幾個友人，拉我到那個中國最大都會的最大劇場中去。可以容納三千多人的劇場，已是擁擠得沒有空位子。他們引着我揀了樓上幾個座子，坐下。賣瓜子的身影走過，喊水果的尖而咽的聲音又接着穿過，直到五分鐘過後，我還沒留心去看着劇台上是甚麼東西在那裏舞動。好容易一個一個短衣爲生活的迫壓而兜售零物的人走過之

後，我瞥眼看見由台上的空中飛下個東西，飄飄飄飄地，落在台上。一個假裝的青衣女子，便延長着不像人的聲音哭了起來。不多時火又燒了，一個一個的鬼影憧憧的在台上亂撞。又變了一個輕裝的女子，穿了兩個綢製的蝶翅，滿台飛舞。一回又是長過胸下的鬍子的皇帝，又是畫了臉面的妖魔出現。我固然是莫明其妙，只有由外來的景象，使我回記起石頭記上所說的「鬼神出沒鑼鼓喧天」的兩句話了。

於是我覺強迫的疲倦，來襲擊我的身心。而且開始也有點迷惑。然而劇場中一般努力不斷的拍掌與喝采之聲音，高一陣又低一陣。

在激動且是喧鬧的境地中，人們大概曾經閱歷過吧。不但分外感覺得出無聊；尤其令人到不可耐的是人生的煩悶，在神經中來催迫你，又仿彿來嘲笑你。但我在那幾小時內，是走不脫的，只索用耳代

目，避去了台上的光景，向全劇場中作怠倦的視察。樓頂上的木製電扇如風催的團團連轉，無數的頭顱在下面搖動。時或從這些人頭中間，發出聽不清楚的喧嘩的聲音來。幾乎人人一把扇子，如白蝶般的飛舞。灰白色的煤氣燈，格外布滿了全場中的熱氣。人人伸高了頸頸，向那一隅的台上凝視。更有些驚奇與希望的眼光，望着台上的畫臉，長鬍，尖聲披髮的婦女。——自然是不像的婦女。甚麼事能比這個吸引力格外大些？或者也有人正在嫉憤地恨罵這等新不新舊不舊的戲劇。實在我在這片刻所感受到的是人的生活方式之一種。所留與我的，只是一種我自以爲神奇的世界，並不在戲劇的形式如何。即如所謂新式的近代劇，無論怎樣能逃出人類生活的方式外嗎？我看見電扇的團轉，與白蝶般的扇之飛舞，短的，高的，白的，黑的，張了大口，放開眉頭，滿布了汗臭味的所謂人類，正在那裏虛偽的互以自誤的手段來消磨這個暑夜。有意味嗎？台上的戲劇是虛偽的，看似活動電影中這些人能夠說是真實嗎？由這些特異的象徵物，——電扇與飛舞的紙扇下的無數頭顱——所引起我的不近人情——或者也可以這樣說的思想，我登時覺得有無數的酸素的原質，在我的腦與眼角中活動起來。我也開始覺得眼中有點潤濕了。反覆地尋索那一句話，不論怎樣，『人生，……人生，只不過如此罷了！』

不久，忽然台上要了一套彩頭，將全場大小的電燈，煤氣燈，完全熄滅。黑暗了，且是黑暗得對面不能看得見人影。而台上仿彿青燐般的閃動，有人在上面跳舞，黑暗中羣衆的切切與嚷嚷的聲音，如同沙上的羣蟹的爬動；如同在洞內的蝙蝠羣飛。……我正自在心中這樣的比擬，忽覺得仿彿有人正色向我質問道：

『你豈不是侮辱了人類嗎！沙上之蟹，……甚麼

東西？』

我想着，便不自由的啞然失笑了出來。與我同來的那位友人，反嚇了一下，他說：『你莫非笑她舞得露出下部的腿來嗎？』

我經他這一問，反而默然，又墮回這個人間，而非他人所謂不近情理的世界。

於是又暫時的光明了，細看那些來自娛與聊以娛人的人們額上的汗珠，都拭擦不及。而水蒸氣與臭味的瀰漫，却充滿了這個大的圓場。圓場中的人類呵，暫時的靜坐與間隔的紛擾，如波浪般的起伏和爭逐。

大的喧嚷與嘩唱，在台上重復鬧出。而台下的人們，也隨之作一陣一陣的起鬨的聲音。電扇的轉動，也似乎加增了速度。然而我對於這些種種外來的景色，却不能引起我的感應，只感到一種寂寥的悲哀，在我心頭蕩動！

一陣高喊與毆打的聲音，起於樓下。而其餘坐上的人，只有將眼睛略爲斜視一點，便無事般的又去注定全神，看那台上的假裝的舞女。本來呵，粉光的臉；柔而白的手臂；活潑潑斜睇的眼光；用細胞組成的皮膚所遮掩過的白骨的骷髏，自然能惹得人們的注意。而樓下鬧了一晌，便見幾個巡捕，扶出了一個破了頭的青衣的人出去。而台上仍然是鬼神出沒鑼鼓喧天，坐上的人，仍然是點頭砸舌般地仿佛讚美，又仿佛驚異。

在這個劇場中我感到深深地寂寞；感到一切的無聊的象徵；領受了一些亂雜的光與不調和的音的煩擾。於是我便從心頭上一一去記起人生的生活方式的無窮的數類。其中之一是昨夜裏在友人露台上的一段談話：

C對我說：『我看得人透極了，左右不過如此，聊

以取愉樂於一時吧！』

我靜對着白白的星光，沒得言語能解答他。

聯想又使我記起一事。在三年前的一個冬日裏，在北京的一條小而清靜得連犬吠也聞不到的巷中。我同S君，正圍着一個泥製的火爐對坐，門外北風吹了雪花，打在窗紙上，清清冷冷地微響。因爲各人有些事，互在胸裏，我伏在椅背上，S君取一本瓦德新作的社會學在手裏，却沒有去閱讀。半晌，S君拍的一聲將書丟在案上，憤然的道：

『劍三，你信從倫理學上的目的說嗎？』

我愕然沒有答他，他又道：

『甚麼是目的？人生的目的在那裏？並且拘文牽義，說到，……』

我至終也沒有回答他。

由過去的經驗與回想，使我如抽絲般地由我的腦中想起來，印證這個暑夜圓場中新感受到的印象。唉！世界果然全裝在客觀的鏡中嗎？人們的情感之流，果然最容易爲外界的景物所轉移嗎？

我由煩擾，使耳目失了作用的劇場中歸來，臥在帳內，總睡不寧貼。只有對着由綠紗中射過來的月光，這樣深長而疑悶的思索。

月光冷冷地不答覆我，後來便似在夢中，有個披髮白衣的女子，贈了我一首歌辭。只記得上半段是：

擷取幽徑上的芳草喲，
摘取天上的明星喲，
既用以塞我聽，復用以蔽我明。
人間的世界呵！
只是旋轉擾動，……
在微黃色的朦朧中；
在血泊的腥臭的流上；

在荒無草木花的沙磧的表層。
一個赤紅色的球形的象徵；
一個悲哀使者的導引；
一叢枯草中的亂蛙鳴。
人間呵！可有個清輕的靈魂的歸程？
興味呵，只是冰冷！……

哦！不盡的言辭，却早屏逐在我記憶力之外了。覺後還彷彿見那個白衣女郎飄動着裙帶，在黑暗的遠處來指引我！

這篇文字，或者稱不起是篇小說，但我眞實的有這回經驗；與在這一瞬間的感想及回念。所以我就不假修飾的寫了出來。値得稱爲小說與否，那我就不計較了。 作者記。

十一、八、二十七日。R

生與死

瑞典 Ottomar Enking 著

濟之譯

『怎麼樣，我們快燒杉樹了麼？(註一)』——洛白特問他的祖父。那時候同他在小城裏一條靜悄悄的街道上走着。

(註一)歐俗耶穌誕日，家家在屋內植杉樹一枝，頂上製金星一顆，樹枝上懸臘燭甚夥。傍晚燃燭，盡室通明。合家歡樂，尤以小孩爲最甚。

『祇要回到家去，就可以燒了。』

兒童洛白特喜歡得叫喊起來道：『這樣說，可以

不再多等了！』——一面說着，一面加緊着足步的速度。

老人向對面房屋那裏的窗看了一下，悽然說道：『唉，他們家裏今天一定沒有杉樹的了。』

洛白特說道：『是的，不見得有，因爲卡林病了。』

『我的小孩，恐怕你不能再同她在一起玩耍了。……更生家裏年輕的人將要何等發愁呢！』

洛白特不願意用憂愁的心思掩沒住快樂的節期，所以趕緊把想起卡林的心思驅開，同坐在小橇上走過的同伴扳譚起來。

『阿克賽，聽着！阿克賽我已經知道今天我可以取得的禮物是一座礮臺了！』

阿克賽從他面前滑過，立刻回答道：『我——也是這個；並且——比你的大得多呢！』

洛白特催促道：『祖父，快些走罷！』

『我走，小孩子，我走。……不過你看啊，更生家屋上掛着怎樣的雲彩呀：一種很大，是灰色的還有一種——都是青色的！恐怕又要下雪了。』

更生家屋上果真掛着雲彩，但是並非下雪的預兆：却是兩塊互相牽連着的黑影，在這個激進中間表現出他們的談話來。

灰色的影對青色的影說道：『你包圍着這個房屋，我闖進去。今天我一定要把小小的靈魂拖在自己的懷裏使在這大地的一隅裏也可以得着一點安息。』

青色的影反對道：『你的安息——是騙人的東西，因爲那被你所「安息」的心已經不能够覺出「安息」來，可是那些圍繞着他的人的心因爲走失了自己親近的人也就喪失自己的「安息」和「幸福」了。不如請你行個善罷——不要熄滅生命之火燄了！』

『我並沒有什麼善行，也沒有什麼殘忍；我就是

奉行着那派遣我到人世來的那個的旨意罷了。』

『你知道不知道經過了怎樣的長夜?你知道不知道聖子——指基督耶穌——爲救世界降生下來的那天晚上天神宣示給人們的「永久之生命」,而我就是「永久之生命」的兒子麽?我知道爲着他——指耶穌——「永存」的旨意纔減輕自己的判決,分咐你們那些「死的灰色之影」三次叩問你們必須在那天晚上拘去的兒童的心靈願意不願意跟着你們去。』

灰色之影抗言道:『不過這是分咐,——却不是對於我們的法律。』

『我的法律却分咐我哀求你總要向那些靈魂提出這個問題來因爲我的法律——就是愛。』

『難道「愛」還逗留在靈床的附近麽?』

『你往後看着,——就可以知道了!』

『你稱你自己爲「愛」但是你還比我們灰色之影殘忍得多呢。你在那裏看出人類的幸福來呢?靈魂離開世界越早,對於他們越好,因爲趨向那僅祇得着一些悲哀的「未來」真是無意識得很。』

『但是「愛」是附着在地上的,繁殖在地上的,並且是永遠離不開大地的。』

『你要相信。幼年的靈魂信仰「愛」,是因爲他們不知道自己的「未來」。』

『難道給小孩顯示他生活時所要經過的事情,我們還沒有權力麽?在人們稱爲一分鐘的中間小孩可以經歷盡所有後來所定的事情,還可以很自由的選擇,他願意跟你去,或是留在地上。』

『如果小孩看見了自己的未來,那末對於我的問題他一定要回答:是的,我願意跟從你去啊!』

『好極啦!讓小姑娘看見那預定給她的生活,以後使她回答我們的問題。如果她說:是的,——我立刻飛到別處你的姊妹們所飛到的地方去。但是因

爲我叫「愛」——地上所存在的最偉大的幸福，——出來幫助，所以我相信小姑娘一定要說——不！的』

『可是我招「現實」出來，他能在人類的心裏繁殖生命的恐怖。』

『好了，就這樣罷！力量對着力量，而人類的心成爲我們戰鬭的場所啦！』

影兒各自很快的展將開來，後來凝厚了，圍住更生家的房屋；天立刻顯明起來，黑雲隱滅了。

* * * *

杉樹上的臘燭點着以後，母親很慌張的望着屋子中央的寢床。閃閃有光的，病態的，兒童的眼睛留神着母親一切的舉動。父親從床傍椅子上面站立起來，走到母親面前，輕聲說道：『不要再點了。小孩子衰弱的眼光看得太亮了！』

帶着紫黑的暗昏和凹進的眼睛的小臉轉向父親那裏，很疲弱的微笑了一下，輕輕開口道：『不，我不怕；母親，點上所有的臘燭罷！我願意看一看他們呢！』

母親遲疑不決的站住了；她的心碎了，——她不知道怎麼辦纔好。

後來她說道：『她怎麼願意，我們就怎麼做罷；』說着，就點起新的臘燭來。

父親走到女兒那裏，抬起她的小頭，給她喝水，她一口氣就喝完了，以後他給她整理頭上的溫布，又很憂愁的坐到椅上去了。母親用一雙抖索的手全把臘燭點着；每點一支新燭，就發生點希望，但是懼怕亮光的恐怖心終使她的心難受得很。小孩的眼線從一根臘燭轉移到別根上去；她呼吸得很快，在床上轉來轉去。

父親說道：『你看，——他的小眼終覺得難受呢』；說着，立在床上，打算用自己身體遮住杉枝，可是小

姑娘不住的搖着手兒，彷彿願意擇開她父親似的。父親便把妻子叫到杉枝傍的屋隅邊去，輕聲說道：

『醫生今天還來麼？不去叫人找他麼？』

『不，他說他無論如何沒法子幫助了！』

痛苦的悲咽侵到他們兩人的喉管裏面，可是他們終制住自己，强迫自己微笑着，還很和藹的折身到燒炙的小臉上去。

『小卡林，你不覺得好些麼？』

在這個將死的身體裏住着英雄般的靈魂，使這小孩回答道：『是的，好得多啦，』

父母最覺得十分痛苦的，就是他們不敢哭泣。

小手從被服裏伸將出來，很艱難的拉着桌子，桌子上面放着父母所送的禮物：洋孩呀，雜貨舖呀，軍裝齊整的衛兵呀，帶綬呀，玩具呀……。父母把所有東西都交給卡林，她便用手摸每個物件。

後來她指着一隻黑箱，問道：『這是什麼呢？』

『親愛的，明天你就可以看見這個了。』

『不，我今天願意看呢，』——卡林這樣說着，真彷彿預見明天也許已經晚了。

於是父親開着箱子，從裏面取出一個發光的東西來。卡林用手摸着冷的金屬的東西，燒熱的指頭觸着覺得很舒服。

她就問道：『這是什麼呢？』

母親趕緊回答道：『親愛的，明天你就可以看見了。我們在牆上釘好一塊大白布，箱子裏點着小燈，你就能在布上看見美麗的，五彩的圖畫。』

『我願意今天看呢！』

『今天我們不敢驚動你，親愛的醫生禁止呢。』

卡林嘆了一口氣，就很順從的倒頭到枕上去了。父母很驚慌的聽着病人短促的，長久的呼吸。唉，他們還能夠聽見這種呼吸，總算好呢！也許末日臨到都不可知呢。……

屋子裏面黑暗起來。杉枝上的臘燭燃出黯淡的火燄，在這個軟弱的光線裏並不閃亮着帶着幻燈的箱子，就是明天應該給小病孩看奇怪的，耀目的圖畫的那個箱子。有一層霧包圍在父母的頭上；他們忍不住傾斜着打盹起來，可還在那裏聽着卡林的艱難的呼吸聲。

小姑娘從下垂的眼珠裏看見自己前面有一塊大白布，白布上面漸漸的畫着人物；後來就在上面顯出一座花園來。花園裏面洛白特同着同學在那裏跑着，還喊着：『卡林，同我們一塊兒來罷！我們玩罷！』

卡林覺得她很輕鬆的跳躍起來，高高興興，跑進花園裏去，加入在小朋友的中間；她看所有一切的朋友都極明顯。她自己並不看見自己，可是覺得她是在這裏罷了。她看見太陽的光耀；她的胸脯吸着鮮花的香氣；她同洛白特，恩格鮑，阿克賽和別的小孩子們在一起玩着。洛白特推了阿克賽一下，阿克賽倒下地去，大家都笑了！大家都極快樂，喝着美味的牛奶和極鮮細的麵包。後來卡林累乏了。母親過來說道：『小卡林，現在是上床的時候了！』小姑娘就覺得一面自己拉住母親的衣裳，一面說道：『洛白特，晚安！阿克賽和恩格鮑，晚安！明天我再來同你玩耍。』

他們喊道：『明天我們再見罷！』——大家就走了。

母親就坐在卡林的床上；兩個人交執着手，卡林聽見自己的聲音，說着禱告的話道：『我累了，渴望安息呢。……』後來她就睡到被服裏去，心想母親坐在自己傍邊，便很覺得快樂。一會兒父親進來，把書囊給她看，並且說道：『小女學生，好生休息罷！後大你第一次進學了。』

於是卡林看見學校和學校裏的桌椅及大黑板。

女教習指着卡林，說道：『今天卡林，更生寫得比別人都好。她是好女孩子！』

卡林的心充滿着何等的驕傲呀！她很鄭重的看着自己的同伴恩格鮑看着她，現出掩不住的尊敬心。鈴兒響了；一羣人很快樂的跑到街上去。阿克賽和洛白特正從自己的學校裏出來，卡林向他們點了點頭，就跑回家去了。

她喊道：『媽媽，我寫的功課比別人都好呢！』

畫片變換了。卡林看見自己在一所高大的教堂裏面；樂隊强烈的聲音充滿了偉大的房屋。卡林看見自己的朋友都穿着節期的衣裳，覺得她自己也穿得十分齊整。她很勤謹的禱告起來。……音樂奏畢，母親走到她面前，和她接吻，並且說道：『我的卡林，現在你成年了！』

父親也抱着她，說道：『親愛的，上帝保佑你呀！』

四圍都充滿着盛大的祝福！

樂隊的歌聲漸漸的轉成禽鳥的啼唱；教堂消滅了，卡林現身在大樹林裏。太陽很和藹的在天上照耀着，風動着樹葉。卡林穿着很長的衣裳，在樹林裏同洛白特兩人並肩走着。他和她親吻，這種親吻並不像父母的親吻。她覺得自己很有幸福；洛白特的心裏也充滿着幸福。後來他們走到林中空地那裏，——裏面長着許多的蠻莓草，——恰和他的父母相見；父母微笑着，鬧玩笑似的，用手指朝他們直指。母親還用自己的右手聯着他們的手。……

奇怪的濃霧充滿着全屋，包圍了病人的床鋪……青色的影輕聲說道：『現在你問一問她愛情戰勝一切了。』

『不，現在不問！』——灰色的影抗言起來，——『愛情不應該欺騙；讓這個小姑娘看一看她所預定的生活的最深處，——那時候她對於我的問題一定有肯定的回答。』

青色的影很不安的搖動了一下，白布上又顯出樹林來。卡林和洛白特站在田野上面。

洛白特很生氣的說道：『你不必再同阿克賽玩耍！他對於恩格鮑的社會很覺得滿足呢。』但是卡林竟背過身去，離開了洛白特走到正在等待着她的阿克賽那裏去。

她對阿克賽說道：『阿克賽，我們走罷；』說時，一睬也不睬洛白特。

洛白特消滅了，在她和阿克賽的周圍生着極劇烈的熱度，正彷彿有一天她父親指給她看鎔化玻璃的大火爐裏所生的熱度一般。遠遠裏很模糊的看出恩格鮑來，但見她正在哭着，但是毫不加以注意。她和阿克賽周圍的熱度總是增長着，竟使卡林一句話也不說，僅祇嘿然倚靠在他的身傍。他很結實的擁抱着她。忽地裏喊聲一起，——洛白特奔上前來。……樹林消滅了；他們站在池湖傍邊；洛白特和阿克賽決鬬起來，把阿克賽推了一下，一直墮落在池湖裏面。沒有什麼人前去救他，他就淹死了，那時候洛白特走近卡林面前，喊道：『這全是你所做的事情，——所有這些事情的錯處全在你一個人身上；』說完，就從池湖那裏離開她，很遠很遠的跑去了。

她祇剩下一個人了，後來母親含着一泡眼淚走到她跟前，拉她的手，她不由得慚愧起來，她不願意回家去；但是後來父親也來了，很憂愁的指着那個池湖，分咐她同母親一塊走。

後來卡林在窗傍閒望，看出街上正經過殯葬的行列；在棺材裏她看見了阿克賽。忽然他帶着威嚴的樣子伸出向着她，於是大家在棺材後面走的人，——連恩格鮑也在其內，——都舉起手來，指着棺材，連聲大喊道：『卡林，這是你做的事情呀！這是你做的事情呀！』

『不是!』——她打算喊出來;但是她竟說不出一個字來,祇能一聲不言語的看着所有向他指着的手和棺材裏死白的阿克賽。她祇能夠呻吟。

那時候灰色的影輕聲說道:『現在她已經充分明白那在人們眼裏可以給生命增價的愛情了,——我也可以向他提出我的問題來了!』

青色的影哀求道:『不,不,現在還不是時候。這個不是愛情,——都不過是過錯罷了。』

灰色的影抗言道:『但是愛情和過錯是分不開來的呢。』

『不對,愛情的存在高出於一切的過錯多多呢。「愛」為聖子賜與世界的,種植極深的根苗於每個母親的心裏;這種愛情小姑娘是一定應該知道的,應該明白的;當所有一切別的「愛」消滅的時候,她就可以找到母親心裏的慈愛是何等的有意義啊。讓這個小姑娘再看一看她未來的命運罷!』

卡林在床上翻來覆去,父母伏在她身上,執着她的小手,給她喝水,可是她把茶杯推開,又把額上的熱紫布脫掉了。

父親輕輕說道:『不要我去請醫生麼?我不能够這樣忍受下去了!』

『唉,看上帝分上,不要丟我一人在那裏罷!』

霧兒又濃將起來,卡林看見一所大廳,廳裏坐滿着人衆。原來這是一所戲場。正唱睡美人和白雪二劇。但是——很奇怪的:卡林並不在底下同別人一塊坐着,却在戲臺上面;她戴着極長的面網,一面揮搖着,一面跳起舞來,羣衆都拍掌歡迎。她學校內的女教習坐在第一排上,指着她說道:『我們的卡林比別人都特別呢,——這個就是在學校裏也可以看出來了。』

卡林不由得覺着十分驕傲,便很快樂的搖着面網,直到戲幕垂下後為止。大廳消滅了,小姑娘看見

大街上許多行人在那裏走着。忽然洛白特穿着破碎的衣裳顯在他的面前，很粗暴的執住她的手，說道：『因爲我推了阿克賽人衆把我打了。……現在你應該僅同我一人玩耍了，——聽着僅許同我一個人！』

於是她就應該同他到樹林裏去，那時候太陽依舊照耀着，正和她同阿克賽在一塊兒時一樣。洛白特向她親吻，她也就緊靠在他的身傍，和當時靠阿克賽一樣。忽然她看見樹後站着恩格鮑，正向洛白特招手，並且說道：『洛白特，我們去罷。做什麼你同卡林玩耍呢？讓她好生追念追念那從我手裏奪去的她親愛的阿克賽罷！現在我要從她手裏把你奪去了。』

洛白特就離開卡林走了，剩她一人孤苦寂寞，獨立在黑暗池湖的岸上。天色黑了，雲端裏閃起電光來。

『媽媽！媽媽！』——小女孩大聲的喊叫着，竟使父母害怕得立刻奔到她跟前去。

母親極和愛的說道：『親愛的，我在這裏呢！』

病人嚷道：『洛白特在那裏？讓他走到我這裏來呀！他應該僅祗同我玩耍呢！』

父親輕聲安慰她道：『親愛的，他明天就來；』——卡林就不言語了。

小床上面聚緊着濃霧……

青色的影微語道：『等一會，且不要問她。她已經知道做被棄的婦人具有什麼意思，但是那不棄的愛情她還沒有知道呢。』

後來卡林見她父母所住的那條街；她很憂愁，很疲乏的走近自己生養的房子那裏。她覺得她在大門那裏墮下來了。母親穿着黑色衣裳來了；她的眼光顯出無窮的憂愁。

『我的小卡林，你回來了麼？』

『母親，是的；我餓呢。……我冷呢！』

母親給她端來牛乳和麵包，但是卡林看見牛乳面上浮着眼淚，——便不能够喝他；麵包上也塗滿着眼淚；她更不能吃他。她因爲寒冷，抖得利害，母親把她放在床上。

『父親在那裏呢？』——卡林問。

母親答道：『他在天上呢。他許久不回家，他未免十分憂愁他不能忍受這個呢。』

『媽媽，如果我能和爸爸相遇，我必要求他不用惱我。洛白特一定要我同他在一塊兒住，我也沒有別的辦法。現在他已經走到恩格鮑那方面去了，所以我可以永遠同你住在一起了。』

母親帶着哀求的態度拉着她的手，說道；『我的卡林，不要離開我走了！誰知道你在老家住得多久呢？卡林，不要走開了：樹林裏和池湖傍邊你要遇見惡人和野獸。……』

『媽媽，我同你一塊兒住呢。』

於是母親覺得很快樂了。但是後來卡林走到窗傍，看見明耀的太陽和在花園裏玩耍的同伴，那些同伴都叫他道：『卡林，到這裏來罷！』她就不能够不受誘惑，還忘記了母親的請求和自己的約言，從扶梯上奔將下去，推開打算攔阻她的母親，跑到街上去了。但是太陽忽然分析成無數的火光；白布上顯出一所通明達耀的戲院，卡林又看見自己顯身在舞台上了，可是現在她已經不以誇奬稱贊爲驕傲；她總想着母親，總聽見她哀求的聲音。忽然在她傍邊顯出洛白特來。

他說道：『你還不忘記我麽？』

她答道！『我記得，我愛你』說時，授給自己的手。

他很堅實的擁抱着她，還說道：『你記得，我因爲你受許多苦呢。』

但是後來他又捨棄她了，小卡林又完全一人極

孤寂的住着……

小姑娘在自己床上翻來翻去，兩手拉住床邊；癡呆似的父母竟很難阻擋她。

母親嚷道：『快叫醫生來！她快要死啦！』

父親從屋內跑出去了。

小姑娘很可憐的說道：『讓洛白特不要離開我。媽媽，不要放他去呀。』

『是的，我的孩子，他不走開呢。』——母親安慰她。

灰色的影輕語道：『現在到了問他的時候了；她充分知道人生和愛情了』；便很緊的擠到小孩的胸懷上去，使他的呼吸都急促了。

青色的影說道：『不，不，等一下，讓她的夢幻再繼續下去罷』——便靠近小姑娘的熱額角那裏，吹涼她燒炙的鬢角。

杉樹上的臘燭又發黯了，卡林又在白布上看見她所熟識的戲院。她又在舞台上跳舞着，但是已經沒有人誇獎他了；就是她的女教習都看着她露出一種不贊成的態度，恩格鮑竟在那裏訕笑她。後來戲院隱滅了……

憂愁的池湖又在卡林的前面展布着；她獨自掛念自己的家庭和母親。她在樹林裏躑躅着，但是不能夠找到往自己家去的道路；許多野人圍着她；不少惡人嘲笑着她，因爲她的衣裳全沾着污泥。她又悲愁又恐怖，向四處跑去，無意之中投在自己母親的懷抱裏面了。

卡林嗚咽着哀求道：『媽媽，抱我到床上去罷。我的腿痛得很呢；我的衣裳全都撕破了，大家都用手指對我指指點點起來。』

母親很和婉的竭力減輕她的悲哀。洛白特，阿克賽，恩格鮑，都忘了；過去的悲哀和過去的快樂，也都忘了。母親同卡林一塊躺在床上，把手放在她的頭

上，說道：『你知道，你總是我親愛的獨生的孩子，我總是寶愛你的。自己寬慰一下，小卡林呀，自己的悲哀忘記了罷？父親爲我的緣故也不會惱你的呢！』

兩個人對攜着手，卡林又聽見禱告的聲音：『我累乏了，渴望安息呢。……』她覺得自己流下苦淚，但是完全不像原先所流的眼淚一般。她偎在母親的懷裏，帶着哀求的神氣喊道：『媽媽，媽媽，我固然是一個不好的女孩，難道你真的還愛我麼？』

『你是我們可愛，並且唯一的小孩，雖然你使我們生出許多憂愁來。我永遠是愛你的，不過有一樁使我發愁的事情——那就是我快要離開你了。但是我的「愛」是永遠與你同在的。卡林，你要記得，我的「愛」是永遠與我同在的！』

卡林看見母親的床鋪空虛了；她用手拉住枕頭，很悲慘的哭着，但是她心裏覺得十分鬆快，因爲在她的耳朵裏總響着那句極愉快的話：『你是我們可愛，並且唯一的小孩，我的「愛」是永遠與你同在的。』

病人呼吸得安穩些；瘧疾也彷彿軟弱些。

青色的影說道：『現在你問她罷！現在是時候了。』

『是的，是時候了！』——灰色的影這樣回答。

忽然卡林在床上坐起來，眼睛望着空中。母親很和愛的抱着她。小孩彷彿在那裏靜聽一種聲音，張大着嘴，使勁要說什麼話，但是她的嘴唇抖索着，說不出一句話來。在她彷彿正要開口說話的時候，那個害怕得要死的母親很憂愁的喊道：『啊喲，我的親愛的，我可愛的小孩呀！』

小女孩抖索了一下，倒頭枕上，可是等了一會她又抬起身來，張大着眼睛，表示出一種深沉的悲哀，重又聽着那祕密的聲音，重又開着那燒炙的嘴唇，預備回答。

母親顯出無邊的憂愁和愛情，哀求道：『你不要

離開我們呀！我親愛的，不要扔掉我們呀！』——於是卡林未曾說出定數的話來。

第三次她又很恐怖的抬起身來，可是母親也第三次帶着失望的態度，喊道：『我親愛的，不要扔掉我們呀！你是我們唯一的寶物呀！你——全爲着我罷！』

從女小孩的胸裏奪出深長的嘆息。

她一邊嘆氣，一邊說道：『不！不！不！……』——她的頭就很沉的倒在枕上。

灰色的影消滅了；全室裏充滿着青色的光。母親把耳朵放在小孩的心上，摸一摸她的脈息；脈息跳動得很輕。

『上帝呀！難道末日臨到了麼？或者這是危機？』

父親同着醫生回來了；醫生就着手診察病人。父母屏着呼吸，恐怕聽見那個命運的判決書。

母親呻吟道：『她死啦！……』父親發神經病似的扶在床欄杆上面。

醫生說道：『不，小孩大概可以同你們留在世上了！你們接收這個聖誕日的寶物罷，——這也真是奇事！』

父母互相擁抱起來；他們這幾天來憂愁得太厲害了，所以他們的心裏還沒有「快樂」的位置，但是「快樂」已經包圍在他們的周圍了。

杉樹上的臘燭很高興，很明顯的燃着。屋內沒有一點霧兒，——小女孩回生了。

兩個影在屋上行着。青色的影輕聲說道：『你看，雖然你指示給她一切將來在生活裏等待着的悲愁和不好的事情，她終不順從你；你最高的「愛」的力量，——母親的愛——使小孩說出一個「不」字來。「愛」所以有力量是因爲她——是地上最高尚的情感；她——是「神源」的保護人。』

灰色的影顫聲答道：『你戰勝了！我現在承認聖

子教給世人的愛並且知道這個「愛」比「死」有力得多呢。』

青色的影說道：『你看，命運是難變的呀。』

灰色的影抗言道：『世上什麼是難變的。除去永存，全能的人外沒有別的。小女孩拒絕跟隨我，而她復活的事情人們稱做「奇事」也許她哀求永存的人給一個別的命運。……青色的影，你保護她罷，你當面看見了人類的愛情，——上帝要降福給她呢。』

說完這幾句話，灰色的影升上無窮的天涯去，可是青色的影繼續在更生家的屋上行着。

於是洛白特同他的祖父又從那裏經過了。

祖父說道：『我的小孩，今天我在你家裏看杉樹，明天你來看我。我為你藏着極好的禮物呢。』

小孩喜歡得直跳起來。老人望着天上，說道：『這真奇怪呢：我以為天快要下雪，所以下起霧來，不料天又晴了。……那家裏不有點什麼事情麼？』——說着，向更生家的窗傍看了一下。

小孩喊道：『看哪，爺爺，他們到底也點起臘燭來了！』

『大概卡林好些了。……或者也許他們願意最後一次引她的快樂；』——說時，嘆了一口氣。

那時候一個醫生從屋裏出來了。

他說道：『一切都好，結果很好。小卡林得救了。』

教堂的塔上傳出得意的快樂的鐘聲，招呼人們去聽耶穌降世的福音。聲音傳到青色的影那裏。青影震動了一下，凝聚在卡林家的屋上：屋裏充滿着由最高尚，最偉大的「愛」所造成的和平和慈愛。

聯省自治的討論

聯省自治與軍閥割據

（錄努力週報）

胡適

我們的明友陳獨秀是反對聯省自治的。他的對於現在中國政治問題的我見（見十五期的最錄）一篇的末三段就是討論這個問題的。他很武斷的責備那主張聯省自治的人『未曾研究中國政治糾紛的根源在那里。』他自己斷定中國政治糾紛的根源在於『封建式的大小軍閥各霸一方，把持兵權，財權，政權，法律與論都歸無效，實業教育一概停頓。』我們要很誠懇的替他指出：他所舉的只是糾紛的現狀，并不是糾紛的根源；只是亂，並不是亂源。試問大小軍閥各霸一方又是從那里來的？獨秀說是『帝制遺下來的。』這又是「米是米甕裏生的」的故事了。我們如果進一步研究帝制運動的時代，就可以明白帝制的運動確可代表一種「強求統一」的迷夢。這個迷夢的來源長的很呢！自從秦始皇以來，二千多年的歷史確然呈現一種「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大勢，這二千年歷史的教訓是中國太大了不適於單一制的政治組織。所以中央的統治力一衰，全國立刻「分」了：直到大家打的筋疲力盡，都厭亂了，然後又「合」起來。明朝用極端的專制，只落得十七世紀的大亂，連一個「分」字都够不上，只是「瓦解」了。清朝承大亂之後，恩威並用，也只能支持到一百五十年；乾隆末年，匪亂已四起了；鴉片之戰以後，中央的紙老虎已戳穿了，故有十九世紀中葉的大亂。洪秀全的徒黨在十八個月之內，自廣西直打到南京，全中國也幾乎「瓦解」了。後來平亂的人，不是中央的軍隊，都是起於保衞鄉黨的新軍。我們看湘軍的組織和長江水師的歷史，可以想見當日的統一，實由於各省的自衞。（長江水師與湘軍的餉費皆不出於中央。）二十年的大亂之後，中國仍歸於統一；然而皇室與中央政府統治力的薄弱早已完全暴露了。六十年來中央的權限一天天的縮小，地方的自覺一天天的增加；到了辛亥革命軍起，「省的獨立」遂成

一件歷史的事實。當袁世凱的時代，這個現狀的意義已有人看出了，所以有民國二三四年間的「聯邦論。」「聯邦論」已起，而袁世凱還想做他的統一的迷夢。第一步是「袁家將」的分布各省；然而軍閥分封之後，仍舊不能減除各省獨立的趨勢。袁氏誤解病源，以爲皇帝的名號可以維繫那崩散的局面，故第二步才是帝制的運動。故從歷史上看來，軍閥的封建與帝制的運動都是武力統一的迷夢的結果。爲強求統一而封建軍閥，然而封建軍閥却使各省格外分裂，遂成了獨秀說的政治糾紛的現狀。

我們不願意用一兩個簡單的公式來解釋那複雜的政治問題。但我們從歷史的事實上看起來，不能不說：『用集權形式的政治組織，勉強施行於這最不適於集權政治的中國，』是中國今日軍閥割據的一個大原因。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說：根據於省自治的聯邦制，是今日打倒軍閥的一個重要武器。

我們且看看歷史上的事實。獨秀說：

『此時全國兵馬財政大權都操在各省督軍總司令手裏，連國有的鐵路鹽稅他們都要瓜分了。若再要擴大地方權，不知還要擴大到什麼地步？』

我們要知道，各省督軍總司令的權大，是一件事；地方的權大，另是一件事。在今日的制度之下，只是督軍權大，而地方權極小。（這一點大家不可不特別注意。）就拿財政權來說罷。民國五年政府劃分中央與地方的財政權，把許多向來歸地方的收支，都劃歸中央管理，即如安徽一省十年度的「國家收支」如下列表：

國家歲入經常門：	
一，租稅	五、〇六四、二〇〇元
二，雜收入	一七五、八八〇元
合計	五、二四〇、〇八〇元
國家歲入臨時門：	
合計	一二九、一九八元
國家歲入總數	五、三六九、二七八元
國家歲出經常門：	
一，外交部管	九、八四〇元
二，內務部管	一、四七一、四一四元
三，財政部管	六二、一五九元
四，司法部管	五六〇、八〇八元
五，農商部管	五八、三〇四元
六，教育部管	三五、〇〇〇元
七，陸軍部管	三、八〇〇、三〇五元
合計	六、五五七、一九〇元

國家歲出臨時門：

各部合計　三七五、八八〇元

國家歲出總計　六、九三三、〇七〇元

我們要知道這五百多萬的收入，七百萬的支出，都是「國家的收支」都是省議會無權過問的。所謂「地方的收支」只限於本省的內務，財政，教育，實業四項，那是省議會可以過問的，自從民國五年以來各省都是如此。（參看銀行月刊第二卷第八號，劉大鈞中央與各省之財政）因為地方的財政範圍縮小，因為省議會無權過問那絕大的「國家收支」而中央又無力實行管理，所以各省的財政大權都操在督軍與總司令之手。兵馬權的歷史，更不用說了。所以我們說今日只是督軍權大而地方權小，若因為督軍權大而就說地方權大，那就是獨秀所謂「發昏之發昏」了。

我們要知道督軍總司令的權力所以擴大到那麽地步，正是因為他們現在處的地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中央有「權」可管他們而無「力」管他們，地方有潛勢力可管他們而「無」權管他們。試問我們今日要想裁制軍閥的權力，還是希望那有權無力的中央呢？還是希望那有力無權的地方呢？我們的答案是：

『增加地方的實權，使地方能充分發展他的潛勢力，來和軍閥作戰，來推翻軍閥，這是省自治的意義，這是聯邦運動的作用。』

地方有了權，就可以裁制軍閥嗎？可以的。我們試看江蘇近幾個月的公債案，那便是一證。因為中央把地方的大部分財政權都收去了，故「地方收支」項下列有「公債」一門。公債既屬地方，地方便有權過問了。今年江蘇要發行四百萬公債，加上「江蘇國庫分金庫」的字樣，想只要財政部的批准，不經省議會的通過。但地方的反對究竟起來了。韓國鈞只得召集本省的紳士，開一個財政會議，改四百萬為七百萬，總想躲過省議會的一關。但地方的反對還是不息的。他們反對的最大理由是：

『募集公債，非行政機關所得單獨行動者也。國家募集公債，須經國會之議決；省政府募集公債，須經省議會之議決。法律昭然，寧堪弁髦？』

我們可以預料江蘇這七百萬的公債是發不成的。我們再看曹錕曹銳威權之下的直隸省議會，他們別的成績雖不足道，但這幾年中省議會始終不肯通過一個公債案。我們於此可見地方權力的範圍之內，軍閥的權威也不能不受限制。在今日地方權力薄弱之時，這種裁制是不能完全有效的。（如奉天廣東之借外債）但將來地方的權限加多，中央的掣肘全去，地方變成了可決否決的最後一關，那時候的軍閥就不能再有現在的容易日子了。那時候，全省的視線都注在省議會，本省的人才也會回到省議會去努力

省議會就成了軍閥與人民決鬬的戰場。軍閥也許用金錢與武力來作最後的奮鬬，——如山東的現狀——但這種奮鬬的結果，一定是軍閥失敗的。

總括起來我們的意見是：

(一)中國不適宜於單一的國家組織軍閥的割據是武力統一的迷夢的惡果。

(二)今日只是督軍總司令的權大，而地方的權極小。這兩件事決不可混作一件事。

(三)軍閥的權限所以大到這個地步，是因爲地方沒有權，又因爲中央雖有權而無力裁制軍閥。

(四)今日決不能希望中央來裁制軍閥；裁制軍閥與倒軍閥的一個重要武器在於增加地方權限，在於根據於省自治的聯邦制。

至於獨秀說的『聯邦制若建設在人民經濟狀況不同，語言宗教不同的理由上面，到也無可非難。奈中國的狀況決不是這樣』——我對於這種論調，眞不懂得了。獨秀在前面明明指出中國的經濟狀況，從家庭農業到近代資本主義式的工商業，有三種懸絕的狀況。至於語言宗教的不同也有許多不可掩的事實。(語言更明顯。)何以他又說中國的狀況「決不是」這樣呢？況且稍研究聯邦國家的人，也應該知道聯邦制並不必建築在經濟狀況及語言宗教不同的理由上面。美國不是一個例嗎？獨秀又說

『他們的聯省論，完全建設在武人割據的慾望上面，決不是建設在人民實際生活的需要上面，……不過聯省自治其名，聯督割據其實，不啻明目張膽提倡武人割據，替武人割據的現狀加上一層憲法保障。』

這也是不研究歷史事實的籠統話。我們且不論辛亥以前提倡的「新湖南」「新廣東」「新江蘇」「新浙江」。我們且不談民國三四年的聯邦論；卽論最近三年來的聯省自治運動，那一省不是先由反對軍閥反對駐防的人提倡的？聯省自治的聲浪傳播遠了，事實上已不容易壓制了。「聯省自治」四個字已成爲可以號召的旗幟了；於是軍閥也不能不注意他了。軍閥之中，對於這個運動，有兩種態度。一派是投降在這個旗幟之下，想借他的招牌來苟延殘喘的。湖南的趙，浙江的盧，便是這一派的代表。孤立的盧永祥甚至於不惜冒籍浙江，這是誰投降誰的表示？一派是還想做「武力統一」的迷夢的；他們的地盤大都根据在駐防異省的制度之上，聯省自治便是他們的致命之傷。他們既不能學盧永祥的冒籍，自然不能不出來反對聯省自治了。我們試看湖北爭省長的一幕戲，便可以了解直系武人反對聯省自治的心理了。明明是武人軍閥最忌的

一個武器偏有人說他是『完全建設在武人割據的慾望上面』，這也是獨秀說的「發昏之發昏」了！

我們可以大膽說：

打倒軍閥割據的第一步是建設在省自治上面的聯邦的統一國家。

凡反抗這個旗幟的，沒有不失敗的。

我國的聯邦問題

陳達材

（錄努力週報）

我國現在應否採用聯邦制度，（聯邦與聯省自治實名異而實同，現在為省名詞上爭論起見，採用聯邦二字比較直捷了當）——一般輿論似已趨向贊成的一方面彷彿不成甚麼問題了。但我以為憲法是一國根本大法，非得大多數人民的信仰，必不能施行，即施行也不能持久，現在我先把贊成聯邦的種種理由寫出來，以釋反對者之疑慮而堅贊成者之信仰，至於聯邦應採何種制度，則俟下次再說。

現在反對聯邦的最大理由謂聯邦不合我國的國情，然我國國情究竟是怎麼樣？究竟是否與聯邦制度適合？不可不先把我國國情說一說。

我國幅員之廣，說是三千萬方里，以這樣大的土地而行單一制，現在各國已無其例了。然假定我國交通利便，鐵路公路密布全國，由政治運用方面看起來，土地雖廣，未嘗不可作較小的看待。却是我國鐵路只有幾條，而又非貫通全國，至於公路之尚未建築，則更不在話下。由雲南至外蒙，若非假道外國，非幾個月路程不為功，即由四川至北京也要一個多月，交通像這樣的不利便，合歐美兩洲組織一單一國，他們政治運用的困難，恐不及我們十分之一。我們試想一想，以雲南人處理關於雲南的事情（如省長任免等），須完全聽命於數千里外之北京政府，他們的志意感情怎麼能影響北京政府？北京政府怎麼能知道他們的志意感情？已是一件很困難的事了。況且國號共和，政府仍須聽命於全國民意，就這樣看來，雲南人欲實行關於雲南事情的意見，非運動這種散處三千萬方里交通梗阻之人民贊成，不能成功，而直隸雖與北京政府接近，然欲實行他們的意見也要聽命於雲貴兩廣及其他各省人民意見，這是在事實上能彀做得到嗎？我國人民不好干預政治，固不用說，然即欲干預政治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的意見也無從表見，即表見也不能發生效力的。我國地理上明明是不適宜於共和下之單一制，而勉強施行，其結果只有遇着一個大軍閥，依靠武力，採用專制手段，壓服各省，不然就要分崩離析，中央政府等於消滅。

我國地理上不適宜於單一制，已如上所說，然我國國民的能力，尤與單一制不適合。我國承數千年專制餘毒，集會結社懸爲厲禁，現雖改建共和，然人民組織的能力（Organiring ability）因摧殘過甚，異常薄弱，差不多除了官廳以外，底下能聯合社會的勢力（Social forces）去組織團體的，實在寥寥無幾，且分子散渙，又多不肯干涉政治（商務繁盛的地方雖有商會設立，大都除關於商人生死關頭的問題外，餘悉奉承官廳意思，而尤視參與政治運動爲畏途。教育會亦與商會無大分別，工會尚在萌芽時期，農會只有一招牌而已。各鄉自治團體迄未成立，又更不在話下）老實說起來，中華民國只有政府機關一個空架子擺在上面，而下面這種運用民國政府機關的必須的組織，完全沒有，我國人民簡直是一盤散沙，嚴格說起來，國民（Nation）二字恐怕彀不上，我們還把這種關於一部人的事情（如關於一省的事情）不任他們自己去解決，反採用單一制，而移交一盤散沙的全國人民去解決，說是「統一民主國」這不是騙人的話嗎？況我國人民不識字者居大多數，那些識字的也受環境的影響，他們的眼光大都異常狹隘，而報紙爲共和政治之要素，現在各省的報紙，銷路固小，而所載內容關於中央事情的已是很小很小，而關於各省的尤其小中之小。且人民經濟上生產能力甚低，終日勞心勞力，僅得溫飽，自然無餘力去研究國家的事情，更無餘力去研究外省的事情。照這樣看來，人民明明無解決外省事情的能力，（解決本省的事情也無很大的能力，這是比較上的話）我們硬要把甲省的事情交由其他各省人民一齊解決，怎麼能做得到？做得到也有好結果嗎？至於我國人民向受制於官治之下，怕談政治，怕去實行干涉政治，幾成第二天性，他們自己地方上政治事情可算是有密切利害的關係，尙且常不肯積極參加，至於離他們很遠的事情（如外省事情）更不用說了。

照上面所說，我國土地方面是交通很不利便的，人民方面，是無組織能力的，無智識的，經濟上生產能力很低的，不肯干涉政治的，我們把中華民國的一切問題都交他們合在一塊去解決，（單一制）結果是個怎麼樣？我們知道，除了專制政體以外，無論何種政體，都是免不了政爭的，民主政體尤其是政爭的策源地。却是政爭（從廣義解釋，包含一切武力的政爭）是否激烈，激烈是否至出乎軌道，第一要看國民對於政府的監督能力怎麼樣，第二要看他們所爭的目的是怎麼樣。大概說起來，政爭僅一小部分爲爭主義而興，而大部分都是爲爭政治飯碗而起，這是各國的通例，不限於我國，我們也不能說他本身是一件壞的事情。却是我國採用單一國體，凡執政權的人，非特對於中央各部所管轄的政治飯碗，且對於各省的政治飯碗（上自省長廳長，下至縣知事）都有完全分

配之權。以這樣大的一個政治飯碗分配權，實在為現在世界各國所未有，他們拚命去爭是自然的結果的。却是我國國民對於他們若有相當的監督能力，他們競爭纔不致逸出軌道，就令逸出軌道，我們也有相當的制裁。但我國國民如前段所述，是一個政治上無能力的人，對於政爭無監督的能力，政權簡直是一個無主權的東西，誰有權力去搶得，就是誰的東西。他們搶的手段怎麼樣，搶得後怎麼去運用，我們國民一概不管。像這樣情形，誰都可以去搶。得勝者自然不管合法與否，盡力去保守自己的政權；失敗者也自然不管合法與否，盡力去搶人家的政權。那麼兩家都要逸出軌道，都要使用這種競爭最有效力的工具——就是武力。日積月累，武力遂變為政爭中唯一的工具，而完全成為武人的政治了。我看，在這種環境之中，即眞有救國救民的人搶得政權，也不能實力整頓，因為我國國民是政治上無能力的人，政權的得喪，不關乎民意的向背，而關乎政黨的勝敗，搶得政權的人不是他自己一人去搶得的，是他的黨徒幫同去搶得的，不是從國民中搶來，是從敵黨中搶來。那麼他們保守政權的唯一方法，只有鞏固本黨，摧殘敵黨，而縱容徒黨為惡，撲滅敵黨的優秀分子，是不能免的事情了。假使眞有救國救民的人，日日以福國利民為念，對於一己黨徒為惡，不肯優容，對於敵黨優秀分子不肯撲滅，那就黨徒解體，敵黨乘機而入，雖欲福國利民，恐怕福國利民的機會早已失去了。所以在國民無政治上能力狀態之下，非把下列三個條件做到，欲求政治進步，實絕無辦法。

（一）政府權力的分散。我們曉得，凡一方面權力愈大愈集中，他方面監督愈難。我國國民監督政府的能力異常薄弱，是毫無疑義的，我們若採用中央集權主義，把全國的政權完全交付一個政府運用，交付執政的幾個人運用，以這樣監督能力薄弱的國民，怎麼能監督他們呢？我以為以這樣監督能力薄弱的國民，要使他們監督能發生相當效力，當首先使政府的權力自相分離，中央分一部權力與各省，各省分一部權力與各縣，各縣分一部權力與各鄉，而每級復採用行政立法等分立主義，使他們互相牽制，互相平衡(Check and balance)，為惡不足，為善有餘，我們國民自可從中監督，且使政治日與國民接近，他們對於國的事情，現雖無若何操縱能力，然對省的事情比較上總有一點能力，至對於縣和鄉的事情，操縱的能力更異常增加，不用說了。然對於縣和鄉的政治既有相當能力，則對於國和省的政治間接自能發生影響了。

（二）政治飯碗支配權的分散。我國採用單一制，一國政治飯碗完全由執中央政權的人分配，所以欲在政治上求生活的人

都集合向這條戰線上作戰，以爲攫得這個中央政治飯碗，其他的政治飯碗都不成問題的競爭劇烈的結果，遇着國民無監督能力，就要逸出軌道而變爲內亂了。現在我們既不能禁止他們競爭，唯一的救濟方法，只有使中央的各省的和各縣的種種政治飯碗發源地彼此不同，俾他們爭政治飯碗的人各自爲戰，競爭的結果也許逸出常軌，然縣政權的競爭，除了縣民以外，還有省政府爲公正人，省政權的競爭，除了省民以外，還有中央政府爲公正人，中央政權的競爭雖無上面的公正人，然政治飯碗較少，斷不致如今日全部競爭的激烈，也不致如今日一省政爭牽動他省政爭的激烈。

(三)軍人與政爭之分離。軍人加入政爭，只有內亂，是不用說了。但在這種無政治能力的國民狀態之下，我們能禁止這種從事政爭的人引誘他們加入嗎？能禁止他們自動的加入嗎？我們現在所能設法的，只有軍政完全與大部分政治絕對不生關係，使他們欲挾兵力去爭政權的非常困難，卽爭得的也不過很小的一部分，而大部分政權非兵力所能取得的。那麼，軍人加入政爭的原因既逐漸減少，則軍人干涉政治之風，自然消滅，而政爭當然集中於選舉場而不集中於戰場了。以我國現在的情形，選舉的結果未必悉符民意，然選舉競爭與人民生活絕無妨害，比之以洋槍大礮而作政爭，使百業凋殘，四民失所，相差何啻霄壤？

上說三個條件，與聯邦制實完全適合（聯邦制下當然要承認縣及鄉等爲自治團體）第一第二兩個條件本身就是聯邦制度，不用說了。至於第三個條件尤是聯邦制度的特色，而與我國現狀有密切關係。我們唯有採聯邦制度，把全國海陸軍劃入中央範圍，使與各省不生關係，軍人與政爭逐次離開，各省無武人干政之虞，中央收軍權統一之效，然後方有甚麼政治可言。卻是我主張我國應立刻採用聯邦制，并不是說聯邦一旦實現，政治卽入軌道，也許也有人挾兵力去爭總統爭省長，但爭的機會斷不及現在的這樣多；不及現在的這樣激烈，就會與現在無異，然他的趨勢總入於良好的一方面。政治制度無絕對的好壞，我們除了這種辦法，還有甚麼方法使政治入軌道？我們都說軍閥爲我國內亂之根源了，但假定我們能把軍閥剷除，而在這種人民無監督政府能力之下，若仍採用單一制，政治有良好的希望嗎？大權在手，若無相當監督，結果必致濫用權力，這句說話現時依然適用的了。進一步說，我國現時所需要的，還不是怎麼去實行民治主義，而實在是怎麼去造成這種實行民治主義必須的條件，怎麼去利便交通，去增進人民智識，去改良生產器具，俾國民有餘力去參與政治。這是當今的急務。然這幾種條件，非在中央與地方爭奪各省彼此侵略的時期所能辦

得到的。

我國應立刻採用聯邦制的理由，已如上所說了。却是還有人說，現在聯邦論起於武人的割據，武人割據是一時的現象，憲法爲百年大法，不應去遷就他，然不採用聯邦制，就是採用單一制了，單一制也不是利便武人去宰割嗎？况且憲法的效力，完全在國民的信仰和他與國情適合之程度，本身是無神靈的。中央政府的勢力，今日已到這個田地，人民又無政治上能力，我們欲拿一紙憲法掃除各方面勢力，豈不是夢想嗎，像這種憲法，一秒鐘的大法還不配說，還說甚麼百年大法呢我們現在欲打破武人割據，只有軍權統一之一途，而軍權統一可行的方法，只有採用聯邦制度，俾各省保留一部分之民政，而中央收回全部之海陸軍權。

聯省自治與中國政象

陳獨秀

（錄嚮導週報）

我對於聯省自治即聯邦這個制度的本身，本來不反對；但是我以爲任何國家若採用這個制度，最圓滿的理由是建設在各部分聚居的人民經濟狀況不同之上，其次是建設在各部分聚居的人民語言宗教不同之上，至少也必須建設在人民之自治的要求與能力擴大之上，這種合乎民治主義的進步制度，決不是武人割據的退步制度可以冒牌的。

中國政象紛亂的源泉，正是中外人所同惡的「督軍政治」：大小軍閥各霸一方，全國兵馬財政大權都操在各省督軍總司令手裏，中央政府的命令等於廢紙，省長是督軍的附屬品，省議會是他們的留聲機器，法律輿論都隨着他們的槍柄俯仰轉移，因此中央財政枯竭，以內外債及中央政費無法應付之故，國家瀕於破產；又以大小軍閥在省外省內互爭雄長之故，戰禍蔓延，教育停頓，金融恐慌，百業凋敝，繼此以往，國力民力日益削弱，必然要至滅亡的地步。

我根據以上的理論與事實，我斷然不敢承認聯省自治，能夠解決現在的中國政治問題。

中國本部人民的經濟狀況，都在由農業及手工業漸進到工廠工業時代，南北大致不甚相遠；本部語言發音雖微有不同，而文字及語言構造則完全相同；宗教雖有佛道耶回之分，而無分部聚居之事；至於說人民之自治的要求與能力已經擴大到聯省自治的程度，除造謠外別無事實可以證明；在上列的事實基礎上而提倡聯省自治，簡直可以說是無病而呻。

近來的聯省自治論，非發生於人民的要求，乃發起於湖南廣東雲南等省的軍閥首領，這個事實，我想無人能夠否認。這種無病而

呻的聯省自治論，在這班軍閥首領自然是有病而呻；所以我敢說現時的聯省論，隱然以事實上不能不承認已成的勢力爲最大理由，是完全建設在武人割據的慾望上面，決非建設在人民實際生活的需要上面。武人割據是中國政象紛亂的源泉，建設在武人割據的慾望上面之聯省論，不過冒用聯省自治的招牌實行「分省割據」「聯督割據」罷了。而且國內政論家若以苟且的心理以爲事實上不能不承認這種已成的勢力，遂輕假以自治之名，則希圖割據的武人得了時論的援助，人奮其私，師旅團長都可以效督軍總司令之所爲，假自治之名，行割據之實，一省之內又復造成無數小酋長的局面，更陷吾民於水深火熱之中，這時諸君又將以他們「不能立時放棄自治」爲理由，以爲事實上不能不承認他們已成的勢力，來主張「聯道自治」「聯縣自治」嗎？

聯省制卽聯邦制的理想固然是我們所不反對的，自治更是我們所贊成的，但是我以爲我們人民的政治能力才發達到都市自治的程度，若說已能勉強運用省自治制，此則爲常識所不許；不能而強欲其能，至不惜以武人割據冒居其名，其結果，上不能集權於政府，下不能分權於人民，徒使軍閥橫梗其間，統一與民權兩受其害，因爲人民眞能運用自治制度的聯邦，未必定有害於統一，而武人割據的聯省自治却去統一太遠了。

最近的努力週報上，有胡適之先生和陳達材先生兩篇贊成聯省自治的文章，我現在略寫點不同的意見如左：

適之先生說：『我們總不懂孫吳二氏怎樣能抹殺省的一級，我們至今不解國中研究政治事實的人，何以能希望不先解決省問題，而能收軍權於國，何以能希望不先許省自治而能使縣自治』我請問適之先生：怎見得不贊成聯省自治便是抹殺省的一級？不能收軍權於國，如何能夠解決省的問題？（卽以安徽爲例，不能除張馬等人軍權，有何方法可以解決省內各問題？）據何理由縣自治必須建設在省自治的基礎上面？

適之先生說：『試問國憲制定頒布之後，各省就能拱手把兵權奉給中央了嗎？那些已行自治的各省，如湖南，如廣東，就可以自行取消他們的自治制度了嗎？那些正在經營自治的各省如雲南，如四川，就可以立時放棄自治了嗎？』我今正告適之先生：中國此時還正在政治戰爭時代，不是從容立法時代，我們並不像一般書呆子迷信憲法本身有扶危定亂的神祕力，我以爲此時一部憲法還不及一張龍虎山的天師符可以號召羣衆。先生稱許湖南廣東是已行自治的省，雲南四川是正在經營自治的省，原來時賢所主張的聯省自治卽聯邦制就是這樣，我們知道了。我們誠惶誠恐這種

進步的政治組織，關外鬍帥也會採用。自治！自治！天下罪惡將假汝名以行！

適之先生說：『只是省自治可以作收回各省軍權的代價。』我要問；先生所謂已行自治的省和正在經營自治的省，都是軍閥用兵力取得的，他們肯以軍權換省自治嗎？他們果眞是爲了省自治才擁兵割據嗎？他們寧肯拋棄軍權不肯拋棄省自治嗎？先生這種公平交易的估價，恐怕軍閥聽了要大笑不已。

適之先生既已稱許明明是割據的軍閥爲已行自治或正在經營自治，爲何又說『只有聯邦式的統一可以打破現在的割據局面？』

適之先生力說：只有公開的各省代表會議可以解決時局，勝於武力統一；我們知道前此上海和會，費了許多時間及金錢，各代表各政客鬧了無窮的笑話，結果還是吳佩孚兩次放了幾天炮，才解決了他們不能解決的問題。

陳達材先生主張聯邦制的理由有二：（一）是因爲交通不便，（二）是因爲人民組織能力薄弱。我以爲交通不便不是一個永久不變的現象；他以爲交通不便，各省人民不能在政治上表現他們的意志感情，例如任免雲南省長，須聽命於數千里外之北京政府，他們的意志感情怎麼能影響北京政府？我要問：適之先生所謂正在經營自治的雲南省長唐繼堯，已行自治的廣東省長陳席儒，是不是足以表現雲南人和廣東人的意志感情？人民組織能力薄弱，不能監督政治，誠如陳達材先生所云，正爲如此，我們應該覺悟在人民設有運用省自治制這大能力的時期，斷然不宜妄行採用聯省自治卽聯邦制，因爲採用聯省自治制而省民的政治能力不能運用，此時省政府，下無人民監督，上又無中央制裁，則軍閥割據暴吏橫行的現象其何能免！

陳達材先生又以爲在國民無政治能力狀態之下，欲求政治進步，必先做到左列三個條件：（一）是政府權力的分散，（二）是政治飯碗支配權的分散，（三）是軍人與政爭之分離；這三個條件，與聯邦制實完全適合。我要請問：照現在的政象，不知道政府權力還要更分散到什麼程度，陳達材先生才覺得痛快？此時中國政權是集中在一個中央政府嗎？人民分途監督省政府的效力在那裏？中央政府還有政治飯碗的支配權嗎？各省在鄰省在省內，因爲地盤飯碗的自由競爭連年開槍放炮，像陝西四川湖南雲南貴州老百姓所受地方分權致啓爭端的厚賜，陳達材先生全然不知道嗎？中國政治飯碗總只有這樣大，無論支配權如何分散，同是供不能應求，解決這個問題是在開發實業，不是飯碗支配權的分合問題。此時中國政治的實質，已經是聯邦而非單一制，中央政府的權力，比世界上任何聯邦政府的權力還小，軍人與政爭分離了沒有？

我常說，中國已經是無政府狀態，不必再鼓吹無政府主義了；中國的政象已經是超聯邦以上的地方專權，不用再鼓吹什麼聯省聯邦制了；我以爲任何好名詞好主義好制度，而不爲社會實際生

活所需要，必不是以救濟社會的病痛；拿聯省自治來救濟中國，簡直是藥不對症，不但不能減少病痛而且還要增加病痛；因爲中國此時的病症，是武人割據不是中央專權，省民政治能力不能接受省自治權而採用聯省自治制度除增加武人割據的擾亂以外，必無其他好的結果。所以我們主張救濟中國，首在剷除這種割據的惡勢力，斷然不可懷苟且的心理，以爲他是已成的勢力來承認他助長他。剷除這種惡勢力的方法，是集中全國愛國家而不爲私利私圖的有力分子，統率新興的大羣衆，用革命的手段，剷除各方面的惡勢力，統一軍權政權，建設一個民主政治的全國統一政府；這樣政府實現了，才有政治可言，才有從容製憲的餘地。中央權與地方權如何分配方爲適當，自然是這時候憲法中一個重要的問題；若在現時羣雄割據的擾亂中，鼓吹聯省自治，上有害於國家統一，下無益於民權發展，徒以資橫梗中間的武人用爲永遠鞏固割據之武器，使老百姓更陷於水深火熱之中，連向中央請願這條可憐的路都斷了，所以我對於這種政治主張，期期以不可，敢向我敬愛的朋友們垂泣而道之。

集權與聯邦皆不能推翻軍閥　佚名

（錄時事新報）

陳獨秀先生與胡適之先生爲聯省自治開了筆戰，我們旁觀者本用不着加入戰團。不過聯省自治這個問題是一個大問題，我們不妨對於這個問題也發表些意見。

我以爲現在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如何推翻軍閥；第二個問題是中國宜採用何種政制。第一個問題是專以軍閥爲對象，而求一個適當的手段；第二個問題是不關於軍閥的存否而抽象專論政制。我以爲這兩個問題切不可混爲一個問題。陳胡筆戰的根源，卽由於他們兩個人都把兩個問題混爲一個問題。陳獨秀以爲聯省自治（以後直稱爲聯邦，似較明切妥當。）不能推翻軍閥，所以反對聯邦，其實聯邦是政制問題，假定沒有軍閥，難道就不採聯邦了麼？決不然，卽使沒有軍閥，以中國地域的廣大，民情風俗言語利害的不同，仍非實行聯邦不可。須知主張聯邦的並不限於拿聯邦爲推翻軍閥的手段。胡適之以爲聯邦可以推翻軍閥，所以主張聯省自治。其實聯邦確不能推翻軍閥，陳獨秀所指摘的幾層確是不差。總之，拿聯邦爲推翻軍閥的手段，我名爲手段的聯邦論；以聯邦爲不關軍閥存在與否的政制問題，我名爲政制的聯邦論。否定手段的聯邦論不一定要否定政制的聯邦論；肯定政制的聯邦論不一定要肯定手段的聯邦論。陳獨秀否定手段的聯邦論以後，以爲非統一軍權政權組織有力的中央政府不可，（卽主張集權，以下卽以集權二字代表此種主張。）便是同時不信任政制的聯邦論，這乃是他的大錯。胡適之以中國地域廣大民情複雜，應實行聯邦，但他因此又主張只要增加地方權限便能打倒軍閥，便是以聯邦爲手段，這乃是他的大錯。現在再把胡陳的錯誤詳說一下：胡適

之說督軍權大而地方權小，我以爲這確是事實。這班軍閥所以能生存，就是靠着一筆由本省徵收的國家收入。他們領取這筆款項實是橫領，所謂截留便是。截留既久，便久假不歸了。他們靠着這筆款項維持他們權威，所以中央的權力小，人民權力也小，而只有中閥的軍閥權力大。於是對於這個病症便發生如何醫治的問題。陳獨秀的答案，是集合有力分子，率領民衆，用革命的手段，建立集權政府。在我看來，並不是新藥方，這劑藥中國早吃過好幾回了。段祺瑞拿了這個方子給中國吃了一回，孫中山拿了這個方子給中國吃了好幾回，爭奈中國愈吃而病愈重。因爲中國沒有「有力分子」而只有軍閥，沒有民衆而只有散沙似的個人，沒有革命而只有勾結土匪與煽動軍隊。這是說這種事情不會成功。至於假定這個事情可以發生，其結果必更不良。胡適之說軍閥的封建是武力統一[illegible]迷夢的結果，這句話是對的。你看那一朝馬上取得天下不是立即大殺功臣麽？因爲功臣若不殺盡，決不會統一，必定仍是封建與割據。但在現代這種事情是做不來的了。假定有一大隊的革命軍（因爲人數若少，必不能成功）起來滅盡現在的軍閥而統一全國，則這個革命軍自身必卽變爲軍閥，因爲他非分紮於各地以鎭壓反抗的潛力不可。於是所駐紮的地方就是割據的地方，依然是封建，依然以國家收入的名義向本地直接徵收，中央無論如何，沒有宰制的權力。這是說假定已有了革命軍，至於革命軍如何成立却更費研究。革命軍非多數不行，則革命軍的分子必大多數就是現在的丘八。何以丘八先生在現在軍閥下便是壞的，而一入革命軍便變爲好的了，這個理由實在是不可解。至於集權政府則更有一點必須大注意的；就是集權的成立不僅靠現實有形的權力，並且大部分是靠着歷史沿下來的無形權威。袁世凱所以能統一全國，不僅是靠着北洋團體，實在也是食前淸一統的餘威之賜。若是這種無形的權威一天一天漸漸打破，便沒有法子可以維繫；若要重新建立，也決不是短期所能成功的。所以我只根據這一個理由，便可斷言這種集權主義在事實上決爲不可能；可見得陳獨秀不信聯省自治能打倒軍閥雖是對的，而他所主張的集權論却是不可能的。翻過來看一看，胡適之的主張究是如何？胡適之對於如何打倒軍閥的問題，有一個答案，是發展地方的潛勢力，換言之，卽增加地方的權限。他的理由，是說中央對於督軍是有權而無力，地方人民對於軍閥有力而無權。我以爲中央對於督軍，雖名義上有權可管，而實際上無力能管，確是事實。但地方人民在名義上固然無權管到督軍，而實際上又何嘗有力能管他們呢。若是實際有力，也用不着名義上的權限來幫助了。聯省自治論者想授權於地方人民，使人民得了這個法律的賦予再起來活動，這尙可說；若說人民已有了潛力，則事實尙未證明。卽照胡適之所舉的兩個例而言：江蘇的公債，據我看必定發行成功。卽不論其成否，然江蘇不是聯省自治的省。胡適之的舉例先不能成立。至於浙江，我要正告胡先生一句了：我以爲聯省自治的眞正敵人不是吳佩孚而是盧永祥。何

以言之，就是因為浙江有省憲而不公布實行。胡適之的重要論點在增加地方權限，我就要問：還是由中央使地方增加權限呢？還是由地方自動地增加其權限呢？由前之道，是中央賦權於各省；由後之道，是地方自爭得權限。像盧永祥這種把省憲懸空起來，即是把比較有可能性的第二種方法根本上撲滅了。這不是真敵是甚麼？若說山東，胡適之以為省議會中兩派相持是人民奮鬬的現象。我以為無論人民派能否戰勝官僚派，然只要相持不決，軍閥已竟樂得了不得，以為正中下懷了。所以若沒有全國集合起來的大的廢兵運動，而只是一省一省各自反抗其軍閥決不會成功的。總之，胡適之所舉的幾個例都是不切。且須知問題不在增加地方權限而在如何增加地方權限。中央定一種聯邦憲法，固然是一種方法，然而獨立的省分若不承認還是無效。（如現國會所議的憲法，東三省與浙江承認與否皆是問題） 所以各省自定省憲，似乎比較中央定一聯邦憲法為有力量，然而有許多事實，證明省憲是一紙空文，割據的軍閥依然大權獨攬。最顯明的例若如雲南，中央固然沒有法子推翻雲南的軍閥，然而雲南的人民又何嘗能推翻本省的軍閥呢。窮苦如貴州，現在養兵四旅以上，在前清時代，還沒有一團。但這四旅兵不是一天增加的，乃是陸續增加的——每一次內亂，必增加一次。這種硬的事實，不是那軟的法文所能變更的，所以用法律來增加地方權限，便說可以變更這種強盜世界，未免太迷信法律了。因為胡適之只看見大軍閥沒看見小軍閥，只看見整軍閥沒看見散軍閥，其實還不是一樣麼？至於說甚麼合久必分，我以為討論軍閥用不着遠溯幾百年的歷史，只要從清末練新兵起就夠了。假定前清沒有練兵，則決沒有今天的狀態，與合久必分的原則沒有相干。總之，聯省自治就是聯邦，聯邦是一種政制，政制是不限於變態的。軍閥的存在乃是變態，聯邦與單一相同，我們不能說單一有利於軍閥也和不能說聯邦有害於軍閥一樣，胡適之的手段的聯邦論我們認為不能成立，陳獨秀所指摘的都是確實的。

以上的批評，讀者看了，必發生一種疑問，必定對我而問道：你既把陳胡兩說都駁光了，說他們的主張都不能達到打倒軍閥的目的；然則如何方打倒軍閥，你必定有一個代替說，不能只是消極而沒有積極了。我爽快地答道：在此篇的範圍，本是只批評別人，所以不能詳述我的主張。但也不妨略說幾句：就是我對於政制是絕對主張聯邦的；對於如何推翻軍閥，以為非全國國民另有一種特別的努力不可。有統一的裁兵計畫，有實行的組織，尤必有國際的勢力為聲援。至於詳細說明本不是本篇的主旨，當然從略了。最後還要聲明一句：就是我們從歷史上看，政治的活動總是由少數人化而為次多數人再化而為大多數人，而以胡適之不主張武力統一而主張發展潛力，其精神是順的，不是逆的，這是我們所贊成的。至於我們對於二先生有不客氣的語句，尚望兩先生原諒。



時事日誌

中國之部

民國十一年八月一日

◉第一屆舊國會在京繼續集會，滿足法定人數，由王家襄吳景濂兩議長分別主席，宣布此次開會係繼續六年二期常會。衆議院有人以議長問題發生爭執。

◉國會議員姚桐豫等數十人，提議此次國會應先行從事制定憲法，暫停行使其他一切職權。吳佩孚及全國商會聯合會等亦通電請國會專意制憲。

◉唐繼堯因貫徹廢督主張，改組雲南政府，於本日就省長職，廢除靖國軍司令名義。並定省長下分設八司，國家政務由省長秉承中央執行。

同　二日

◉九江陳光遠舊部十二師一團步兵，因欠餉不發，突然譁變，商店民居，悉遭焚掠。

◉汕頭颶風成災，海水高出堤岸丈餘，全區房屋悉被冲沒，死人數萬。

同　三日

◉魯案一部委員十一次會議，議定派公產委員即赴青島調查；惟關於日本既得權利問題，雙方於是否合法一層，發生爭執，牽涉華會條約五項二十三，四條之解釋。

同　四日

◉廣東陳炯明軍隊，在北江仁化始興樂昌一帶與北伐軍許崇智黃大偉劇戰多日，雙方互有勝負。本日陳軍占領南雄，許黃殘軍向閩邊退去。

◉江西蔡成勳軍隊克復贛州，李烈鈞軍向廣東湖南退去。

◉日使小幡照會，延邊中國軍警防衛不力，撤警一層，俟匪患肅清後再議。

◉江蘇因軍費濫支，歷年虧負，財政有破產之勢，韓國鈞接任省長後，招集全省代表開財政會議，議決核減軍費，並辦公債七百萬元，以便從事整理全省財政。

同　五日

●黎總統咨衆議院補行辭職，以完民國六年七月向國會正式辭職手續，並通電宣布民國六年解散國會經過。

●署國務總理兼署外交總長顏惠慶，兼代內務總長署農商總長張國淦，署財政總長董康，署陸軍總長吳佩孚，署海軍總長李鼎新，署司法總長王寵惠兼代教育總長署交通總長高恩洪辭職。特任唐紹儀署國務總理，顧維鈞署外交總長，田文烈署內務總長，高凌霨署財政總長，張紹曾署陸軍總長，李鼎新署海軍總長，張耀曾署司法總長，王寵惠署教育總長，盧信署農商總長，高恩洪署交通總長。唐紹儀未到任以前，特任王寵惠兼代。同日，咨衆議院提出內閣同意案。

●外交部電賀哥崙比亞新總統就任。

●武昌地方檢察廳集訊屈佩羅等七人控前省長劉承恩一案，罪名成立，因劉已逃避，原告要求通緝，未准。

●上海各絲廠女工數千人，全體罷工，要求增加薪金，改善待遇。招商局等各輪船海員數千人，亦同時罷工，要求增薪。

同 六日

●陳炯明軍隊占領仁化樂昌，北伐軍退向廣西邊境，陳嘉佑一部，仍回湖南。

●英人擅劃雲南邊界片馬地方爲緬甸縣治，外交部電唐繼堯查覆核辦。

同 七日

●四川第三軍鄧錫侯部入重慶，第二軍楊森部退向夔萬。

●上海總商會分電財政部，總稅務司及新銀行團，請以此次關稅切實擇百抽五所增稅款，換抵舊以釐金擔保之各借款，實行裁撤釐金。

●交通部派警捕津浦路局庶務科長，供出徐世章贓款多件，高恩洪擬呈請查辦徐世章逃。

●贛省代表約同旅京及各省贛人，因九江兵變，請撤贛省客軍，幷罷免蔡成勳。

●蔡成勳電告克復南康等十九縣。

同 八日

●九江第一團變軍二次謀變，即被繳械遣散。

●衆議院開議大總統補行辭職案，以黎總統單向衆議院提出咨文，不合法律手續，議決將咨文退還。

●任張金標爲陸軍第四混成旅旅長。

同 九日

●孫中山接北伐軍敗退消息，乘英艦自廣州赴香港。

●四川第一軍進占萬縣。

●國會議員姚桐豫等主張在上海開南北對等之統一會議。

●交通部電政司發表歷年電政借款內容。

●財政次長項驤請假，以淩文淵代理。

同 十日

●國會開第一次憲法審議會議，修改民

國六年草案之地方制度一章。

●京綏路局職員因交通部與太康洋行所訂合同有車輛會計由洋行薦用一條，認爲亡路，請願取消。

●准交通大學校長關賡麟，唐山大學分校長全紹清辭職，以邵恆濬任唐山大學分校長。

同 十一日

●黎總統再咨兩院，補行辭職，請俟議員八數達三分之二以上時開會公決。

●安徽三屆省議員多人闖入省署騷擾，被捕交法庭處理，省長許世英本在辭職中，因此電告中央取消辭職。

●澳門交涉事件久未解決，現由葡人託商會轉向華人調停，華人方面提出條件二十條，未得結果。

同 十二日

●勞農俄羅斯代表越飛(Yoffe)到京。

●中華民國修正憲法草案請願團在京開會，議決於憲法草案中應加入：一，聯省民主；二，女子參政；三，貫徹信教自由；四，教育獨立；五，勞工保護等項，並發表宣言。

●前由江西竄入安徽婺源之北伐潰軍一枝隊，經安徽軍隊進勦，改竄浙江開化境內，卽由浙軍勒令繳械遣散，兩省軍事均終結。

同 十三日

●駐紮北苑陸錦所部第九師軍隊，因欠餉譁變，搶刧商店後，卽潰散，二千餘人分向附近各縣刧掠，餘軍經卽發餉撫慰，始得平服。

●廣東黃明堂在高州獨立，向化州方面進展。

同 十四日

●孫中山由香港抵滬。

●駐中東路博克圖站之黑龍江陸軍第四旅第三團戕殺團長譁變，搶刧街市及軍裝後，卽向興安嶺一帶竄去，江督吳俊陞卽率隊親往勦辦。

●魯案一部委員十四次會議，議決組織郵電分委員會，中國派定孔祥熙等六人，日本派定矢野眞等八人爲委員。

●蔡成勳電告連克大庾信豐等縣，贛南已肅清。

●黎總統派黎澍劉鍾秀二次南下歡迎孫中山北上。

●任杜國勳爲河南暫編第一師步兵第二旅旅長。

同 十五日

●孫中山發表宣言，表示對於今後統一之意見，計一，護法當以合法國會自由集會行使職權爲達到目的；二，實施兵工計畫；三，發展實業；四，尊重全民自治，不容軍閥假託，陰行割據等數端。

●上海八團體國是會議草擬國憲，業已竣事，特行通電全國發表對於國憲之意見。

●陳炯明回廣州，在白雲山總指揮處開

軍事會議。

●劉鎮寰就廣西各軍總司令職，分派軍隊三路，豫備肅清全省。

●以農商次長江天鐸暫行代理部務。教育次長湯爾和請假，以參事鄧萃英兼代次長。

外國之部

一九二二年八月一日

●英法意三國以同式覆文送交希臘，拒絕希軍假道攻君士但丁之請求。

●意大利勞工聯合會宣布總罷工，反對棒喝團之行動。法克太氏已組成混合內閣。

●英國政府答覆德國願與協約國討論減輕私人債款問題。

●英國政府通牒法意南斯拉夫希臘羅馬尼亞葡萄牙諸國，謂美國向英國索款，故英國亦勢不能不向各協約國索還欠英之款，然英國不欲向其債務人索取多於其債權人之數云云。

●澳洲已正式與德國通商。

同　二日

●希臘集大軍於東答臘斯，準備進攻君堡，已為協約軍所阻。

同　三日

●意大利總罷工失敗。

●美國答覆英國牒文，大致謂英國財力充裕，必須償債。

●法國前致德國覆文，謂若德國不履行付款義務，則法國將自行某種懲戒計畫。今日德國覆文，斥其不合法理。

同　四日

●法國海員工團行政會因其所提強迫舉動，俾實行每週工作四十八小時，並規定工資最低額之議，不為萬國海員會所通過，故決定退會。

同　六日

●意國黨戰已就平靜。

同　七日

●協約國代表今日在倫敦開會，討論德國賠償現金支付延期問題。

●協約軍與希臘軍已簽訂草約，劃定中立區域，各不相犯。

同　八日

●國際礦工會議在德國佛蘭克埠舉行，計有十一國代表一百十九人。

同　十日

●倫敦會議法總理樸萊開雷所提出德國停付現金之擔保計畫，即（一）沿德國被佔區域之東界重設稅卡，（二）協約國參加德國實業，（三）徵收魯爾煤稅，（四）管轄德國國家銀行，（五）監督德國收入及輸出業與幣制，已為專家委員會所打消。時局極為嚴重。

同　十一日

●英國批准華會條約。

●英相喬治提出議案於倫敦會議，（一）

准德停付現金至本年底爲止，而附以條件，(一)德國須履行繳貨義務，而煤木兩項，必須照繳。暫停付現所必附之條件中，爲(一)德國實施禁資本出境法，(二)國家銀行有自主權，(三)固定短期活債，(四)許賠償委員會切實監督德國財政，賠償委員會可收存德國出口貨與德國稅關百分二十六之稅項，此款如委員會認爲必要時，將來可撥交德國應用。

◉南愛爾蘭領袖格里菲士逝世。

同　十二日

◉南愛爾蘭國軍已克復黨人所佔據之柯克郡。

同　十三日

◉美國鐵路罷工經哈定總統調停，僱主與工人於今日會商解決方法。

同　十四日

◉倫敦會議討論德國停付賠款問題，因英法意見不合，未有結果，現已破裂。奧國請求協約國贖借英金一百五十萬鎊，亦未得允許。

同　十五日

◉南愛爾蘭黨人敗績，已呈瓦解之象。



這位少年，正在辦事忙碌，
忽然的幻想到他的家庭，
自言自語道：
現在我一家的安樂，不是全靠我麼？我若是有個三長兩短，我家中的人又靠誰呢？唉我的進款又不多，一年只能積蓄幾十金，若把他放在銀行裏生息，能濟甚事？總得想個別的法子，不論我生前身後，能教我家中人得一樣的安樂纔好，但不知道有這個法兒沒有？
華安合羣保壽公司能替你想這個法子，不用你多出錢，就能保你一家的安樂，你若是每日能省下一角錢，你家中立刻就有一千元的現錢產業，每天省下五角錢，你家中就有五千元的現錢產業，你每日少吸幾枝烟，少吃幾杯酒，你的家中就安如泰山了。
本公司印有保壽小書，說明人壽保險的宗旨意義，及如何能使你家中，不論你生前身後，一樣安樂，函索即寄。
純粹華商組織
華安合羣保壽公司
西洋專家管理
東方363
THE CHINA UNITED ASSURANCE SOCIETY, LTD.
The only purely Chinese Assurance Company under up-to-date, Western expert, management

原文献残缺